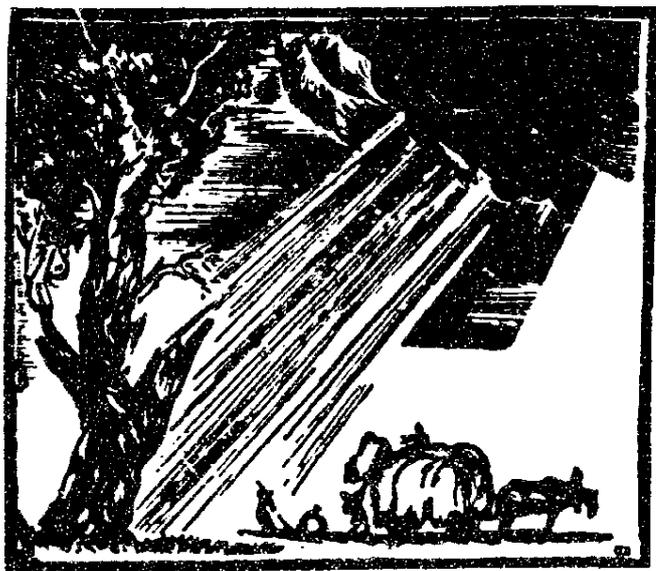


收

豐
年

著 紫 葉



如 織 業 之 書

豐 收

葉 紫 著



一 九 三 六 年 再 版

紀念我的亡友卜息園

序言

作者寫出創作來，對於其中的事情，雖然不必親歷過，最好是經歷過。請難者問：那麼，寫殺人最好是自己殺過人，寫妓女還得去賣淫麼？答曰：不然。我所謂經歷，是所遇，所見，所聞，並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裏面。天才們無論怎樣說大話，歸根結蒂，還是不能憑空創造。描神畫鬼，毫無對證，本可以專靠了神思，所謂『天馬行空』似的揮寫了，然而他們寫出來的，也不過是三隻眼，長頸子，就是在常見的人體上，增加了眼睛一隻，增長了頸子二三尺而已。這算什麼本領，這算什麼創造。

地球上不只一個世界，實際上的不同，比人們空想中的陰陽兩界還利害。這一世界中人，會輕蔑，憎惡，壓迫，恐怖，殺戮別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寫不出，于是他自稱『第三種人』，他『爲藝術而藝術』他，即使寫了出來，也不過是三隻眼，長頸子而已。『再亮些』？不要騙人罷？你們的眼睛在那里呢？

偉大的文學是永久的，許多學者們這麼說。對啦，也許是永久的罷。但我自己，却與其看薄凱契阿，雨果的書，寧可看契訶夫，高爾基的書，因爲牠更新，和我們的世界更接近。中國確也還盛行着『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爲了社會還有三國氣和水滸氣的緣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嘗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偉大也要有人懂。

這裏的六個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聞，而現在却是極平常的事情。因爲極

平常，所以和我們更密切，更有大關係。作者還是一個青年，但他的經歷，却抵得太平天下的一世紀的經歷，在轉輾的生活中，要他『爲藝術而藝術』，是辦不到的。但我們有人懂得這樣的藝術，一點用不着誰來發愁。

這就是偉大的文學麼？不是的，我們自己並沒有這麼說。『中國爲什麼沒有偉大文學產生？』我們聽過許多指導者的教訓了，但可惜他們獨獨忘却了一方面的對於作者和作品的摧殘。『第三種人』教訓過我們，希臘神話裏說什麼惡鬼有一張牀，捉了人去，給睡在這牀上，短了，就拉長他，太長，便把他截短。左翼批評就是這樣的牀，弄得他們寫不出東西來了。現在這張牀真的擺出來了，不料却只有『第三種人』睡得不長不短，剛剛合式。仰面睡天，掉在自己的眼睛裏，天下真會有這等事。

但我們却有作家寫得出東西來，作品在摧殘中也更加堅實。不但爲一大羣中國青年讀者所支持，當『電網外』在『文學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題目發

表後，就得到世界的讀者了。這就是作者已經盡了當前的任務，也是對於壓迫者的答覆：文學是戰鬥的！

我希望將來還有看見作者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時候。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魯迅記于上海。

自序

經過很多朋友的鼓勵，我終於厚顏的將這本不成器的小東西付印了。

我很能知道自家的缺點：這本小東西裏面太缺少藝術成分，技巧大半都不大高明。對於人物的把握，故事的穿插，往往都現得笨拙。有些地方敘述得太
多，描寫得太少。……

這裏面，祇有火樣的熱情，血和淚的現實的堆砌。毛脚毛手。有時候，作者簡直像欲親自跳到作品裏去和人家打架似的！……

然而，這東西雖不成器，我却並不氣餒。或者還正因為經過了一個這樣的

創作過程，才能使我更加努力的向文學前程邁進！我還年青得很。我能够虛心的接受一切善意的批評，我能够刻苦的，辛勤的，不斷的學習。在前進的批評家，朋友，和老作家們的諄諄誨導之下，在自己的刻苦的，辛勤的努力之中，我相信我不久的將來，總能有一點兒像樣的東西出現。

不失掉我的原有的熱情，加強我的技術的修養和生活的體驗，便是我印這本小東西的主要動機。

那麼，這就算是我創作上的某一段過程的結束吧。我在這裏期待着讀者們的嚴厲的批判！

葉紫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深夜，在上海。

內容

木刻插圖十二幅	新波先生作
豐收	七
火	九七
電網外	一四五
夜哨線	一九九
楊七公公過年	二四一
鄉導	二九五
後記	三二三

466602

豐

收

時間是快要到清明節了。天，下着雨，陰沉沉的沒有一點晴和的徵兆。

雲普叔坐在「曹氏家祠」的大門口，還穿着過冬天的那件破舊棉袍；身子微微顫動，像是耐不住這裏人的寒氣。他抬頭望了一望天，嘴邊不知道念了幾句什麼話，又低了下去。鬍鬚上倒懸着一線一線的涎沫，迎風飄動，剛剛用手抹去，隨即又流出了幾線來。

「難道再要和去年一樣嗎？我的天哪！」

他低聲的說了這麼一句，便回頭反望着坐在戲台下的妻子，很遲疑的說着：

「秋兒的娘呀！『驚蟄一過，棉褲脫落』！現在快清明了，還脫不下袍兒

。這，莫非是又要和去年一樣嗎？」

雲普嬾沒有回答，在忙着給懷中的四喜兒餵奶。

天氣也真太使人着急了，立春後一連下了三十多天雨沒有停住過，人們都感受着深沉的恐怖。往常都是這樣：春分奇冷，一定又是一個大水年歲。

「天啦！要又是一樣，……！」

雲普叔又掉頭望着天，將手中的一根旱烟管，不住的在石階級上磕動。

「該不會吧！」

雲普嬾歇了半天功夫，隨便的說着，臉還是朝着懷中的孩子。

「怎麼不會呢？春分過了，還有這樣的寒冷！庚午年，甲子年，丙寅年的春天，不都是有這樣冷嗎？況且，今年的天老爺是要大收人的！」

雲普叔反對妻子的那種隨便的答復，好像今年的命運，已經早在這兒卜定了一般。關帝爺爺的靈籤上會明白的說過了：今年的人，一定是要死去六七成

的！

烙印在雲普叔腦筋中的許多痛苦的印象，湊成了那些恐怖的因子。他記得：甲子年他吃過野菜押山筍，一天祇能撈到一頓。乙丑年剛好一點，丙寅年又喊吃樹根。庚午辛未年他還年少，好像並不十分痛苦。祇有去年：我的天呀！雲普叔簡直是不能作想啊！

去年，雲普叔一家有八口人吃茶飯，今年就祇剩了六個：除了雲普嬭外，大兒子立秋二十歲，這是雲普叔的左右手！二兒子少普十四歲，也已經開始在田裏和雲普叔幫忙。女兒英英十歲，她能跟着媽媽打筍。最小的一個便是四喜兒，還在吃奶。雲普爺爺和一個六歲的虎兒，是去年八月吃觀音粉（註一）吃死的。

這樣一個熱鬧的家庭中，吃呆飯的人一個也沒有，誰不說雲普叔會發財呢？是的，雲普叔原是應該發財的人，就因為運氣太不好了，連年的兵災水旱，

才把他壓得抬不起頭來。不然，他也不會那麼示弱於人哩！

去年，可怕的去去年啦！雲普叔自己也如同過着夢境一樣。爲了連年的兵災水旱，他不得不拼命的加種了何八爺七畝田，希圖有個轉運。自己家裏有人手，多種一畝田，就多一畝田的好處；除納去何八爺的租穀以外，多少總還有幾粒好撈的。能吃一兩年飽飯，還怕不發財嗎？主意打定後，雲普叔就賣掉了自己僅有的一所屋子，來租何八爺的田種。

二月裏，雲普叔全家搬進到這祠堂裏來了，替祖宗打掃靈牌，春秋二祭還有一串錢的賞格。自家的屋子，也是由何八爺承受的。七畝田的租穀仍照舊規，三七開，雲普叔能有三成好到手，便算很不錯的。

起先，真使雲普叔歡喜。雖然和兒子費了很多力氣，然而禾苗很好，雨水也極調和，祇要照拂得法，收穫下來，便什麼都不成問題了。

看看地，禾苗都發了根，漲了苞，很快的便標綫了（註二），再刮二三日

老南風，就可以看到黃金色的穀子擺在眼前。雲普叔真是歡喜啊！這不是他日夜辛勞的代價嗎？

他幾乎歡喜得發跳起來，就在他將要發跳的第二天哩！天老爺忽然翻了臉。蛋大的雨點由西南方直向這壟上撲來，祇有半天功夫，池塘裏的水都起澎湃。雲普叔立刻就感受着有些不安似的，恐怕這好好的稻花，都要被雨點打落，而影響到收成的不豐。午後，雨漸漸地住停了，雲普叔的心中，像放落一副千斤擔子般的輕快。

半晚上，天上忽然黑得伸手看不見自家的拳頭，四面的鑼聲，像雷一般的轟着，人聲一片一片的喧嚷奔馳，風刮得呼呼地叫吼。雲普叔知道又是外面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變，急急忙忙的叫起了立秋兒，由黑暗中向着鑼聲的響處飛跑。

路上，雲普叔碰到了小二瘋子，知道西水和南水一齊暴漲了三丈多，曹家壟

四圍的堤口，都危險得厲害，鑼聲是喊動大家去擋堤的。

雲普叔吃了一驚，黑夜裏陡漲幾丈水，是四五十年來少見的怪事。他慌了張，鑼聲越響越厲害，他的脚步也越加亂了。天黑路滑，跌倒了又爬起來。

最後是立秋扶住他跑的，還不到三步，就聽到一聲天崩地裂的響震，雲普叔的脚像彈棉花絮一般戰動起來。很快的，如萬馬奔馳般的浪濤向他們撲來了。立秋急急地背起雲普叔返身就逃。剛才回奔到自己的頭門口，水已經流到了階下。

新渡口的堤潰開了三十幾丈寬一個角，曹家壟滿院子的黃金都化成了水。

於是雲普叔發了瘋。半年辛辛苦苦的希望，一家生命的泉源，都在這一剎那間被水冲毀得乾乾淨淨了。他終天的狂呼着：

『天哪！我粒粒的黃金都化成了水！』

現在，雲普叔又見到了這樣希奇的徵兆，他怎麼不心急呢？去年五月到現在，他還沒有吃飽過一頓乾飯。六月初冰就退了，壟上的饑民想聯合出門去討米，剛剛走到甯鄉就被認作了亂黨趕出境來，以後就半步大門都不許出。縣城裏據說領了三萬洋錢的賑款，鄉下沒有看見發下一顆米花兒。何八爺從省裏販了七十石大豆子回壟濟急，雲普叔祇借到五斗，價錢是六塊三，月息四分五。一家有八口人，後來連青草都吃光了，實在不能再挨下去，才跪在何八爺面前加借了三斗豆子。八月裏華家提掘出了觀音粉，壟上的人都爭先恐後的跑去挖來吃，雲普叔帶着立秋挖了兩三石回來，吃不到兩天，雲普爺爺升天了，臨走還帶去了一個六歲的虎兒。

後來：壟上的饑民都走到死亡綫上了，才由何八爺代替饑民向縣太爺擔保不會變亂黨，再三的求了幾張護照，分途逃出境來。雲普叔一家被送到一個熱鬧的城裏，過了四個月饑民生活，年底才回家來。這都是去年啦！苦，又有誰

能知道呢？

這時候，壟上的人都靠着臨時編些筲笠過活。下雨，一天每人能編十隻筲笠，就可以撈到兩頓稀飯錢。雲普叔和立秋剖篾；少普，雲普婦和英英日夜不停的趕着編。編呀，盡量的編呀！不編有什麼辦法呢？祇要是命挨到秋收。

春雨一連下了三十多天了，天氣又寒冷得這麼厲害，滿壟上的人，都懷着一種同樣恐怖的心境。

「天啦！今年難道又要和去年一樣嗎？……」

註一：觀音粉，是一種白質的細泥土。

註二：標線是稻的穗子從禾苞中長出來。

一一

天畢竟是晴和了，人們從蛰伏着三十多天的陰鬱底屋子裏爬出來。菜青色的臉膛，都掛上了欣歡的微笑。孩子們一件一件的跑來跑去，赤着腳在太陽底下踏着軟泥兒耍子。

水全是那樣滿滿地，無論池塘裏，田中或是湖上。遍地都長滿了嫩草，沒有晒乾的雨點掛在草葉上，像一顆一顆的小銀珠。楊柳發芽了，在久雨初晴的春色中，這裏上，是一切都有了新新開展的氣象。

人們立時開始喧嚷着，活躍着。展眼望去：田畦上時常有赤腳來往的人羣，徘徊觀望；三個五個一夥的，指指池塘又查查缺口，談這談那，都準備着，計畫着，應該如何動手做他們在這個時節裏的功夫。

笨笨的銷路突然的阻塞了，爲了到處都天晴。男子們白天不能在家裏割蔑，婦人和孩子的工作，也無形中鬆散下來，生活的緊箍咒，隨即把這整個的農村牢牢地套住。努力的下田去工作吧，工作時原不能不吃飯啊！

鎮日祈禱着天晴的雲普叔，他的目的總算是達到了。然而微笑是很吝嗇地祇在他的臉上輕輕地拂了一下，便隨着緊蹙的眉尖消逝着。棉袍還是不能脫下，太陽晒在他的身上，祇有那麼一點兒辣辣的難熬，他沒有放在心上。他祇是擔心着，怎樣的才能夠度過這緊急的難關——飽飽地撈兩盞白米飯吃了，補一補精神，好到田中去。

筲笠的筢路沒有了，眼前的稀飯就起了巨大的恐慌，於是雲普叔更加焦急。他知道他的命苦，生下來就沒有過過一時舒服的生涯。今年五十歲了，苦頭總算吃過不少，好的日子卻還沒有看見過。算八字的先生都說：他的老晚景很好；然而那是五十五歲以後的事情，他總不能十分相信。兩個兒子又都不懂事，處在這樣大規數的年頭，要獨立支持這麼一家六口，那是如何困難的事情啊！

「總得想個辦法啦！」

雲普叔從來沒有自餒過，每每到了這樣的難關，他就把這句話不住的在自己的腦際裏打磨旋，有時竟能想到一些很好的辦法。今天，他知道這個難關更緊了，於是又把這句話兒運用到腦裏去旋轉。

「何八爺，李三爺，陳老爺……」

他一步一步的在戲台下踱來踱去，這些人的影子，一個個的浮上他的腦中。然而那都是一些極難看的面孔，每一個都會使他感受到異樣的不安和恐懼。他祇好搖頭嘆氣的把這些人統統丟開，將念頭轉向另一方面去。猛然地，他却想到了一個例外的人：

「立秋，你現在就跑到玉五叔家中去看看好嗎？」

「去做什麼呢？爹！」

立秋坐在門檻邊剖篾，漫無意識的反問他。

「明天的日腳很好說！人家都準備下田了，我們也應當跟着動手。頭一天

做功夫，總得飽飽吃一餐，兆頭來能好一些，做起功夫來也比較起勁。家裏現在已經沒有了米，所以……」

「我看玉五叔也不見得有辦法吧！」

「那末？你去看看也不要緊的嘍？」

「這又何必空跑一趟呢？我看他們的情形，也並不見得比我們要好！」

「你總歡喜和老子對來！你能知道他們和我們一樣嗎？我是叫你去一路呀！」

「這是實在的事實啊！爹，他們恐怕比我們還要困難哩！」

「廢話！」

近來雲普叔常常會覺得自己的兒子變差了，什麼事情都歡喜和他抬槓。爲了家中的一些瑣事，不知道發生過多少次齟齬。兒子總是那樣懶懶的不肯做事，有時候簡直是個忤逆的，不孝的東西！

玉五叔的家中並不見得會和自己一般的沒有辦法。因為除了玉五孀以外，玉五叔的家中沒有第三個要吃閒飯的人。去年全壟上的災民都出去逃難了，玉五叔就沒有同去，獨自不動地支持了一家兩口的生存。而且，也從來沒有看見他向人家借貸過，大前天在渡口上曹炳生肉鋪門前，還看見了他提着一隻籃子，買了一點酒肉，搖頭撓腦的過身。他怎麼會沒有辦法呢？

於是雲普叔知道了，這一定又是兒子發了懶筋，不肯聽信自己的吩咐，不由的心頭冒出火來：

「你到底去不去呢？狗養的東西，你總喜歡和老子對來！」

「去也是沒有辦法啦！」

「老子要你去就去，不許你說這些廢話，狗入的！」

立秋抬起頭來，將篋刀輕輕放下，年輕人的一顆心裏穩藏着深沉的隱痛。

他不忍多看父親焦急的面容，回轉身子來就走。

「你說：我爹爹叫我來的。多少請玉五叔幫忙一點，過了這一個難關之後，隨即就替五叔還來。」

「唔！……！」

月亮剛從樹樅裏鑽出了半邊面孔來，一霎兒又被烏雲吞沒。沒有一顆星，四圍黑得像一塊漆板。

「玉五叔怎樣回答你的呢？」

「他沒有說多的話。他祇說：請你致意你的爹爹，真是對不住得很，昨天我們還是吃的老南瓜。今天，嚙！就祇有這一點點兒稀飯了！」

「你沒有說過我不久就還他嗎？」

「說過了的，他還把他的米桶給我看了。空空的！」

「那麼，他的女人哩？」

『沒有說話，笑着。』

『媽媽的！』雲普叔在小桌子上用力的擊了一拳。隨即憤憤的說道：『大前天我還看見了他買肉吃，媽媽的！今天就說沒有米了，鬼才相信他！』

大家都沒有聲息。雲普嬪也圍了攏來，孩子們都豎着耳朵，聽爹爹和哥哥說話。喏大的一所祠堂中，連一顆豆大的燈光都沒有。黑暗把大家的心緒，脅迫得一陣一陣地往下沉落……

『那麼明天下田又怎麼辦呢？』

雲普嬪也非常耽心的問。

『媽媽的，祇有大家都餓死！這雜種出外跑了這麼大半天，連一顆米花兒都弄不到。』

『叫我又怎麼辦呢？爹！』

『死！狗入的東西！』

雲普叔狠狠的罵了這句之後，心中立刻就後悔起來：「死！」啊，認真的要兒子死了又有什麼辦法呢？心中祇感到一陣陣酸楚，撲撲地不覺吊下兩顆老淚！

「媽媽的！」

他順手摸着了旱煙管兒，返身朝外就走。

「到那兒去呢？老頭子！」

「媽媽的！不出去明天吃土！」

大家用了沉痛的眼光，注視着雲普叔的背影，漸漸被黑暗吞蝕。孩子們漸次的和睡魔接吻了，在後房中像豬狗一般的橫八橫八的倒着堂屋中祇剩了雲普嬌和立秋，在嚴厲的恐怖中，張大那失去了神光的眼睛，期待着雲普叔的好消息回來。心上的弦，已經重重地扣緊了。

深夜，雲普叔帶着哭喪的臉色跑回來，從背下卸下來一個小小的包袱：

『媽媽的，這是三塊六角錢的蠶豆！』

六條視線，一齊投射在這小小的包袱上，發出了幾許饑餓的光芒！雲普叔的眶兒裏，還飽藏着一包滿滿的眼淚。

三

在田角的塊口邊，立秋舉着無力的鋤頭，懶洋洋地揮動。田中過多的水，隨着鋤頭的起落，漸漸地田塊口溢入池塘。他渾身都覺得酥軟，手腕也那樣沒有力量，往常的勇氣，現在不知到跑到那裏去了。

一切都渺茫喲！他悵望着原野。他覺得：現在已經不全是要下死力做功夫的時候了；誰也沒有方法能夠保證這種工作，會有良好的果效。歷年的天災人

禍，把這顆年青人的心房刺痛得深深地。眼前的一切，太使他感到渺茫了；而他又沒有方法能把自己的生活改造，或是跳出這個不幸的圈圍。

他拖着鋤頭，邁步的移過了第三條坎口，過去的事件，像潮水般的湧上他的心頭。每一鋤頭的落地，都像是打在自家的心上。父親老了，弟妹還是那麼年輕。這四五年來，家中的末路，已經成爲了如何不可避免的事實。而出路還是那樣的迷茫。他不知道要用什麼方法，才可以開拓出這條迷茫的出路。

無意識地，他又想起不久以前上屋癩大哥對他鬼鬼祟祟說的那些話來，現在如果細細的把牠回味，真有一些說一出來的道理：在這個年頭，不靠自己，還有什麼人好靠呢？什麼人都是窮人的對頭，自己不起來幹一下子，一輩子也不想出頭。而且癩大哥還肯定的說過：不久的世界，一定是我們窮人的！

這樣，又使立秋回想到四年前農民會當權的盛況：

「要是再有那樣的世界來嚟！」

他微笑了。突然地有一條人影從他的身邊掠過，使他吃了一驚！回頭來看，正是他所繫念的上屋癩老大。

「喂！大哥，到那裏去呢？」

「呵！立秋，你們今天也下了回嗎？」

「是的，大哥！來，我們談談。」

立秋將鋤頭停住。

「你爹爹呢？」

「在那邊挑草皮子，還有少普。」

「你們這幾天怎樣過門的呀？」

「還不是苦，今天家裏已經沒有人編筲笠，我們三個都下田了。昨晚，爹爹跑到何八那裏求借了一斗豆子回來，才算是把今天下田的一餐弄飽了，要不然……」

「還好還好！何八的豆子還肯借給你們！」

「誰願意去借他的東西！媽媽的，我爹爹不知道說了多少好話！磕了頭！又加了價！……唉！大哥，你們呢？」

「一樣的不能過門啊！」

沉靜了一刹那。癩大哥又恢復了他那種經常微笑的面容，向立秋點頭了一下：

「晚上我們再談吧？立秋！」

「好的。」

癩大哥匆匆走後，立秋的鋤頭，仍舊不住的在田邊揮動，一條垌口又一條垌口。太陽高高地懸在當空，像是告訴着人們已經到了正午。大半年來不曾聽見過的歌聲，又悠揚的交響着。人們都拖着疲倦的身子回來，很少的屋頂上，能有縷縷的炊烟冒出。

雲普叔渾身都發痛了，雖然昨天祇挑了二三十擔草皮子。肩和兩腿的骨髓中間，像着了無數的針刺，幾乎終夜不能安眠。天亮爬起來，走路還是一陣陣的酸軟。然而。他還是鎮靜着，儘量的在裝着沒事的樣子，生怕兒子們看見了氣餒！

「到底老了啊！」他暗自的傷心着。

立秋從裏面捧出兩碗僅有的豆子來擺在桌子上。香氣把雲普叔的口水都饑得欲流出來。三個人平均分配，一個祇吃了半碗，味道却比平常的特別好吃。半碗，究竟不知道塞在肚皮裏的那一角兒。

勉強跑到田中去掙扎了一會，渾身就像馱着千斤閘一般的不能彈動。連一柄鋤頭，一張耜。都提不起來了，眼睛時時欲發昏，世界也像要天旋地轉了一樣。兜了三個圈子，終於被肚子驅逐回來。

「這樣子下去，哪麼得了呢？」

孩子和夫人都集在一塊，大大小小的眼睛裏通通冒出血紅的火燄來。互相地悵望了一會，都覺得沒有什麼好說的話。

「天哪！……！」

雲普叔咬緊牙關。鼓起了最後的勇氣來，又向何八爺的莊上走去。路上，他想定了這一次見了八爺應當怎樣的向他開口，一步一步的打算得妥貼了，然後走進那座莊門。

「你到底有什麼事情呢？雲普叔！」

八爺坐在太師椅上問。

「我，我，我……！」

「什麼？……！」

「我想再向八爺……！」

「豆子嗎？那不能再借給你了！壟上這麼多人，我單養你一家！」

「我可以加利，還八爺！」

「誰希罕你的利，人家就沒有利嗎？那不能行呀！」

「天爺！你老人家總得救救我，我們一家大小已經……」

「去，去！我那裏管得了你這許多！去吧！」

「八爺，救救我！」

雲普叔急的哭出聲來了。八爺的長工跑出來，把他推到大門外。

「號喪！你這老鬼！」

長工惡狠狠的罵了一句，隨即把大門掩上了。

雲普叔一步挨一步的走回來，自怨自艾的嘟囔着：爲什麼不遵照預先想定的那些話，一句一句地去說山來？以致把事情弄得沒有一點結果。目前的難關，還有什麼方法能够度過呢？

走到四方塘的口上，他突然地站住了脚，望了一望這油綠色的池塘。要不是丟不下這大大小小的羣，他真想就是這麼跳下去，了却他這條殘餘的生命！

雲普嬌和孩子們倚立在祠堂的門口，盼望着雲普叔的好消息。飢餓燃燒着每個人的內心，像一片狂闊的火燄。眼睛紅得發了昏，巴巴地，還望不見帶着喜信回來的雲普叔。

天哪！假如這個時候有一位能夠給他們吃一頓飽飯的仙人！

競清禿子帶了一個滿面鬍鬚的人步進屋來，雲普叔的心中，就像有千萬把利刀在那兒穿鑽。手脚不住的發抖，眼淚一串一串的滾下來。讓進了堂屋，隨便的拿了一條板橙給他們坐下，自己另外一邊站着。雲普嬌還躲在裏面沒有起來，眼睛早已哭得紅腫了。孩子們，小的兩個都蹣着不能爬起來，臉上黃瘦得

同枯萎了的菜葉一樣。

立秋靠着門邊，少普站在哥哥的後面，眼睛都溼潤潤的。他們失神的望了一望這滿面鬚鬚的人，隨即又把頭轉向另一方面去。

沉寂了一會，那鬚子像耐不住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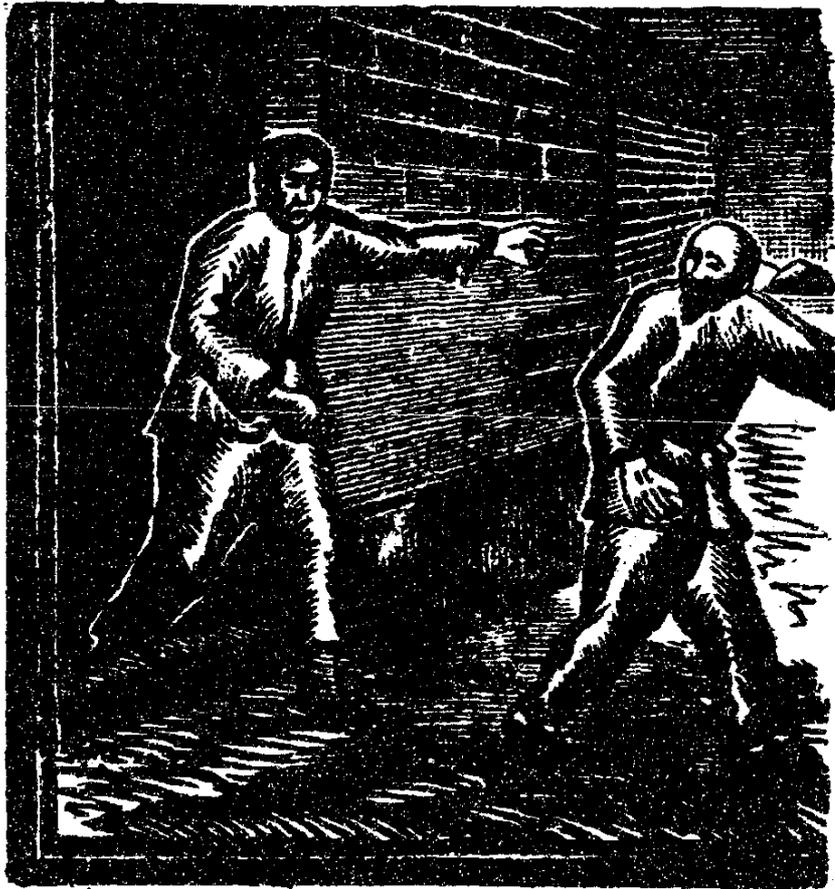
「鏡清，那孩子現在在那裏呢？」

「還在裏面啊！十歲，名叫英英姐。」禿子點點頭，像叫他不要性急。

雲普嬾從裏面踱出來，脚有一千斤重，手中拿着一身補好了的小衣褲，戰慄得失掉了主持。一眼看見禿子，剛剛喊出一聲「鏡清伯！……」便哇的一聲，迸出了兩行如雨的眼淚來，再說不出一句話了。雲普叔用袖子偷偷地捫着臉。立秋和少普也垂頭嗚咽地飲泣着！

禿子慌張了，急急地瞧了那鬚子一眼，回頭對雲普嬾安慰似的說：

「嫂嫂！你何必這樣傷心呢？英英同這位夏老爺去了，還不比在家裏好嗎



「吃的穿的，說不定還能落得一個好主子。享福一生。桂生家的菊兒，林道三家的桃秀，不都是好好的去了嗎？并且，夏老爺……」

「伯伯！我，我現在是不能賣了她的！去年我們討米到湖北，那樣吃啞都沒有肯賣。今年我更加不能賣了，她，我的英兒，我的肉！……」

「哦！」

夏鬍子釘了禿子一眼。

「雲普！怎麼？變了卦嗎？昨晚還說得好好的。……」禿子急急地追問雲普叔。話還沒有說完，雲普嬌連哭帶罵的向雲普叔撲來了：

「老鬼！都是你不好！養不活兒女，做什麼鷄巴人！沒有飯吃了來設法賣我女兒！你自己不死！老鬼，來！大家拚死了落得一個乾淨！想賣我女兒萬萬不能！」

「媽媽的！你昨晚不也說過了嗎？又不是我一個人作主的。禿子。你看他

潑不潑」

雲普叔連忙退了幾步，臉上滿糊着眼淚。

「走吧！鏡清。」

夏鬍子不耐煩似的起身說。禿子連忙把他攔住了

「等一等吧，過一會她就會想清的。來！雲普，我和你到外面去說幾句話。」

禿子把雲普叔拉走了。雲普嬌還是嗚嗚地哭鬧着。立秋走上來扶住了她，坐在一條短櫬子上。他知道，這場悲劇構成的原因並不簡單，一家人足足的有三天沒有吃東西了。筆笠沒有人要，田中的耕種又不能荒蕪。所以昨晚鏡清禿子來遊說的時候，他並沒有表示如何激烈的反對。雖然他傷心妹子，不願意妹子賣給人家；可是，除此以外，再沒有方法能够解救目前的危急。他在沉痛的矛盾的的心理中，憧憬一終夜，他不忍多看一眼那快要被賣掉的妹子，天還沒有亮，他就爬起來。現在，母親既然這樣的傷心，他還有什麼心肝敢說要把妹子賣

掉呢？

「媽媽，算了吧！讓他們走好了。」

雲普蟻沒有回答。禿子和雲普叔也從頭門口走進來，大家又沉默了一會。

「嫂嫂！到底怎麼辦呢？」禿子說。

「鏡清伯伯呀！我的英英去了她還能回來嗎？」

「可以的，假如主子近的話。並且，你們還可以常常去看她！」

「遠呢？」

「不會的喇！嫂嫂。」

「都是這老鬼不好，他不早死！……」

英英抱着四喜兒從裏面跑出來了，很驚疑的接觸了這個奇異的環境！隨手

將四喜兒交給了媽媽，瞪着一雙圓溜溜地眼睛四圍張望。

大家又是一陣心痛。除了鏡清的禿子和夏鬍子以外。

「就是她嗎？」夏鬍子被禿子掙了一下，望着英英說。

幾番談判的結果，夏鬍子一歲祇肯出兩塊錢。英英是十歲，二十塊。另外雙方各給禿子一塊錢的介紹費。

「啊啊！這是一個什麼世界喲！」

十九塊雪白的光洋，落到雲普叔的手上，他驚駭得同一隻木頭鷄一樣。用袖子盡力的把眼淚擦乾，仔細地將洋錢看了一會。

「天啊！這洋錢就是我的寶寶英英嗎？」

雲普嫗把掛好的一套衣褲給英英換上，告訴她是到夏伯伯家中去吃幾天飯就轉來，然而英英的眼淚究竟沒有方法止住。

「媽媽，我明天就可以回來嗎？我不要一個人吃飽飯啊！」

大家都目不轉睛的噙着淚水對英英注視着。再多看一兩眼吧，這是最後的相見啊！

禿子把英英帶走，雲普嬌真的發了瘋，幾回都想追上去。遠遠地還聽到英英回頭叫了兩聲：

「媽媽呀！我不要一個人吃飽飯！」

「我明天就要轉來的呀！」

「……………」

生活暫時的維持下來了，十九塊錢，祇能買到兩擔多一點穀，五個人，可够六七十天的食用。新的出路，還是欲靠父子們自己努力的開拓出來。

清明跑種期祇差三天了，壟上都沒有一家人家有種穀，何八爺特爲這件事親自到縣庫裏去找太爺去商量。不及時下種，秋季便沒有收成。

大家都佇望着何八爺的好消息，不過這是不會失望的，因爲年年都借到了。縣太爺自己也明白：「官出於民，民出於土」種子不設法，一年到了頭大家

都撈不着好處的，所以何八爺一說就很快的答應下來了。發一千擔種穀給曹家，讓由何八爺總管。

「媽媽的，種穀十二塊錢一擔，還要四分利，這完全是何八這狗雜種的盤剝！」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憤罵，每個都在何八爺莊上挑出穀子來。

生活和工作，加緊的向這農村中搥擊起來。人們都在拚命的掙扎，因為他們已將一切的希望，完全寄託在這偉大的秋收。

四

插好田，剛剛扯好二頭草，天老爺又要和窮人們作對，一連十多天見一點麻麻雨，太陽懸在空中，像一團烈火一樣，田裏沒有水了，僅僅祇泥土有些溼

潤的。

賣了女兒，借了種穀，好容易才把田插好，雲普叔這時候已經忙碌得透不過氣來，肥料還沒有着落，天又不肯下雨了，實在急人！假如真的要鬧天乾的話，得還及早準備一下哩！

他吩咐立秋到戲臺上把車葉子取下，修修好，再過三天沒有雨，不車水是可能的事啊！

人們心中都祈禱着：天老爺啊，請你老人家可憐我們降一點兒雨沫吧！

一天，兩天，天老爺的心腸也真硬！人們的祈禱，他竟假裝沒有聽見。仍舊是萬里無雲。火樣的太陽，將宇宙的存在都逗引得發了暴躁。什麼東西，在這個時候，也都現出了由熱烈而枯萎的象徵，田中的泥土乾涸了，很多的已經綻破了不可彌縫的裂痕，張開着，像一條一條的野獸的口，噴出來陣陣的熱氣

實在沒有方法再挨延了，張家堽，新口渡都有了水車的響聲，禾苗垂頭喪氣的在向人們哀告牠的苦況，很多的葉子已經捲了筒，去年大水留下來的苦頭還沒有吃了，今年誰還肯眼巴巴地望着牠乾死呢！就拼了性命也是要掙扎一下子的啊！

吃了早飯，雲普叔親自肩着長車，立秋抗了車架，少普提着幾串車葉子默默的向四方塘走來。太陽晒在背上，祇感到一陣熱熱地刺痛，連地上的泥土，都燒得發了燒。

「媽媽的！怎麼這樣熱。」

四面都是水車聲音，池塘裏的水，儘量在用人工轉運到田中去。雲普叔的車子也安置好了。三個人一齊踏上，車輪轉動着，水都由車箱子裏爬出來，爭先恐後的向田中飛跑。

汗從每一個人的頭頂一直到腳跟，太陽看看移到了當頂，火一般的燎燼着

大地。人們的口裏，時常有縷縷地青烟冒出。脚下也漸漸地沉重了，水車踏板就像一塊千斤重的巖石，拚性命都踏不下來。一陣陣地酸痛，由脚筋傳佈到全身，到腦頂，又像是有人拿着一把小刀子在那裏割肉挖筋一般的難過。尤其是少普，在他那還沒有發育得完全的身體中，更加感受着異樣的苦痛。雲普叔又何嘗不是一樣呢？衰老的幾根腳骨頭，本來踏上三五步就有些挨不起了，然而，他不能氣餒呀！老天爺叫他吃苦，死也得去！兒子們的勇氣，完全欲靠他自己鼓起來，況且，今天還是頭一次上緊，他怎麼好自己首先叫苦呢？無論如何受罪，都得忍受下來喇！

「用勁呀，少普！……」

他常常是這樣的提醒着小的兒子，自己却咬緊牙關的用力踏下去。真是痛的忍不住了，才將那含蓄着很久的眼淚流出來，和着汗珠兒一同滴下。

好容易雲普孀的午飯送來了，父子們都從車上爬下來。

「天啊！你爲什麼偏偏要和我們窮人作對呢？」

雲普叔撫摸着自己的腿子。少普哭喪臉的望着他的母親：

「媽媽，我的這條兩腿子已經沒有用了呢！」

「不要緊的喲！現在多吃一點飯，下午早些回來，憩息一會，就會好的。」

少普也沒有再作聲，順手拿起一隻碗來盛飯吃。

連日的辛勞，雲普叔和少普都弄得同跛脚人一樣了。天還一樣的狠心！一天功夫車下來的水，僅僅祇够維持到一天禾苗的生命。立秋算是最能得力的人了，他沒有感到過父親和弟弟那般的苦痛。然而，他總是懶懶地不肯十分努力做功夫，好像車水種田，並不是他現在應做的事情一樣。常常不在家，有什麼事情要到處去尋找。因此使雲普叔加倍的惱恨着：「這是一個懶精！忤逆不孝

的雜種！」

月亮從樹尖上湧出來，在黑暗的世界中散佈了一片銀灰色的光亮。夜晚並沒有白天那般炎熱，田野中時常有微風吹動。外面很少有納涼的閒人，除了婦人和幾個孩子。

人們都趁着這個風清月白的夜晚來加緊他們的工作。四面水車的聲音，雜和着動人的歌曲，很清晰的可以送入到人們的耳鼓中來。夏夜是太適宜於農人們的工作了，沒有白晝的囂張，炎熱，喧擾……

雲普叔又因為尋不着立秋，暴躁得像一條發了狂的蠻牛一樣。吃晚飯時會好好地囑咐他過：今夜天氣很好，一定要做做夜工，不許再跑到外面去。誰知一轉眼就不看見人，真把雲普叔的肚皮都氣破了。近來常有一些人跑來對雲普叔說：立秋這個孩子變壞了，不知道他天天跑出去，和癩老大他們這班人弄做一趟幹些什麼勾當。個個都勸他嚴厲的管束一下，以免弄出大事。雲普叔聽了

，幾回硬恨不得把牙門都咬碎下來。現在，他越想越暴躁，從上村叫到下村，連立秋的影子都沒有看到。他回頭吩咐少普先到水車上去等着他，假如尋不到的話，光老小兩個也是要車幾線水上田的，於是他重新的把牙根咬緊，準備去和這不孝的東西拚一拚老性命。

又兜了三四個大圈子還沒有尋到，祇好氣憤憤的走回來。遠遠地，忽然聽到自己的水車聲音響了，急忙趕上去，車上坐的不正是立秋和少普嗎？他憤恨得說不出一句話來，半響，才下死勁的罵道：

「你這狗入的雜種！這會子到那裏收屍去了？」

「噫！我不是好好地坐在這裏車水嗎？」立秋很莊重的回答着。

「媽媽的！」

雲普叔用力的釘了他一眼，隨即自己也爬上來，踏上了輪子。

月亮由樹尖昇到了樹頂，漸漸地向西方瀉落！田野中也慢慢地慢慢地沉靜

了下來。

東方已經浮上了魚肚色的白雲，幾顆疏散的星兒，還在天空中擠眉弄眼的閃動。雄鷄啼過兩次了，雲普叔從黑暗裏爬起來，望望還沒有天亮，悠長的舒了一口冷氣。日夜的辛勞，真使他有些感到支持不住了。週身的筋骨，常常在夢中隱隱地作痛。但他無論如何也不肯懈怠一刻功夫，或說幾句關於疲勞痛癢的話。因為他怕給兒子們一個不好的印象。

生活鞭策着他勞動，他是毫不能怨尤的喲！現在他算是已經把握到一線新新的希望了：他還可以希望秋天，秋天到了，便能實現他所夢想的世界！

現在，他不能不很早就爬起來啦。這還是夏天，隔秋天，隔那夢想的世界還遠着哩！

孩子們正睡得同豬獮一樣。年青人在夢中總是那麼甜蜜喲！他真是羨慕着

。爲了秋收，爲了那個夢想的世界，雖然天還沒有十分發亮，他不得不忍心的將兒子們統統叫起來……

『起來啲，立秋！』

『……………』

『少普，少普！起來啲！』

『什麼事情呀？爹！天還沒有亮哩！』少普被叫醒了。

『天早已亮了，我們車水去！』

『剛剛才睡下，連身子都沒有翻過來，就天亮了嗎？唔！……………』

『立秋！立秋！』

『……………』

『起來呀！……………』

『唔！』

「喂！起來呀！狗入的東西！」

最後雲普叔是用手去拖着每一兒子的耳朵，才把他們拉起來的。

「見鬼了，四面全是黑漆漆地！」

立秋揉揉眼睛，才知道是天還沒有光，心中老大不高興。

「狗雜種！叫了半天才把你叫起來，你還不服氣吧！媽媽的！」

「起來！起來！不知道黑夜裏爬起來做些什麼事？拚死了這條性命，也不過是替人家當個奴隸！」

「你這懶精！誰作人家的奴隸？」

「不是嗎？打禾下來，看你能夠落到手幾粒撈什子？」

「鬼話！媽媽的，難道會有一批強盜來搶去你的嗎？你這個咬爛鷄巴橫嚼的雜種！你近來專在外面拋屍，家中的什麼事情都不要管！祇曉得發懶筋，你變了！狗東西！人家都說你專和癩老大他們在一起鬼混！你一定變做了什麼×

×黨！……！

雲普叔氣急了，恨不得立刻把兒子抓來咬他幾口出氣。聲音愈罵愈大了。雲普嬭也被他驚醒來：

「半夜三更鬧什麼呀！老頭子。兒子一天辛苦到晚，也應該讓他們睡一睡！你看，外邊還沒有天亮哩！」

「都是你這老豬婆不好，養下這些淘氣雜種來！」

「老鬼！你罵誰啊？」

「罵你這偏護懶精的豬婆子！」

「好！老鬼，發發了瘋！你惡他們，你把他門一個一個都拿去殺掉好了，何必要這樣的來把他們慢慢的磨死呢？要不然，把他們統統都賣掉，免得刺痛了你的眼睛。半夜裏，天南地北的吵死！」

雲普叔暴得發了瘋，他得覺老婆近來更加無理的偏護着孩子，絲毫不顧及

到家中的生計：

「你這豬婆瘋了！你要吃飯嗎？你！……」

「好！我是瘋了！老鬼，你要吃飯，你可以賣女兒！現在你又可以在賣兒子。你還我的英英來！老鬼，我的命也不要了！……啊啊啊！……」

「好潑的傢伙！你媽媽的！……」

「老忘八！老賊！你自己沒有能力就不要養兒女，養大了來給他們作孽。女的好賣了，男的要逼死他們。將來祇剩了你這老忘八！我的英英！老賊，你找回來！啊啊啊！……」

她連哭帶罵的向着雲普叔撲來，想起了英英，她恨不得把雲普叔一口吞掉。

「媽媽的！英英，英英，又不是單爲了我一個！」

雲普叔連忙躲開她，想起英英來，眼淚也不由自主的掉下了。

「還我的英英，你這老鬼！啊啊！……」

「……………」

「啊啊啊！……」

「……………」

東方發白了。兒子木雞一般的站着。聽見爹爹媽媽提及了妹子，也陪着流下幾陣酸痛的眼淚來。

天色又是一樣的晴和。立秋偷偷地扯了少普一下，提起鋤耙就走。雲普叔也帶着懊惱傷痛的面容，一步一拖的跟出了大門。

「啊啊啊！……」

晨風在田野中掠過，油綠色的禾苗，掀起了層層的浪濤，人們都感到一陣清晨特有的涼意。

「今天車那一方呢？」

「媽媽的，到華家堤去！」

五

「立秋！你的心不誠，不要你抬！」

「雲普叔頂萬民傘，小二疤子打鑼！」

「吹哨吶的沒有，王老大你的哨吶呢？」

「媽媽的！好像是哪一個人的事一樣，大家都不肯出力，還差三個轎夫。」

「

「我來一個。高鼻子大爹！」

「我也來！」

「我也來一個！」

「好了，就是你們三個吧！大家都洗一個臉。小二疤子，着實洗乾淨些，菩薩見怪！」

「打鑼！把哨吶吹起來！」

「打鑼呀！小二疤子聽見沒有？婊子的兒子！」

「噓！噓！噓！……」

「嗚咧啦！……」

幾十個人盪湧着關帝爺爺。向田野中飛跑去了。

二十多天沒有看見一點雲影子，池塘裏，河裏的水都乾透了，田中盡是幾寸寬的裂口，禾葉大半已經捲了筒。這樣再過三四天，便什麼都完了。

關爺爺是三天前接來的。殺了一條牛，焚了斤半檀香，還是沒有一點雨意。禾苗倒燂倒得更加多了。

所以，大家都覺得菩薩不肯發雨下來，一定是有什麼原故。幾個主祭的首

事集合起來商量了很久，求了無數枝籤；叩了千百個頭，卦還是不能打順。

『那麼今年不完了嗎？』

『高鼻子大爹，不要急！我們且把菩薩抬到外面去跑一路。看他老人家見了這個樣子心中忍也不忍？』

『好的！也許菩薩還沒有看見田中的情況吧！大前年天乾，也是請菩薩到外面去兜了一個圈子才下雨的。雲普，你去叫幾個小夥子來！還有鑼鼓哨吶！』

『啊！』

很快的，便把臨時的隊伍邀齊了。高鼻子大爹在前面領隊，第二排是旗鑼鼓傘，菩薩的絲呢大轎跟在後頭。

從新渡口華家堤，一直灣到紅廟，兜了四五個圈子回來，太陽仍舊是同烈火一樣，變得渾身發燒。地上簡直熱得不能落腳。四面八方都是火，人們是在

火中顛撲！

雨一點還沒有求下來，菩薩反被磨子灣抬去了。處處都忙着抬菩薩求雨哩

！

「天老爹呀！一年大水一年乾，究竟欲把我們怎麼辦呢？」

風色陡然變了，由東北方吹來呼呼地響着。沒有星光也沒有月亮，很多的人都站在屋外看天色。

「那方扯閃子哩！」

「東扯西合，有雨不落。」

「那是北方呀！」

「好了！南扯火門開，北扯有雨來！今夜該有點雨下吧，天哪！……」

「總要求天老爹開恩啦！」

「還不是，我們又都沒有做過惡人；天老爺難道真的要將我們餓死？」

「不見得吧！」

大家喧嘩一會之後，屋頂上已有了滴瀝的聲音，人們祇感到一陣涼意。每一滴雨聲，都像打落在開放的心花上。

「這真是天老爺的恩典啦！」

橫在人們心中的一塊巨石，現在全被雨點溶化了。隨即，便是暴風雨的降臨！

雷跟在閃電的後面發脾氣。

大雨祇下了一日夜，田中的水又飽滿起來。禾苗都得到了救，捲了筒子的禾葉邊開展了，像少女們解開着胸懷一樣的迎風擺動。長，很迅速的在長，這正是禾苗飛長的時候啊！每個人都默禱着：再過二十來天不出亂子，就可以看到

豐收，五五

粒粒的黃金，那才算是到了手的東西哩。

雨祇有西南方上下得特別久，那邊的天是烏黑地。恐怖像大江的波浪，前頭一個剛剛低落下去，後面的一個又湧上來，西南方上的雨太大了。又要耽心水患。種田人真是一刻兒也不能安寧啊！

西水漸漸地向下流澎湃，然而很慢。堤局祇派了一些人在堤岸上梭巡。光是西水沒有南水助勢，大家都可不必把牠放在心上。讓牠去高漲吧！

一天，兩天，水總是漲着。漸漸地差不多已經平了堤面了，雲普叔也跟着大家着急來：

『怎麼！光是西水也有這麼大嗎？』

人們都同樣的嚷着：

『哎喲！大家還是來防備一下吧！千萬不要又和去年一樣呀！』

去年的苦痛告訴他們，水災是要及早防備的喲！鑼聲又響了：一批一批的

人都拉着鋤頭絮被，向堤邊跑去！

「那一個家裏有男人不出去來上堤的，他媽媽的拖出來打死！」雲普叔忙得滿頭是汗的說：「連堂客們都不許躲着，媽媽的，今年要再和去年一樣，一個也不想活！……」

「大家都當堤去呀！」

「噓！噓！噓！……」

夜晚，火把燈籠像長蛇一樣的擺在堤上，白天裏沿岸都是騷動的人羣。團防局裏的老爺們，騎着馬，帶着一羣副爺往來的巡視着：他們負有維持治安的重大責任，尤恐這一羣人中間伏潛着有鬧事的暴徒份子，這是不能不提防的。

「媽媽的，作威作福的賤狗！吃了我們的糧沒有事做，日夜打主意來害我們！一個個都安得……」

「我恨不得咬下這些狗人的幾塊肉！總有一天老子……」

多數被團防加害過的人，讓他們走過之後，都咬牙切齒的暗罵着。很遠了，立秋還跟在他們的後面裝鬼臉兒。

水仍舊是往上漲，有些已經漂過了堤面。黃黃的水，是會刮奪過人們的生命的，大家都對他懷着巨大的恐怖。眼睛裏都有一把無名的烈火，向這洪水擲投。

『祇要南水不再下來就好了！』

人你互相的安慰着。鋤頭鏟耙，還是不住的加工。

水停着了！

突然的，有些地方在倒流，當有人把幾處倒流的地方指出來的時候，人羣中間，立刻開始了龐大的騷動。

『哪裏倒流？』

『蘭溪小河口嗎？』

『該死！一個也活不成』！

『天啦！你老人家真正要把我們活活地弄死嗎！……』

『關帝爺爺呀！今年要再和去年一樣！……』

南水漲了：西水受着南水的脅迫，立即開始了強烈的反攻，雙方衝突的結果，是不斷的向上澎漲！

鑼聲響得緊！人們心中還沒有彌縫的創口，又重新的被這痛心的鑼鉦兒敲得四分五裂，連孩子婦人都跑到堤邊去用手捧着一合一合的泥土向堤上堆。老人和雲普叔一道的，多數已經跪下來了：

『天哪！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呀！今年的大水實在再來不得了啊』！

『蓋天古佛！你老人家保過了這場水災，准還你十本大戲！……』

『天收人啦』！

『……………』

經過了兩日拚命的掙扎，每個人的眼睛裏都暴出了紅筋。身體像彈熟了的一陣反軟棉花一樣，隨處倒落。西水畢竟是過渡了涵湧的時期，經不起南水的一陣反攻，便一瀉千里的崩潰下去了！於是南水趁勢的順流下來，一些兒沒有阻礙。

水退了！

千萬顆懸掛在半空中的心，隨着洪水的退落而放下。每個人都張開了口，吐出了一股惡氣。提起鋤頭被絮，拖着軟棉花似的身子，各別的踏上了歸途。臉上，都掛上着一絲勝利的微笑。

『喂！懶大哥，夜裏到我這裏來談天啊！』

立秋在十字路上分岔時對懶老大說。

生活和工作，雙管齊下的夾攻着這整個的農村。當禾苞標出綠來時，差不多每個農民都在拚着他們的性命。過了這嚴重的一二十天，他們便全能得救！

家中雖然沒有一粒米了，然而雲普叔的臉上卻浮上着滿面的笑容。他放心了，經過了這兩次巨大的風波，收成已經有了九成把握。禾苗肥大，標線結實，是十多年來所罕見的好，穗子都有那樣長了。眼前的世界，所開展在雲普叔面前的盡是歡喜，盡是巨大的希望。

然而雲普叔並沒有作過大的幻想，他抓住了目前的現勢來推測二十天以後的情形那是真的。他舉目望着這一片油綠色的原野，看看那肥大的禾苗，一線一線快要變成黃金色的穗子，幾回都疑是自己的眼睛發昏，自己在做夢。然而穗子禾苗，一件件都是正確的擺在他的面前，他真的歡喜得快要發瘋了啊！

『哈哈！今年的世界，真會有這樣的好嗎？』

過去的疲勞，將開始在這兒作一個總結了。從下種起，一直到現在，雲普

叔真的沒有偷閒過一刻功夫。插田後便鬧天乾，剛剛下雨又嚇大水，一顆心像七上八下的吊桶一般的不能安定。身子疲勞得像一條死蛇。肚皮裏沒有充過一次飽。以前的挨餓現在不要說，單是英英賣去以後，家中還是吃稀飯的。每次上田，連腿子都提不起，人瘦得像一堆枯骨。一直到現在，經過這許多許多的恐怖和飢餓，雲普叔才看見這幾線長長的穗子，他怎麼不歡喜呢？這才是算得到了手的東西呀，還得仔細地將牠盤算一下哩！

開始一定要飽飽地吃牠幾頓。孩子們實在餓得太可憐了，應當多弄點菜，都給他們吃幾餐飽飯，養養精神。然後，賣幾擔出去，做幾件衣服穿穿，孩子們穿得那樣不像一個人形。過一個熱熱鬧鬧的中秋節。把債統統還清楚。剩下來留着過年，還要預備過明年的荒月，接新，……

立秋少普都要定親，立秋簡直是處處都表示需要堂客了。就是明年下半年吧，給他們每個都收一房親事。後年就可養孫子，做爺爺了……

一切都有辦法，祇少了一個英英，這真使雲普叔心痛。早知今年的收成有這樣好，就是殺了他也不會肯將英英賣掉啊！雲普叔是最痛英英的人，他這許多兒女中祇有英英最好，最能孝順他。現在，可愛的英英是被他自己賣掉了啦！賣給那個滿臉鬍鬚的夏老頭子了，是用一隻小划子裝走的。裝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雲普叔至今還沒有打聽到。

英英是太可憐了啊！可憐的英英從此便永遠沒有了下落。年歲越好，越有飯吃，雲普叔越加傷心。英英難道就沒有坐在家中吃一頓飽飯的福命嗎？假如現在英英還能站在雲普叔面前的話，他真的想抱住這可憐的孩子嚎陶大哭一陣！天呵！然而可憐的英英是找不回來了，永遠地找不回來了！留在雲普叔心中的，祇有那條可憐的瘦小的影子，永遠不可治療的創痛！

還有什麼呢？除此以外，雲普叔的心中祇是快樂的，歡喜的，一切都有了辦法。他再三的囑咐兒子，不許誰再提及那可憐的英英，不許再刺痛他的心坎

！

家裏沒有米了，雲普叔絲毫也沒有着急，因為他已經有了辦法，再過十多天就能夠飽飽的吃幾餐。有了實在的東西給人家看了，差了幾粒吃飯穀還怕沒有人發借嗎？

何八爺家中的穀子，現在是拚命的欲找人發借。祇怕你不開口，十擔八擔，他可以派人送到你的家中來。價錢也沒有那樣昂貴了，每擔祇要六塊錢。

李三爹的家裏也有穀子發借。每擔六元，並無利息，而且都是上好的東西。

壟上的人都要吃飯，都要度過這十幾天難關，可是誰也不願意去向八爺或三爹借穀子。實在吃得心痛，現在借來一擔，過不了十多天，要還他們三擔。還是硬着肚皮來挨過這十幾天吧！

「這就是他們這班狗雜種的手段啦！他們媽媽完全盤剝我們過生活。大家

要餓死的時候，向他們叩頭也借不着一粒穀子，等到田中的東西有把握了，這才拚命的找人發借。祇有十多天，借一擔要還他們三擔。這班狗雜種不死，天也真正沒有眼睛。……」

「高鼻子大爹，你不是也借過他的穀子嗎？哼！天纔沒有眼睛哩！越是這種人越會發財享福！」

「是的呀！天是不會去責罰他們的，要責罰他們這班雜種，還得依靠我們自己來！」

「怎麼靠自己呢？立秋，你這話裏倒有些玩藝兒，說出來大家聽聽看！」

「什麼玩藝兒不玩藝兒，我的道理就在這裏：自己收的穀子自己吃，不要納給他們這些狗雜種的什麼撈什子租，借了也不要給他們還去！那時候，他還有什麼道理來向我們要呢？」

「小孩子話！田是他家的呀；」二癩子裝着教訓他的神氣。

「他家的？他爲什麼有用不自己種呢？他的田是那裏來的？還不是大家替他做出來的嗎？二癩子你真蠢啊！你以爲這些田真是他的嗎？」

「那麼，是哪個的呢？」

「你的，我的！誰種了就是我誰的！」

「哈哈；立秋！你這完全是十五六年時農民會上的那種說法。你這孩子，哈哈！」

「高鼻子大爹，笑什麼？農民會你說不好嗎？」

「好，殺你的頭！你怕不怕？」

「怕什麼啊！祇要大家肯齊心，你沒有看見江西嗎？」

「齊心！你這話是很有道理的，不過，哈哈！……」

高鼻子大爹，還有二癩子，亮亮頭，王老六大家和立秋瞎說一陣之後，都相信了立秋的話兒不錯。民國十六年的農民會的確是好的；就可惜沒有弄得

長久，而且還有許多人吃了虧。假如要是再來一個的話，一定硬要把他弄得久長一些啊！

「好！立秋，還有團防局裏的槍砲呢？」

「咄！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就不好把他媽媽的繳下來嗎？」

兒子整天的不在家裏，一切都要雲普叔自己去理會。家中沒有米了，不得不跑到李三爹那裏去借了一擔穀子來。

「你家裏五六個人吃茶飯，一擔穀就夠了嗎？多挑兩擔去！」

「多謝三爹！」

雲普叔到底祇借了一擔。他知道，多吃一擔，過不了十來天就要還三擔多。沒有油鹽吃，曹炳生店裏也可以賒賬了。肉店裏的田麻拐，時常裝着滿面笑容的來慰問他：

「雲普哥，你要吃肉嗎？」

「不要啊！吃肉還早哩。」

「不要緊的，你祇管拿去好了！」

雲普叔從此便覺得自己已經在漸漸地偉大，無論什麼人遇見了他，都要對他點頭微笑地打個招呼。家中也漸漸地有些生氣了。就祇恨自己的兒子不爭氣，什麼事都要自己操心。媽媽的，老太爺就真的沒有福命做嗎？

穗子一天一天的黃起來，雲普叔臉上的笑容也一天一天的加厚着。他真是忙碌啊！補晒簾，修風車，請這個來打禾，邀那個來扎草；一天到晚，他都是忙得笑迷迷的。今年的世界確比往年要好上三倍，一擔田，至少可以收三十四五擔穀。這真是窮苦人走好運的年頭啊！

去年遭水災，就因為是堤修得不好，今年首先最要緊的是修堤。再加厚牠一尺土吧，那就怎樣大水都可以不必擔心事了。這是種田人應盡的義務呀！堤局裏的委員早已來催促過。

曹雲普，你今年要出八塊五角八分的堤費啦！」

「這是應該的，一石多點穀！打禾後我親自送到局裏來！勞了委員先生的駕。應該的，應該的！……」

雲普叔滿面笑容的回答着。堤不修好，免不了第二年又要遭水災，保甲先生也衝了團防局長的使命，來和雲普叔打招呼了：

「雲普叔，你今年繳八塊四角錢的團防捐稅啦！局裏已經來了公事，」

「怎麼有這樣多呢？甲老爺！」

「兩年一道收的！去年你繳沒有繳過？」

「啊！我慢慢地給你送來。」

「還有救國捐五元七角二，勸共捐三元零七。」

「這又是什麼名目呢？甲，甲老爺！」

「喲！你這老頭子真是老糊塗了！東洋鬼子打到北京來了，你還在鼓裏瞞

。這錢是拿去買槍砲來救國打共匪的呀！」

「啊呀！曉得，曉得了！我，我，我送來。」

雲普叔並不着急，光是這幾塊錢，他真不放在心上。他有巨大的收護，再過四五天的世界盡是黃金，他還有什麼要着急的呢？

七

兒子不聽自己的指揮，是雲普叔終身的恨事，越是功夫緊的當口，立秋總不在家，雲普叔暴躁得滿屋亂跑。他始終不知道兒子在外面幹些什麼勾當。大清早跑出去，夜晚三更還不回來。四方都有桶響了，自家的穀子早已黃熟得滾滾的，再不下來，就會一粒粒地自行掉落。

「這個狗養的，整天的在外面收屍！他也不管家中是在什裏當口上了。媽

媽的！」

他一面恨恨地罵着，一面走到大堤上去想兜一張桶。（註一）無論如何，今天的日脚好，不嚮桶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本來，立秋在家，父子三個人還可免強的支持一張跛脚桶，（註二）立秋不回來就祇好跑到大堤上去叫外幫打禾客。

打禾客大半是由湖鄉那方面來的，每年的秋初總有一批這樣的人來：挑着簡單的兩件行李，四個一件四個一件的向這濱湖的幾縣穿來穿去，專門替人來打禾割稻子，工錢並不十分大，但是要吃一點兒較好的東西。

雲普叔很快的叫了一張桶。四個彪形大漢，肩着憔悴的行囊跟着他回來了。響桶時太陽已經出了兩丈多高，雲普叔叫少普守在田中和打禾客作伴，自己到處去尋找立秋。

天晚了，兩斗田已經打完，平白的花了四串打禾工錢，立秋還是沒有尋到

，雲普叔更焦急得無可如何了。收成是出於意外的豐富。兩斗田竟能打到十二担多毛穀子。除了惱恨兒子不爭氣以外，自己的心中倒是非常快活的。

叫一張外幫桶真是太花不來的事情啊！工錢在外，一大碗一大碗的白米飯，都給這些打禾客吃進肚裏去了，真使雲普叔看得眼紅，想起過去飢餓的情形來，恨不得把立秋抓來活活的摔死，明天萬萬不能再叫打禾客了，自己動手，和少普兩個人，一天至少打幾升斗把田。

夜深了，雲普叔還是不能入夢，彷彿聽到了立秋在耳邊頭和人家說話。張開眼睛一看，心中立刻冒出火來：

「你這雜種！你，你也要回來呀！媽媽的，家中的事情你一點都不管，剩下我這個老鬼來一個人拚命！媽媽的，我的命也不想活了，今朝不是魚死就是網破！老子一定要看看你這雜種的本事！……」

雲普叔順手拿着一條木棍，向立秋不顧性命的撲來。四串工錢和那些白米飯

的惡氣，現在統統要在這兒發作了。

「雲普叔叔，請你老人家不要錯怪了他，這一此真是我們請他去幫忙一件事情走了！」

「什麼雞巴事？你，你，是誰？……癩大哥你難道不知道嗎？我家中的功夫這樣忙！他媽媽的，他要去收屍！」雲普叔氣急了，手中的木棍兒不住的戰動。

「不錯呀！雲普伯伯。這回他的確是替我們有事情去了啊！……」又一個說。

「好！你們這班人都幫着他來害我。雞肚裏不曉得鴨肚裏的事！你們都知道我的家境嗎？你們？……」

「是的，伯伯！他現在已經回來了，明天就可以幫助你老人家下田！」

「下田！做死了也撈不到自己一頓飽飯，什麼都是給那些雜種得現成。你

看，我們做個要死，能够落得一粒撈什子到手嗎？我老早就打好了算盤！」立秋憤憤地說。

「誰來搶去了你的？豬雜種！」

「要搶的人纔多呢？這幾粒撈什子終究會不够分配的！再做十年八年也不想落得一顆！」

「豬入的！你這懶精偏有這許多辯說，你不做事情天上落下來給你吃！你和老子對嘴！」

雲普叔重新的把木棍提起，恨不得一棍子下來；將這不孝的東西打殺！

「好了，立秋，不許你再多說！老伯伯，你老人家也休息一會兒！本來，現在的世界也變了，作田的人真是一輩子也不想抬起頭來。一年忙到頭，收拾下來，一担一担送給人家去！捐呀！債呀！餉呀！……那裏分得自己還有撈呢？而且市面的穀價這幾天真是一落千丈，我們不想個法子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

們……」

「媽媽的！老子一輩子沒有想過什麼雞巴法子，祇知道要做，不做就沒有吃的……」

「是呀！……立秋你好好地服侍你的爹爹，我們再見！」

三四個後生子走後，立秋隨即和衣睡下。雲普叔的心中，像卡着一塊硬礮的石子。

從立秋回來的第二天起，穀子一擔一擔的由田中挑回來，壯壯地，黃黃地，真像金子。

這壟上，沒有一個人不歡喜的。今年的收成比往年至少要好上三倍。幾次驚恐，日夜疲勞，空着肚皮掙扎出來的貨價，能有這樣豐滿，誰個不喜笑顏開呢？

人們見着面都互相點頭微笑着，都會說老天爺有眼睛，畢竟不能讓窮人一

個個都餓死。他們互相談到過去的苦況：水，旱，忙碌和驚恐，以及餓肚皮的難堪！……現在他們全都好了啦。

市面也漸漸地熱鬧了，物價祇在兩三天功夫中，高漲到一倍以上。相反的，穀米的價格到一天一天的低落下來。

六塊穀四塊！三塊！一直低落到祇有一元五角的市價了，還是最上等的遲穀。

『當真跌得這樣快嗎？』

欣歡，慶幸的氣氛，於是隨着穀價的低落而漸漸地消沉下來了。穀價跌下一元，每個人心中都要緊一把。更加以百物的昂貴，豐收簡直比常年還要來得窘困些了。費了千辛萬苦掙扎出來的血汗似的穀子，誰願那樣不值錢的將它賣掉呢？

雲普叔初聽到這樣的風聲，並沒有十分驚愕，他的眼睛已經被黃黃地穀子

看昏了。他就不相信這樣好好的救命之寶會賣不起錢。當立秋告訴他穀價瘋狂地暴跌的時候。他還瞪着兩隻昏黃的眼睛怒罵道：

『就是你們這班狗牛養的東西在大驚小怪的造謠！穀跌價有什麼希奇呢？沒有出大價錢的人，自己不好留着吃？媽媽的，讓他們都餓死好了！』

然而，尋着兒子發氣是發氣，穀價低！還是沒有法子制止。一塊二角錢一擔遲穀的聲浪，漸漸地傳播了這廣大的農村。

『一塊二角，姨子的兒子才肯賣！』

無論穀價低落到一錢不值，雲普叔仍舊是要督促兒子們工作的。打禾後晒草，晒穀，上風車，進倉，在火烈的太陽低下，終日不停的勞動着。由水泱泱地雜着泥巴亂草的毛穀，一變而為乾淨黃壯的好穀子了。他已自認真的決定着：這樣可愛的救命寶，甯願留在家中吃牠三五年，決不肯爛便宜的將牠賣去。

這原是自己大半年來的血汗呀！

秋收後的田野，像大戰過後的廢壘殘墟一樣，凌亂的沒有一點次序。整個的農村，算是暫時的安定了。安定在那兒等着，等着，等着某一個巨大的浪潮來毀滅牠！

註一：「兜一張桶」，即打禾桶。四方的，很大。四個人支持一張桶，兩個人割稻兩個人打稻。「兜一張桶」，就是說叫四個打稻的人來。

註二：「跛脚桶」就是不够四個人，像跛腳的意思。

八

爲着幾次堅決的反對辦「打租飯」，大兒子立秋又賭氣的跑出了家門。雲普叔除了懊氣之外，仍舊是恭恭敬敬地安排着。無論如何，他可以相信在這一

次「打租」的筵席上，多少總可以博得爺們一點同情的憐憫心。他老了，年老的人，在爺們的眼睛裏，至少總還可以討得一些便宜吧！

一只雞，一只鴨子，兩碗肥肥的豬肉，把雲普叔饞得拖出一線一線的垂沫來。進內換了一身補得規規矩矩了的衣褲，又吩咐少普大堂掃得清清爽爽了，太陽還沒有當空。

早晨雲普叔到過何八爺家裏，又到過李三爹莊上；誠懇地說明了他的敬意之後，八爺三爹都答應來吃他們一餐飯。堤局裏的陳局長也在內，何八爺准許了替雲普叔邀滿一桌人。

桌上的杯筷已經擺好了，爺們還沒有到。雲普叔又恭恭敬敬的站在大門口觀望了一回，遠遠地似乎有兩行黑影向這方移動了。連忙跑進來，吩咐少普和四喜兒暫時躲到後面去，不要站在外面碍了爺們的眼，回條長橙子，重新的將他揩了一陣，自己覺得沒有什麼不乾淨的地方了，才安心地站在門邊侍候爺們

的駕到。

一路總共七個人，除了三爹八爺和陳局長以外，各人還帶了一位算租穀的先生。其他的兩位不認識，一個有兜頤鬚的像菩薩，一位漂漂亮亮地後生子。

「雲普！你費了力呀！」滿面花白鬚子眼睛像老鼠的三爹說。

「實在沒有什麼，不恭敬得很！祇好請三爹，八爺，陳老爺原諒原諒！唉！老了，實在對不住各位爺們！」

雲普秋戰戰兢兢的回答着，身子幾乎縮成了一團。「老了」兩個字說得特別的響。接着便是滿臉的苦笑！

「我們叫你不要來這些客氣，你偏要來，哈哈！」何八爺張開着沒有血色的口，牙齒上堆滿了大糞。

「八爺，你老人家………唉！這還說得上客氣嗎？不過是聊表個戶們一點

孝心而已！一切還是要請八爺的海量包涵，」

「哈哈！」

陳局長也跟着說了幾句勉勵勸慰的話，少普才從後面把菜一碗一碗地捧出來。

「請呀！」

筷子匙羹，開始便像狼吞虎嚥一樣。雲普叔和少普二人分立在左右兩旁侍候。眼睛都注視着桌上的菜肴。當肥肥地一塊肉被爺們吞嚼得津津有味時，他們的喉嚨裏像有無數隻螞蟻在那裏爬進爬出。涎水從口角裏流了出來，又強迫把牠吞進去。最後少普簡直饞得流出了眼淚了。要不是有雲普叔在他旁邊，他真想跑上去搶一塊來吃吃。

像上戰場一般的挨過了半點鐘，爺們都吃飽了。少普忙着泡茶搬桌子，爺們都間散的走動着。五分鐘後，又重新的圍坐攏來。

雲普叔垂着頭，靠着門檻邊站着，恭恭敬敬地聽候爺們說話。

「雲普，飯也吃過了，你有什麼話，現在儘管向我們說呀！」

「三爹，八爺，陳老爺都在這裏，難道你們爺們還不明白雲普的困難嗎？」

總得求求爺們……」

「今年的收成不差呀！」

「是的，八爺！」

「那麼，你打算要說些什麼呢？」

「我想，想求求爺們！……」

「啊你說。」

「實在是雲普去年的元氣傷很了，一時恢復不起來。滿門大小天天要吃這

些，雲普又沒有力量賺活錢，呆板地靠田中過日子。總得要求，要求八爺，三爺

……」

「你的打算呢？」

「總求八爺高抬貴手，在租穀項下，減低一二兩分。去年借的豆子和今年種穀項下，也要請八爺格外開恩！……三爺，你老人家也……」

「好了，你的意思我統統明白了，無非是要我們少收你幾粒穀。可是雲普，你也應當知道呀！去年，去年誰沒有遭水災呢？我們的元氣說不定還要比你損傷得利害些呢！我們的開銷至少要比你大上三十倍，有誰來替我們賺進一個活錢呢？除了這幾粒租穀以外……至於去年我借給你的豆子，你就更不能說什麼開恩不開恩。那是救過你們性命的東西啦！借給你吃已算是開過恩了，現在你還好意思說一句不還嗎？……」

「不是不還八爺，我是想要求八爺在利錢上……」

「我知道呀！我怎能把你吃虧呢？借豆子的不止你一個人。你的能够少，別人的也能够少。這是萬萬做不到的事情啊！至於種穀，那更不是我的事情，

我僅僅經了一下手，那是縣庫裏的東西，我怎麼能够做主呢？」

「是的，八爺的也是真情！雲普老了，這次祇要求八爺三爹格外開一回恩，下年收成如果好，我決不拖欠！一切叨爺們的光……」

雲普叔的臉色十分的沮喪了，說話時的喉嚨也哽酸酸地。無論如何，他要在這兒盡情的哀告。至少，一年的吃用是要求到的。

「不行！常年我還可以通融一點，今年半點也不行！假使每個人都和你一樣的麻煩，那還了得！而且我也麼有那許多精神來應付他們。不過，你是太可憐了，八爺也決不會使你吃虧的。你今年除去還捐還債以外，實實在在還能落到手幾多？你不妨報出來給我聽聽看！」

「這還打得過八爺的手板心嗎？一共收下來一百五十担穀子，三爺也要，陳老爺也要，團防局也要，捐錢，糧餉，……」

「那裏祇有這一點呢？」

「真的！我可以賭咒……」

「那麼，我來給你算算看！」

八爺一面說着，一面回頭叫了那位穿藍布長衫的算租先生：

「滌新！你把雲普欠我的租和賬算算看？」

「八爺，算好了！連租穀，種子，豆子錢，頭利一共一百零三石五斗六升！雲普的穀，每石作價一塊三角六。」

「三爺你呢？」

「大約也不過三十石吧……」

「堤局約十來石光景！」陳局長說。

「那麼，雲普你也沒有什麼開銷不來呀！爲什麼要這樣喚嚇呢？」

「哎呀！八爺！我一家老小不吃嗎？還有團防費，糧餉，捐錢都在裏面！

八爺呀！總要你老人家開恩……」

雲普叔的眼淚跑出來了！在這種緊急關頭中，他祇有用最後的哀告來博取爺們的憐憫心。他終於跪下來了，向爺們像拜菩薩一樣的叩了三四個響頭。

「八爺三爹呀！你老人家總要救救我這老東西……」

「唔！……好！雲普，我答應你。可是，現在的租穀借款項下，一粒也不能拖欠。等你將來到了真正不能過門的時候，我再借給你一些吃穀是可以的！並且，明天你就替我把穀子送來！多挨一天，我便多要一天的利息！四分五！四分五！……」

「八爺呀！」

第二天的清早，雲普叔眼淚汪汪地叫起來了少普，把倉門打開。何八爺李三爹的長工都在外面等待着。這是爺們的恩典，怕雲普叔一天送去不了這許多，特地打發自家的長工來幫忙挑運。

黃黃地，壯壯地的穀子，一石一石的從倉孔中量出來，雲普叔的心中，像

有千萬利刀在那裏宰割。眼淚水一點一點的滴下，渾身陣陣地發顫。英英滿面淚容的影子，蠶豆子的滋味，火烈的太陽，狂闊的大水，靚音粉，樹皮，……都趁着這個機會，一齊湧上了雲普叔的心頭。

長工的穀子已經挑上肩了，回頭叫着雲普叔：

「走呀！」

雲普叔用力地把穀子挑起來，像有一千斤重。汗如大雨一樣地落着；舉眼恨恨地對準何八爺的莊上望了一下，兩腿才跨出頭門。勉強地移過三五步，腳底下活像着了銳刺一般的疼痛。他想放下來停一停，然而頭腦昏眩了，經不起一陣心房的慘痛，便橫身倒下來了！

「天啦！」

他祇猛叫了這麼一句，穀子傾翻了一滿地。

「少普！少普！你爹爹發痧……」

「爹爹！爹爹！爹爹呀！……」

「雲普，雲普！」

「媽媽來呀，爹爹不好了！」

雲普嬾也急急地從裏面跑出來，把雲普叔抬臥在戲台下的一塊門板上，輕輕地在他的渾身上下搥動着：

「你有什麼地方難過嗎？」

「唔！……」

雲普叔的眼睛閉上了。長工將一石一石的穀子從雲普叔的身邊挑過，腳板來往的聲音，統統像踏在雲普叔的心上。漸漸地，在他的口裏冒出了鮮血來。

保甲正帶着一位委員老爺和兩個佩盒子砲的大兵闖進來了。後面還跟着五六個備有籬筐扁担的工役。

「怎麼！雲普生病了嗎？」

少普隨即走來打了招呼：

「不是的，剛剛勞動了一下，發癢！」

「唔！……！」

「雲普！雲普！」

「有什麼事情呀？甲老爺！」少普代替說。

「收捐款的！剿共，救國，團防，你爹爹名下共一十七元一角九分，算穀是一十四石三斗零三合。定價一元二角整！」

「唔！幾時要呢？」

「馬上就要量穀的！」

「啊！啊啊！……！」

少普望着自己的爹爹，又望望大兵和保甲，他完全莫明其妙的發癢了！何李兩家的長工，都自動的跳進了倉門那裏量穀。保甲老爺也趕着鑽了進去：

「來呀！」

外面等着的一羣工役統統跑進來了。都放下蘿筐來準備裝穀子。

「他們難道都是強盜嗎？」

少普清醒過來了，心中勇上着異樣的惱憤。他舉着血紅的眼睛，望了這一羣人，心火一把一把的往上冒。他始終不明白，爲什麼自己辛辛苦苦種下來的穀子，都一石一石的送給人家挑走。這些人又都那樣的不講理性。他咬緊了牙齒，想跑上去把這些強盜抓幾個來飽打一餐，要不是旁邊兩個佩盒子他的向他釘了幾眼。

「唔！……唔！……哎呀！……」

「爹爹！好了一點嗎？……」

「唔！……」

祇有半點鐘功夫，工役長工們都走光了。保甲慢慢地從倉孔中爬出來，望

着那位委員老爺說道：

「完了，除去何李兩家的租穀和堤費外，捐款還不够三石三斗多些。」

「那麼，限他三天之內自己送到鎮上去！你關照他一聲。」

「少普！你等一會告訴你爹爹，還差三石三斗五升多捐款，限他三天內親自送到局裏去！不然，隨即就會派兵來抓人。」保甲惡狠狠地傳達着。

「唔！」

人們在少普朦朧視線中消失了。他轉身向倉孔中一望：天哪！那裏面祇剩了幾塊薄薄的倉板子了。

他的眼睛發了昏，整個的世界都好像在團團地旋轉！

「唔！……吖！……」

「爹爹呀！……」

九

立秋回來了，時候是黑暗無光的午夜！

「真的有搶穀的強盜啊！」

雲普叔又繼連的發了幾次昏。他緊緊地把握着立秋的手腕，顫動的說道：

「立秋！我們的穀子呢？今年，今年是一個少有的豐年呀！」

「立秋的心房創痛了！半響，才咬緊牙關的安慰了他的爹……！」

「不要緊的喲！爹爹。你老人家何必這樣傷心呢？我不是早就對你老人家說過了嗎？遲早總有一天的，祇要我們不再上當了。現在襲上還有大半沒有納租穀還捐的人，都準備好了不理他們。要不然，就是一次大的拚命！今晚，我還要到那邊去呢！」

「啊！…………！」



模糊中雲普叔像做了一場大夢。他隱約的了解兒子立秋不常在家的原因。十五六年農民會的影子，突然地浮上了他的腦海裏。免強的展開着眼睛，苦笑

的望了立秋一眼，很遲疑的說道：

『好，好，好啊！你去吧，願天老爺保佑他們！』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〇日脫稿於上海。

豐收・九四

火

豐收・九五

何八爺的臉色白得像燒過了的錢紙灰，八字眉毛緊緊地蹙着，嘴唇和臉色一樣，閉得牢牢的，祇看見一條縫。

拖着鞋子，雙手抱住一根水烟袋，在房中來回的踱着。烟袋裏的水咕咚咕咚的響，青烟從鼻孔裏鑽出來，打了一個翻身。便輕輕地向空間飛散。

天黑得怕人，快要到中秋了，連一顆星星都看不見。房間裏祇有煙榻上點着一盞小青油燈，黃豆子樣大，一跳一跳地。戶外四圍都沉靜了，偶然有一兩聲狗兒的吠叫，尖銳地鑽進到人們的心坎裏。

多麼不耐煩喲！那外面的狗兒吠聲，簡直有些像不祥之兆。何八爺用腳狠命的在地上蹙了幾下，又抬頭望望那蹲在烟榻上的女人。

女人是聽差高瓜子的老婆，叫做花大姐，朝着何八爺裝了一個鬼臉兒。說道：

「怎麼，睏不睏？爺，你老歡喜多想這些小事情做什麼啊！反正，誰能夠逃過你的手掌心呢？」

「混賬！堂客們曉得什麼東西！」

八爺信口的罵了這麼一句，又來回兜過三五個圈子，然後走到烟榻旁邊躺下。放了水烟袋，眼睛再向天花板出了一會兒神，腦子裏好像塞住着一大把亂麻，怎麼也想不出一個解脫的方法，花大姐順手拾起一根烟杆來，替他做上一口火。

「爺，你總不相信我的話呀！不是嗎？我可以擔保，這一班人終究是沒有辦法的。青明爐罐放屁，決沒有那樣的事情來，你祇管放心好了，何必定要急得如此整夜的不安呢！」一邊說，一邊將那根做好了烟的烟槍遞過來。

八爺沒有響，臉皮沉着，接過槍口來，順手在花大姐的下身擰了一把。

「要死啊！爺，你這個鬼！」花大姐的腿子輕輕地一顫。

使勁的抽着，一口烟還沒有吃完，何八爺的心思又火一樣的燃燒起來了。

他第三次翻身從烟榻上立起來，仍舊不安的在房子中兜着那焦灼的圈子。

他總覺得這件事情終究有些不妥當，恐怕要關係到自家兩年來的計謀。這些東西鬧的比去年還要兇狠了，真正了不得！然而事情大小，總要有個商量才行。於是他決心的要花大姐兒將王滌新叫起來問一問：

「他睡了呀！」花大姐懶洋洋的回答着。

去！不要緊的，你祇管把他叫起來好了！」

「唔，討厭！你真是一個胆小如鼠的人，聽不到三兩句謠言，就嚇成這個樣子，真是哩！……」

「小妖精！」

何八爺罵道一句。

王滌新從夢中驚醒來，聽到聲音是花大姐，便連忙爬起來，一手將她撲着

：『想死人啊！大姐，你真有良心！』

『不要歪纏，爺叫你！趕快起來，他在房裏等着哩！』

『叫我？半夜三更有什麼事情？』

『大約是談談收租的事情吧！』

『唔！』

『哎喲！你要死啦！』

鬼混一會，他們便一同踏進了八爺的烟房。王滌新遠遠地站着，避開着花大姐兒。嘴巴先顫了幾下，才半吞半吐的說：

『八爺，夜，夜裏叫我起來，有什麼事情吩咐呢？』

八爺的眉頭一皺：

「你來，滌新！坐到這裏來，我們詳細的商量一件事。」

「八爺，你老人家祇管說。假如有用得着我王滌新的地方，即使「赴湯蹈火，」也屬「義不容辭。」男子漢，大丈夫，忘恩不報，那還算得人嗎？」

「是的！我也很知道你的爲人，所以才叫你來一同商議。就是因爲——」
八爺很鄭重的停一停，才接着說：「現在已經快到中秋節了，打租飯正式來請過的還不到幾家，其餘的大半連影響都沒有。昨天清明爐罐來說：有一些人都準備不繳租了。滌新，這事情你總該有些知道呀！……」

「唔！」王滌新一楞：「這風聲？八爺！我老早就聽到過了呀！佃戶們的確有這種準備。連林道三，桂生，王老大都打成了他們一夥兒。先前，我不想告訴八爺的，暗中去打聽一個明白後再作計較，現在八爺既然知道了，也好；依我看來，還得及早準備一下子呢？」

「怎樣準備呢？依你？」

王滌新的腦袋捱了幾搥，像很有計劃似的，湊近何八爺的耳根，噤哩咕魯說了一陣。於是八爺笑了：

「那麼，就祇有他們這幾個人嗎？」

「還有，不過這是兩個最主腦的人：上屋癩老大和曹雲普家的立秋。八爺！你不用着急，無論他們多少人，反正都逃不過我們的手心啊！」

「是呀！我也這麼說過，爺總不相信。真是哩，那樣胆小，怕這些蠢牛！」

……」

花大姐連忙插上一句，眼珠子從右邊溜過來，向王滌新身上一落。隨即，便轉到八爺的身上了。

「堂客們曉得什麼東西？」

八爺下意識的罵了她一句。回頭來又同王滌新商量一陣，心裏好像已經有

了七八分把握似的，方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惡氣。

停了一停，他朝滌新說：

『那麼，就是這樣吧！滌新，你去睡：差不多要天亮了。明天，明天看你的！』

退出房門來，王滌新又掉頭釘了花大姐一眼；花大姐也暗暗地朝他做了一個手勢，然後趕上來，拍——的一聲將房門關上。

一一

這一夜特別清涼，月亮從黑雲中擠出來，散布着一片銀灰色。臥龍湖的水，清澈得同一面鏡子一般；微風吹起一層細細的波浪，縐紋似的浮在湖面。

遠遠地，有三五起行人，繼續繼續的向湖邊移動；不久，都在一棵大楓樹

下停住着。突然的，湖中飛快的搖出兩隻小船，對着楓樹那兒直駛；湖水立刻波動着無數層圈浪，月光水銀似的散亂一滿湖。

悄悄地，停泊在楓樹下面；人們一個一個踏上去，兩隻小船兒裝滿了。

「開呀，小二疤子！」

「還有嗎？」

「沒有了，祇有亮亮頭生毛病，沒有去叫他。」

聲音比蚊子還細。輕輕的一篙，小船兒掉頭向湖中駛去了，穿過湖心，穿過蛇頭嘴，一直靠到蜈蚣洲的脚下。

大家又悄悄地走上洲岸，迎面癩大哥走出來，向他們招招手：

「這兒來，這兒來！」

大夥兒穿過一條蘆葦小路，轉灣抹角的走到了一所空曠的平場。

四圍沉靜，每個人的心裏都懷着一種異樣的歡愉，十五六年時的農民會遺

留給他們的深刻的影子，又一幕一幕的在每個人的腦際裏放映出來。

於是，他們都現得非常熟習的開始了。

「好了，大家都請在這兒坐下吧！說說話是不要緊的，不過，不要太高聲了。」癩大哥細心的關照着。

「到齊了嗎？大哥。」

「大約是齊了的，祇有亮亮頭聽說是生了病。現在讓我來數數看：一位，兩位，三位，……不錯，是三十一個人！」

人數清楚了，又招呼着大家圍坐攏來，成一個小圈子，說起話來比較容易聽得明白。

「好了！大哥，我們現在要說話了吧。」

「唔！」

「那麼，大哥，你先說，說出來哪個人不依你，老子用拳頭揍他！媽媽的

「……」李懋子是一個躁性子人。說着，把拳頭高高的揚起。

贊成！贊大哥的成！大哥先說，不許哪一個人不依允！」

「贊成！」這個十五六年時的口語，現在又在他們的嘴邊裏流行起來。

「大哥說，贊成！」

「贊成，贊成！」

「好了！……」癩大哥急急地爬起來向大家搖搖手。慢輕輕的說道：「兄弟伯叔們！現在我們說話不是這樣說的，請你們不要亂。我們今夜跑來，不是要聽哪一個人的指教，也不是要聽哪一個人的吩咐的，我們大家都要說幾句公平話。祇看誰說得對，我們就得贊成他，誰說得沒有道理，我們就不贊成他，派他的不是，要他從新說過。所以，請你們不要硬以爲我一個人說的是對的。懋子哥，你的話不對；並且我們不能打人，我們是要大家出主意，大家都說公平話，是嗎？」

「嘿！打不得嗎？打不得我就不打！李憨子是躁性子人，你們大家都知道的！大哥，我總相信你，我說得不對的，你祇管打我罵我，憨子決不放半個屁！大哥，是嗎？……」

「哈哈！憨子哥到底正直！」

大家來一陣歡笑聲。憨子祇好收拾自家的拳頭，臉上紅紅的到有些不好意思了。懶大哥便連忙把話兒拉開了：

「喂！不要笑了，正經話還多着哩！」

「好！大家都聽！」

「各位想必都是明白的，我們今天深夜跑到這裏來到底爲的什麼事？今年的收成比任何年都好，這辛辛苦苦饑着肚皮作出來的收成，我們應當怎樣的用牠來養活我們自家的性命；怎樣不再同去年和今年上半年一樣，終天餓得昏天黑地的，撈不到一餐飽飯。現在，這總算是到了手的東西，穀子在我們手裏便

能救我們自己的性命，給人家奪去了我們就得餓肚皮，同上半年，同去年一樣。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將我們的穀子給人家奪去；我們不能將自己的性命根子送給人家。一定的，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還要活！還要活！……半個月來，市上的穀價祇有一塊二角錢一擔了。這樣一來，我可以保證：我們在坐的三十多個人中，無論哪一個，把他今年收下來的穀子統統賣了去，仍舊會還去年的欠賬不清。單是種穀，何八發下來的是十一塊，現在差不多一担要還他十担了。還有豆子錢，租穀，幾十門絹款，團防，堤費……誰能夠還得清呢？就算你肯把今年收下來的統統給他們挑去，還是免不了要坐牢監的，普雲叔家裏便是一個很明白的榜樣；一百五六十擔穀子全數給他們搶去。還不够三石三斗多些，一家五六口人的性命都完了，這該不是假的吧！立秋在這兒，你們儘可向他問。所以，我們今天應該確切的商量一下，看用個什麼方法才能保住我們的穀子，對付那班搶穀子的強人！爲的我們都還要活！……」

「打！媽媽的，老子入他的娘！這些活強盜，非做他媽媽的一個乾淨不行。」李慈子實在忍不住了，又爬起來雙腳亂跳亂舞的罵着。癩大哥連忙一把扯住他，

「慈子哥！你又來了！你打，這個時候，這個地方，你到底要打哪一個呢？坐下來吧，總有得給你打的！」

「唔！大哥，我實在，……唉！實在，……」

「哈哈！」

大家都笑着，慈子的話沒有說出來，臉上又通紅了。

「請大家不要笑了！」癩大哥正聲的說：「每一個人都要說話：我們應當怎樣的安排着，對付這班搶穀子的強人：從左邊說起，立秋，你先說！」立秋從容的站起來：

「我沒有別的話說，因為我也是一個做錯了事的人。十天前我沒有想出一

個法子來阻止我的爹爹不請打租飯，以致弄得一倉穀子都給人家搶去，自己餓着肚皮，爹爹病着沒有錢去醫好，一家人都弄得不死不活的。不過，我可以告訴大家：如果有人還想能够在老闖爺們手裏討得一點面子或便宜時，我真是勸他不起這念頭的好！我爹爹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叩了千萬個響頭，哭喪似的，結果還是沒有討得半升穀子的便宜。利上加利，租上加租，統統給他們搶完還不够。所以，我敢說：如果還想能在這班狗入的面前哀告乞憐的討得一點甜頭，那真是一輩不能做到的夢啊！……」

「大家聽了嗎？立秋說的：哀告乞憐的去求老闖爺們，完場總是恰恰相反，就像這回雲普叔一樣。所以我們如今祇能用蠻幹的手法對付這班狗入的。立秋的話已經說完了，高鼻子大爹，你呢？」

「我嗎？半條性命了，在世的日子少，黃土裏去的日子多。今年一共收到十九擔多穀子，老夫婦吃剛够。媽媽的，他們要來搶時，老子就給他們拚了這

條老命，死也不給這班忘八入的！」

「好！贊大爹的成！」

大家一聲附和之後，癩大哥又順次的指着道三叔。

「一樣的，我的性命根子不能給他們搶去！昨天何八叫那個狗入的王滌新小子來嚇我。限我在過節前後繳租，不然就要捉我到團防局裏去！我答應了他：「要殺子沒有，要性命我可以同你們去！」他沒有辦法，又對我軟洋洋的說了一些好話。因為我的堂客聽得不耐煩，便拖起一枝「牢刷板」來將他趕走了！」

「好哇！哈哈！用牢刷板打那忘八入的，再好沒有了，三孀真聰明！」
繼着，又輪到憨子哥的頭上了

「大哥！你不要笑我，我有拳頭。要打，我李憨子總得走頭前！嘿！怕事的不算人。我橫豎是一個光蛋！……」

「哈哈！到底還是鷄子哥有勁！」

「……………」

「……………」

一個一個的說着。想到自己的生活，每一個的眼睛裏都冒出火來，都恨不得立刻將這世界打牠一個翻轉，尤其是十五六年時農民會所印象給他們的，三十多個人都說完了，繼續便是商量如何對付的辦法。因為張家坨，陳字嶺，嚴坪寺，這些地方處處都已經商量好了的。並且還派人來問過：曹家壟是不是和他們一樣的弄起來！所以今夜一定要決定好對付的方法，通知那些地方，以免臨時找不到幫手。

又是一陣喧嚷。

誰都是一樣的。決定着：除立秋家的已經沒有了辦法之外，無論那一個人的捐款租穀都不許繳。誰繳去誰就自己討死，要不然，就是安心替他們做狗去

。假如他們再派那些活狗來收租時，就給他媽的一頓飽打。請團丁來嗎？大家都不用怕，都不許躲在家裏。大大小小，老幼男女都跑出來，站一個圈子請他們槍斃！或者跪下來一面向他們叩頭，一面爬上去，離得近了，然後站起來一個衝鋒，把他們的東西奪下來，做，做，做他媽媽的一個也不留！

最後，大家又互相的勸勉了一番：每一個人回去之後，都不許懈怠，分頭到各方面去做事，尤其是要去告訴那些老年頑固的人。然後，和張家埕嚴坪寺陳字嶺的人聯合！反正，大家一齊……

月亮漸漸地偏西了，一陣歡喜，一陣憤慨，捉住了每一個人的心弦，緊緊地，緊緊地扣着！十五六年時的農民會，又好像已經開展在每一個人的面前似的。船兒搖動了槳條打在水面上，發出微細的咿啞聲。仍舊在那棵大楓樹下，他們互相點頭的分別着。

雲普叔勉強的從床上掙扎下來，兩腳彈棉花似的不住的向前打跪，左手扶着一條橈子移一步。右手連忙撐着牆壁。身子那樣輕飄的。和一隻風車架子一樣。二三十年來沒有得過大病，這一次，總算是到閻羅殿上打了一次轉身。他盡力的支撐到頭門口：世界整個兒變了模樣，自家也好像做了兩世人。

「唉！這樣一天不如一天，不曉得這世界要變成一個什麼樣子！」
他悠長的嘆了一聲氣，靠着牆壁在階級邊坐下了。

眼睛失神的張望着，猛然地，他看了那隻空洞的倉門，他想起自己金黃色的穀子來，內心中不覺又是一陣炸裂似的創痛。無可奈何的，他祇好把牙齒咬緊，反過頭來不看牠，天，他望了一望，晦氣色的，這個年頭連天也沒有良心

了。再看看自家心愛的田野，心兒更加傷痛！狗入的，那何八爺的莊子，首先就跑進到他的眼睛中來。

雲普叔的身體差不多又要倒將下來了，他硬想閉上眼睛不看這吃人的世界。可是，他不可能呀！他這一次的氣太受足了，無論如何，他不能帶着這一肚皮氣到棺材裏去。他還要活着，他還要留着這條老命兒在世界上多看幾年：看你們這班搶穀子的強人還能夠橫行到什麼時候？

他不再想恨立秋了。到反祇恨他自己早些不該不聽立秋的話來，以致弄得倉裏空空的，白辛苦一場給人家搶去，氣出來這一場大病。兒子終究是自家的兒子，終究是迴護自己的人；世界上決沒有那樣的蠢材，會將自家的十個手指兒向外邊跪折！

相信了這一點，雲普叔漸漸的變成了愛護立秋的人，他希望立秋早一些出去，早一些回來，多告訴他一些別人不請打租飯和不納租穀的情況。

「是的，蠢就祇蠢了我！叩了他媽媽的千萬個頭，結果仍舊是自己打開倉門，給他們搶個干干淨淨！」雲普叔每一次聽到兒子從外面回來，告訴他一些別人聯合不納租穀情況時，他總是這樣恨恨的自家向自家責罵着。

天又差不多要黑了，兒子立秋還不見回來，雲普叔一步移一步的摸進到房裏，靠着床邊坐着。少普將夜飯搬過來，雲普叔老遠望他搖了一搖手，意思好像是等他等待立秋回來時一道吃，

的確的，自蜈蚣洲那一夜起，立秋他比任何人都興奮些！幾天功夫中，他又找到了不少的新人物。每天，忙得幾乎連吃飯的功夫都沒有，回家來常常是在半晚，或是剛剛天亮的時候。

今夜，他算是特別的回得早，後面還跟着有四五個人一羣。誇進房門，一直跑到雲普叔的床側。

「你老人家今天怎樣呢？該好了些吧！」

雲普叔懂得，這是和顏悅色的癩大哥的聲音，他連忙點頭的苦笑了一笑，想爬起來和他們打個招呼；身子不覺得發抖的要倒。

「啊呀！……！」

小二疤子嚇了一跳，連忙趕上來雙手將他扶住。輕輕地放下來說：

「你老人家不要起來，站不住的，還是好好的躺一躺吧！」

「唉！先前還移到了頭門口，現在連站也站不起來了。這幾根老骨頭……」

唉！大哥小二哥，祇怕是……！」

「不要緊的，老叔叔，慢慢的再修養幾天就會好了，不要心焦，不要燥！」

「」

「唉！大哥，謝謝你！你們現在呢？」

「還好！」

「租穀繳了沒有？用什麼方法對付那班強盜的？」

「我們有什麼辦法呢？叔叔！除非他們走來把我們一個個都殺死，不然，我們是不會繳租的。繳了馬上就要餓死，不繳說不定還可以多活幾日。性命抓在自己的手裏，不到死是不會放鬆的啊！」

「是的，除此以外，也實在再沒有辦法。蠢就祇蠢了我一個人，唉！媽媽的，早曉得他們這班東西要吃人，我，我，……唉！……」雲普叔說着說着，一串眼淚，又偷偷地溜到了腮邊。

「老叔叔，你老人家也用不着再傷心了，過去了的事情都算了，祇要我們以後不再上當！……」

「是的！不過，不過，唉！大哥，現在我們，我們一家人連吃的穀都沒有，了，明天，明天就……唉！他媽媽的！」

「不要緊啊？我們總可以互相幫忙的，你老人家祇管放心好了！」

「唉！大哥，立秋這孩子，他完全要靠你指教指教他呀！」

雲普叔的心裏悽然的！然而，他總感覺得這一羣年青人都有無限的可愛。以前憎恨他們的心思，現在不知道怎樣的一點兒也沒有了。他祇覺得他們都是有生氣的人，全不像自家那般的沒有出息。

大家閒談了一會，癩大哥急急的催促立秋吃完了晚飯，因為事情已經做到了要緊關頭。主要的還是王滌新和李茂生那兩個狗東西挨了三四頓飽打，說不定馬上就要弄出來重大的事變。請團丁，頒大兵，那就是地主爺們對付小佃家的最後手段。必然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料到的。

『最要緊的還是聯絡陳字嶺！……』癩大哥很鄭重的說：『立秋，你今晚一定要跑到那邊去，找找陳聘三，詳細的，要他告訴你他們的情形，假如事情鬧大了的話，我們還可以有一條退路！』

『好！』立秋回答着：『嚴坪寺那兒你們準備派哪一個人去呢？恐怕他們現在已經被迫繳租了！今天中飯時，王三馬糊對我說：團防局裏的團丁統統開

到那裏去勒逼收租去了！假如那邊的人心能給他們壓下來，我們這兒就要受到不小的影響。所以我說：那邊一定要很快的派一兩個人去！」

「當然的，不過你到陳字嶺去也很要緊，要不然，我們就沒有退路。張家坨他們比我們弄得好，聽說李大杰那老東西這兩天還嚇得不敢出頭門：收租的話，簡直談都談不到！」

「好了，就是這麼辦吧！大哥，你還要去關照桂生哥他們一聲：夜裏要當心一點，頂好不要在家裏睡覺！李茂生那個狗東西最會掉槍花，還是小心一些的比較好！」

「是的，我記得！你快些動身，時候已經不早了！」

賴大哥催着，立秋剛剛立起身來，雲普叔反身拖住了他的手，顫聲的吩咐道：

「秋，秋兒！你，你一定要小心些啊！」

雲普嬌也跟着囑咐了幾句，立秋安慰似的回答了他們：

「我知道的喲！爹媽，你們二位老人家祇管放心吧！」

夜色清涼，星星在天空閃動。他們一同踏出了「曹氏家祠」的大門。微風迎面吹來，每一個人的身心，都感到一種深秋特有的寒意。

田原沉靜着，好像是在期待着某一個大變動的到來。

四

因為要等李三爹，何八爺老早就爬起來了，一個人在房中不耐焦灼的迴旋着；心頭一陣陣的憤慨，像烈火似的燃燒着他的全身。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今年收租的事情會弄出這樣多的枝枝節節出來。

自己手下的一些人真是太沒有用了，平常都祇會說大話，吹牛皮，等到事

情到了要緊的關頭，竟沒有一點兒用處，甚至於連自己的身子也都保不牢。何八爺腦恨極了，在這些人身上越想越加使他心急！

突然的，花大姐打扮得妖精似的從裏面跑出來，輕輕的從八爺的身邊擦過，八爺順口喝了一下：

「哪裏去？大清早打扮得妖精似的！」

「不，不是的！老太太說：後面王滌新痛得很可憐，昨晚叫了一通夜，她老人家要我去看看，是不是他那條膀子真會斷？叫得那樣怪傷心的……」

「媽媽的，嘿！讓他去好了，這種東西！事情就壞在他一個人手裏！」

花大姐瞟了他一眼，仍舊悄悄的跑了過去。何八爺的心中恨恨的又反覆思量一番，這一次的事情弄得潑湯，完全是自己用錯了人的原故。早曉得王滌新這東西這樣草苞似的無用，無論如何也不會把那些重大的責任交給他。現在還有什麼辦法呢？事情已經糟得如此一塌糊塗了：

一榻湖塗

豐收·一二二

恨着，他祇想能够找出一個補救的辦法來。迎面，李三爹跨進門來了，八爺連忙迎將上去：

「三爹，你早呀！」

三爹的眉頭也是蹙着的，勉强的笑了一笑：

「早？你已經等得很久了吧！」

「沒有！沒有！剛起來不一會兒！進來請坐，高瓜子點火，泡杯茶來！」

「不要客氣！老八……」

李三爹很親切的和八爺說着：

「你看，這件事情到底怎麼辦？你們這邊的情形恐怕還沒有我們那邊的兇吧？算是我和競三太爺兩家吃虧吃的頂大，幾個收租的人都被打得寸骨寸傷的兇着，抬回來，彈都不能彈動了，茂生恐怕還有性命之虞！所以，你今天不派人來叫我，我也要尋來和你商量一下，是否還有補救的辦法？……」

「這個，除我們去請一兩排團丁來，把爲首的幾個都給他抓起，或者還可以把他們弄散，這是我的意思！」

「是的，兢三太爺也是這麼說。可是，老八，我看這也是不大十分妥當的事情，恐怕梁名登要和我抬槓子。上一次他派兵來收捐，我們都不是回絕了他答應代替他收了送去嗎？那時候他的團丁還祇收了曹雲普一家。現在我們連自己的租都收不來，都要去請他的團丁幫忙，這不是給他一個現成的話柄嗎？」

「不會的喇，三爹！你總祇看到這小微的一點，這有什麼關係呢？事情到了危急的時期，他還有心思來和你抬這些無謂的槓子嗎？收租不到，他自己不得了，捐款繳不上去，團丁們沒有餉，他不派人來，他能可把這事情擺脫不管嗎？世界上真是沒有這樣一個蠢東西。大家都是同船合命的人，沒有我們就沒有他自己，至少他梁名登不會有今日！……」

「是的，老八你的話很對！不過你打算去請多少人來呢？聽說鎮上的團兵

開到各鄉下去收租去的很不少呀！」

「多了開銷不下，少了不够分配，頂好是兩排人！不過依我的配備是這樣：首先抓那些主使抗租的人，然後把隊伍分散，駐在每一個人的家裏。譬如你那裏，競三太爺和我這裏，都經常的駐紮三五個；再將其餘的一些人會同各家的長工司務，挨家挨戶去硬收，這樣三四天下來，就可以收回來一個大概，至多也少不了幾升！」

「好的，我回去告訴競三太爺。就請你先到鎮上去！團丁的招呼，火食，我和競三太爺來預備好。他媽的，不拿一點利害給這些蠢東西看，也真是無法無天！八爺，我們明天再見！」

「好的，我們明天再見！」

在國防局裏。

梁局長沒有回話，眼睛側面向何八爺瞟了一下，才重聲的說道：

「你們那邊怎麼也弄到這個地步了呢？早些又不來！現在這兒的弟兄統統派到四鄉去了，每一個坑子裏今年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為祇有你們那邊沒有來人，我總以為你們比旁的地方好，誰知道……」

「本來沒有事情的！」八爺連忙分辯着：「因為這一回出了幾個特別激烈的份子，到處煽動佃戶們不繳租穀，所以才把事情弄大起來。老梁，祇要你派一排人給我，將幾個激烈份子抓來，包管能把他們壓下去！」

「現在局子裏僅僅祇剩了八個弟兄，你叫我拿什麼來派給你呢？除非到縣裏總局去撥人來，那我不能去丟這個面子。連幾個鄉下的農夫都壓制不下來，還說得上剷除土共？八翁！你是明白人，這個現成的釘子，我不能代你們去碰呀！」

「錯是不錯的！不過，老梁，你總得替我想個辦法！是不是還可以在旁的外鄉調回排把人來救救急！譬如十八坑，巖坪寺這些地方。……」

「嘿！巖坪寺昨夜一連起了三次火，十八坑今天早晨還補派了一班人去！據王排長的報告：農夫還想準備槍槍！……」

「那怎麼得了呢？老梁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

何八爺哭喪似的。梁局長從容的喝了一口茶，眼睛仰望着天花板出神的想着。半晌，他才漸漸的把頭低下來，朝着何八爺皺了一皺眉頭，很輕聲的說道：

「就是這樣吧！我暫時交給你四個人。八翁，你先回去，把那幾個主使的傢伙先抓下來。假如事情鬧大了，我立刻就調人來救你的急！」

「謝謝你！」

失望的，何八爺領着四個老槍似的鬍垂了頭喪氣的跑回來，天色已經漸漸的烏黑起來了。

是四更時分！在雲普叔的家裏：

立秋拖着疲倦的身子從外面歸來，正和雲普叔說不到三五句話，外面突然傳來一陣激烈的打門聲音！

自己的病差不多好全了，爲着體恤兒子的疲勞起見，雲普叔自告奮勇的跑去開門：

「誰？那一個？……」

「我！」

聽不出是誰的聲音，雲普叔連忙將一扇大門打開了！瞧着：

衝進來一大羣人！

爲首的是何八爺家裏當差的高瓜子，後面跟着三四個揹盒子炮的團丁。

「什麼事呀？小高瓜子！」

雲普叔沒有得到回話，他們一齊衝進了房中！

「就是他，他叫曹立秋！」

高瓜子伸手向立秋指着，四個團丁一齊跑上去抓住他，將盒子炮牢牢的對住他的胸口！

「什麼事？你們說出來！抓我？我犯了誰的法？」

「嘿！你自己還假裝不知道嗎？媽媽的！」

團丁順手就是一個耳光。隨即拿手銬將立秋扣上：

「走！」

昏昏的，雲普叔清醒了！一眼看定高瓜子，不顧性命向他撲去！

「噯呀！你這活忘八呀！你帶兵來抓我的秋兒！你趕快將他放下，媽媽的，老子入你的娘！……」

雲普熾和少普都圍攔來了，拚性命的和高瓜子扭成一團：

「活忘八呀！你抓我的兒子……」

「放手不？你們自己養出這種壞東西來！」

團丁回轉來替高瓜子解開了，在雲普叔身上狠狠的踢了兩腳，一窩鋒的拖着立秋向外而飛跑！

「老子入你的娘啊！何八你這狗雜種！你派高瓜子來……」

黑暗中，雲普叔和少普不顧性命的追了上去！雲普嬭也拖着四喜兒跟在後面哭爺呼娘的，一直追到何八爺的莊上。

莊門閉得牢牢的。

五

太陽血紅色的湧出來，高高的掛着。

曹家壟四圍都騷動了，曠野中盡是人羣，男的，女的，老的，小的，……

喧嚷奔馳，一個個都憤慨的，眼睛裏放出來千丈高的火燄！

『大家都出來，要命的，一概不許躲在家裏！』

像瘋狂了的大海，像爆發了的火山！

『去，一齊衝到何八的家中去！救立秋，要死大家一同死！』

『好呀！衝到何八的家中去！』

人們像潮水似的湧動着。

痛兒子，像割了自己心頭的肉一般，雲普叔老夫婦跑在最前面。自穀子被搶去一直到現在，雲普叔才深刻的明白：世界整個兒都是吃人的！

『大哥呀！我這條老命不能要了！早晨，他的門關得穩緊的，我沒有辦法

！現在，請你替我幫忙我把牠衝開！我要衝進去同何八這狗入的去拚命！……』

『衝呀！』

四面圍圍的圍上去，何八爺的莊子被圍得水洩不通；千萬顆人頭攢動，喊



聲差不多震破了半邊天！

莊門仍舊是閉住的，三個團丁從短牆角上鬼頭鬼腦的探望着。人們一層層的逼近攏來，差不多要衝到莊門口了，突然的：

拍！拍！拍！……

幾顆子彈從牆角裏飛來。

『嘩……』

像天崩地裂的一聲。左邊有三四個人倒在地上，血湧泉似的流出來。人們立時就像瘋狂了的猛虎一樣：

『嘩！殺人呀！』

『生哥倒了！嘩！李憨子你趕快領一批人從後門衝進去！』

『衝呀！』

拍！拍！拍！

「噠！」

「好哇！大門衝開了！衝進去！」

牽絡索似的，人們都從大門口衝進來！牆角邊的三個團丁驚得同木雞一樣，渾身發抖，駁壳槍都給扔在地上！

人們跑上去，三個都抓下來了！

「打死他們！」

「活的吃了他！」

「我的兒呀！趕快說出來，你們還有一個呢？作晚給你們捉來的那個人現在在那裏？說！……」

「我，我，……救命呀！我不知道他們！……」

「入你的祖宗！」

「噠噠！」雲普叔跑來很命的咬了一個團丁一口。「你到底說不說！我的

秋兒給你們關在那裏！」

「救救我的命啊！我說，老伯伯，老爺爺！你救救我！……」

「在哪裏，在哪裏？……」

「已，已，已經押到鎮上去了，早，早晨！……」

「噯喇！老子入你的媽……不好了！」雲普叔的眼淚雨一樣的流下來，再蹲上去，又狠命的一口。

那個老團丁的耳朵血淋淋掉下來。

「噯喇！救……」

「嘩！」

又是一陣響震。李慈子從後面衝出來，眼睛像獵狗似的四圍搜索着。一眼看見了癩大哥，急急的問道：

「你、你們抓住了何八那烏龜嗎？」

「沒有！」

「糟糕！吃逃走了。大家細心去尋！小二痞子，你到外面去巡哨！」
又凌亂了一會。

「喂！你們看，這是誰？」

大家立刻回轉頭來，高鼻子大爹一手提着一個男子，一手提着一個女人。

笑嘻嘻的向大家一揮！

「呀！王滌新你這狗入的還沒有死嗎？」

林道三跑上來一脚，踢去五六尺遠！

「唔，救……」

「這是一個妖精，媽媽的，幹死她！」

「哈哈！」

「媽媽的，誰要幹這臭婊子！拍！——」

一個大巴掌打在花大姐的臉上。

「哈哈！帶到那邊去！綁在那三個團丁一起！」

大家又是一陣搜索！一個老太婆跑出來，手戰動的敲着木魚口中「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念着。

「這要死的老東西！」

僅僅鄙夷的罵了一句，並沒有人去理會她。

大家搜着，仍舊沒有捉到何八爺！失望的，沒有一個人肯離開這個莊子。

「不要急，你們讓我來問她！」高鼻子大爹笑嘻嘻的說：「告訴我，花大姐！你說出來我救你的性命：你家的爺躲在那裏？」

「老爹爹！祇要你老人家救我，我肯說。不過，放了我，還要放了他！……」

……花大姐一手指着地下的王滌新說。

「好的！放你們做長久的夫婦！」

大家一陣悶笑，花大姐到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忸怩的剛想開口說，不防突然的那個老太婆跑來將她扭住：

「你敢說！你這不要臉的白虎尻！你害了我一家，你偷了漢子，還要害你爺的性命！」

兩個人扭着打轉。花大姐的臉兒給抓出了幾條血痕！

大家拉開了老太婆。花大姐向高鼻子老爹哭着說：

「老爹爹救我呀！嗚！嗚！……！」

「你祇管說。」

「他，他同高瓜子兩個，都躲在那個大神櫃裏面！」

「好哇！」

一聲喊震，人家都擠到神櫃旁邊，清晰的，裏面有抖索的聲音。癩大哥一手打開櫃門，何八爺同高瓜子兩個蹲在一起，滿身灰菩薩似的戰慄着。

「我的兒呀！你們原來在這裏！」

李懋子將他們一把提出來，順手就是兩個巴掌！雲普叔的眼睛裏火光亂迸，像餓虎似的抓住高瓜子！

「你這活忘八呀！你帶兵來捉我的秋兒，老子要你的命，你也有今朝呀！」牙齒切了又切，眼淚豆大一點的流下來！張開口一下咬在高瓜子的臉上，拖出一塊巴掌大的肉來！

高瓜子做不得聲了。何八爺便同殺豬似的叫起來。

大家邊打邊罵的：

「你的種谷十一元！……」

「你的豆子六元八！……」

「你硬買我的田！……」

「你弄跑我的妹子！……」

「我的秋子！……」

「……」

怒火愈打愈上昇，何八爺已經祇剩了一絲兒氣了。癩大哥連忙喝住大家：

「喂！弟兄們！時候不早了，鎮上恐怕馬上就有大兵來！我們還要到李大

杰家中去，現在我們怕不能再在這兒站腳了。」

「好！衝到張家坨去！」

「那麼，把這些東西統統拖到外面去幹了他！免得逃走！」

「好！」

一串，老太婆除外，七個人。花大姐滿口的冤枉！

「高鼻子老爹……你答應救我的啦！你怎麼不講信用了！救，救……」

在莊門外面，輕便的事情都做完了。自己傷亡的七八個人用涼床抬起來，

穀子車着。



「去呀！衝到張家坨去，幹李大杰周競三那狗東西去呀！」
仍舊同潮水似的，男男女女，老老幼幼的一大羣，又向張家坨衝去了！

六

入夜，梁局長從縣城裏請求了一營大兵親自趕來，曹家壟祇剩了一團冷靜的空氣。

據偵探的報告：亂民已經和雪峯山的匪人取了聯絡，陳字嶺，張家坨，嚴坪寺週圍百餘里都沒有了人烟，統統逃到雪峯山去了。

梁局長急得雙腳亂跳，三四天中損失了一百多團丁和槍械不算，還弄得縱橫這樣沒有人煙，自己的飯碗敲碎，回到總局長裏去更交不了差。

憤怒的，他展望着這凌亂的原野，心火一陣陣地往上冒，再看看這一營大

兵，自家非常婉惜地感覺得無用武之地，猛然他發出來一個報復似的命令：

『四面散開，把大小的茅瓦屋統統給我放牠一把火！媽媽的，斷絕他們的歸路！』半個時辰之後，紅光彌漫了天空，壘中沉靜了的空氣，又隨着火花的燦爛而漸形活躍起來。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作於上海。九月十七日修正。



電
網
外

風聲又漸漸地緊起來了。

田野裏，遍地都是人羣，互相往來的奔跑着，談論着。溜着各種各色的眼光。老年的，在懷疑，在驚恐！年輕人，都浮上了歷年來的印像；老是那麼喜歡，像安排着迎神集會一般。

王伯伯斜着眼睛瞅着。口裏咬着根旱烟管兒，心裏在轉轉地打轉：

「這些不知死活的年輕人啊！」

想着，大兒子福佑又從他的身邊擦過來。他叫住了：

「你們忙些什麼呢？媽媽的！」

「來了呀！爹，我們應當早些準備一下子。」

「鬼東西！」

花白的鬍鬚一戰，連臉兒都氣紅了。他，王伯伯，是最恨那班人的。他聽見過許多城裏的老爺們說過：那班人都不東西，而且，上一次，除了驚恐和忙亂，人們謠傳的好處，他也是連影子都沒有見到的，他可真不相信那班人還會來。他深深的想：

「年輕人啊！到底是不懂什麼事的！爲什麼老歡喜那班人來呢？那班人是真的成不了氣候的呀。同長毛一樣；造反哪，又沒有個真命天子。而且上次進城，又都是那麼個巧樣兒，瘦得同鬼一樣，沒有福氣，祇佔了十來天就站不住了，真的成不了氣候啊！」

他再急急地叫着兒子們問：

「這消息是誰告訴你們的呢？」

「大家都是這麼說。」小兒子吉安告訴他。

「放屁！這一定是謠言。那些好吃懶身的人造的。你門都相信了嗎？豬！你不要想昏了頭筋哪！那班人已經去遠了。並且，那班人都是成不了氣候的。他們，還敢能來嗎？城裏聽說又到了許多兵。」

兒子們都悶笑着，沒有理會他。

老遠地，又一個人跑來了。喘着氣，對準王伯伯的頭門。

這是誰呀？王伯伯的心兒怔了一下。

看看：是蔡師公的兒子。

「什麼事情？小吉子。」

小吉子吃吃地老喘着氣：

「我爹爹說：上次圍城的那班人，已經，已經，又，又，……」

「真的嗎？到了哪兒？」

「差，差……」小吉子越急越吃着說不出話來：「差，差，……」

「你說呀！」

「差不多已經到到南，南，南陵市了」

「糟糕！」

王伯伯的眼前一黑，昏過去啦！小吉子也巴巴地溜跑了。

兒子們將他扶着，經經地搥着他們胸口兒。媳婦也出來了，兩個孫兒，七歲一個十歲一個的圍着他叫着：

「公公呀！」

清醒了，看看自家是躺在一條板凳上，眼睛裏像要流出淚來：

「怎麼辦呢？福兒！那班人真的要來了，田裏的穀子已經熟得黃黃的；那班人一來，不都糟了嗎？這是我們一家人的性命呀！」

「不要緊的喇！爹。穀子我們可不要管牠了，來不及的！那班人來了蠻好啊！我們不如同他們一道去！」

「放屁！」王伯伯爬起來了，氣得渾身發戰：「你們，你們是要尋死了啊！跟那班人去！入夥？媽媽的，你們都要尋死了啊？」

「不去，挨在這兒等死嗎？爹，還是跟他們去的好啊！同十五六年，同上一次來圍城一樣。挨在這兒準得餓死，炮子兒打死！穀子仍舊還是不能撈到手的。而且，那班人又都是那麼好的一個！……」

「混賬東西！你們不要吃飯了嗎？你們是真的要尋死了啊！入夥，造反，做亂黨哪！連祖宗，連基業都不要了，媽媽的，你們都活久了年數啊！」

「不去有什麼辦法呢？爹，他們已經快要到南陵市了，這兒不久就要打仗的！」

「不好躲到城裏去嗎？」

「城打破了呢？」

「媽媽的！……」

王伯伯沒有理會他們了。他反覆地想着。他又和兒子們鬧了起來。他不能走，他到底不相信那班人還會來。他知道，城裏的老爺們也告訴了他，那班人是終究成不了氣候的，同長毛一樣。他不怕，他要挨在這兒等着。這兒他有急待收穫的黃黃的穀子，這兒他有用畢生精力所造成的一所小小的瓦房。有傢具，有鷄，有貓，還有狗，牛，……他不能走哪。

終於，兒子們都一溜烟的跑出去了，全不把他的話兒放在心上。他氣得滿屋子亂轉。孫兒們都望着他笑着：

「公公兜圈子給我們玩哩！」

回頭來，他朝孫兒們。瞅了一眼。心裏咕嚕着：

「你們這些可憐的孩子啊！」

夜深了，兒子們都不聲不響的跑回來，風聲似乎又平靜了一些。王伯伯深深地舒了一口氣：

「蓋天古佛啊！你老人家救救苦難吧！那班人實在再來不得了呀！……」

三

大清早爬起來，兒子們又在那裏竊竊地議論着。王伯伯有心不睬他們。獨自兒掉頭望望外面：

外面仍舊同昨天一樣。

「該不會來了吧！」

他想。然而他還是不能放心，他打算自家兒進城去探聽探聽消息。

叫媳婦給他拿出來一個籃子，孫兒便向他圍着：

「公公啦，給我買個菩薩。」

「給我買五個耙！」

「好啊！」

漫聲的答應着。又斜瞅了兒子們一眼。走出來，心裏老大不高興。

到了擺渡亭。渡船上的客人今朝特別多；有些還背着行李，慌慌張張地，像逃難一樣。

王伯伯的心裏又怔了一下：

「怎麼！逃難嗎？」

可是，他不敢向同船的人問。他怕他們回答他的是：——那班人還會來。

悶着，渡過了小新河，上了岸。突然地，又有一大堆人擺在他的面前，攔住着出路，祇剩了一條小小的口兒給往來的人們過身。而且每人的身上都須搜查一遍。在人們的旁邊：木頭，鉛絲鉗鉗，鐵錘，鋤頭；錐着，釘着，挖着！

……還有背着長槍的兵啦。

什麼玩意兒？王伯伯不懂。

他想問。可是，他不認識人。渡客們又都從小口兒鑽過去了。祇剩下他一個人站在那兒，瞧着：看看鉛絲兒鉗在木頭上，沿着水邊：很長很長的一線，不知道拖延到什麼地方去了。靠鉛絲的裏面，還正挖着一條很深很深的溝。

這是幹什麼的呢？

王伯伯今年五十五歲了，他可從沒有看見過這玩意兒。他想再開口問一問，嘴巴邊剛顫了一顫，忽然地：

「滾開！」

一個背槍的兵士惡意的向他揮了一揮手。他祇好很小心地退了一步。

「再滾開些！」

再退一步下來。王伯伯的心兒忍不住跳起來了。他掉頭向兩邊望了一望，在那一羣挖泥的兵士裏，他發現了一個熟人：張得勝，是從前做過他的鄰舍的一個小傢伙。

他喜極了，他連忙叫道：

「得勝哥！你們這些東西釘着做什麼用哪？」

「誰呀？」張得勝抬頭看着：「啊！王伯伯！這是電網呀！」

「電網？」

王伯伯從來沒有聽過這麼個怪名兒。他進一步的問着：

「做什麼用的呀？得哥！」

攔匪兵的。上面有電，一觸着，就升天。」

「啊！那條溝溝呢？」

「躲着，放槍哪！」

糟糕！王伯伯的心裏真的急起來了。他想：照這個樣子看來，上次圍城的那班人又到了南陵市的話兒，一定是千真萬確的了。他心裏急的一陣陣地跳着。可是，他不能不鎮靜下來，因為他還要問：

「得哥。你們的鎗口兒對那邊放呢？」

「對河，電網外啦！因爲匪兵都是由那邊來的。」

兩邊的兵士都笑着，看看這老頭兒怪好玩的。可是，王伯伯的心兒亂了。

因爲他估計着：自家的屋子正在對河的電網外邊，正擋着炮子兒的道路。他再急急地問：

「得哥！那，那，那邊，我門的幾間小屋子該不要緊吧！」

「你老人家那間屋嗎？正當衝呀！」

王伯伯的腿兒漸漸地發抖了。得勝哥連忙接着說：

「伯伯，你老人家還得趕快回去搬東西呀！那班人說不定今天就要到的。」

王伯伯的腿兒越發像棉花絮似的拖不動了。他火速地回轉身來，爬着，跌着，昏昏沉沉的渡過了小新河。剛爬上自家邊的河岸，他便發瘋似的叫了起來

「不得了呀！我們都圍在電網外呀！炮子兒對着衝呀！……」

家中：兒子們又一個都看不見，野貓似的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急的滿屋子亂竄。叫着媳婦，又喊了孫兒。猪，牛，貓，狗，家具，鋤頭，風車子，……每一樣東西他都摸到了。他却始終想不出一點兒辦法，他不知道應該先搬那一件東西的好。

媳婦孫兒們都朝着他怔着！

習慣地，他又想到了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和蓋天古佛爺爺。他知道：到了緊急關口，唯有神明能够救他，能够保佑他渡過一切的災難。他連忙跑到神龕上拿下一隻大木魚來，下死勁的敲着：

「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呀！那班人實在再來不得了呀！……」

停停。

兒子們都回來了，他恨得跳了起來：

「你們這兩個東西，你們收屍！你們收到那裏去了？現在，現在，……我們都圍在電網外面，炮子兒衝啦！……」

兒子們仍舊是那麼冷然地，全不把他的話兒放在心上：

「爹爹啊！這兒實在不能再挨了。還是跟我們走吧！到那班人那兒一起去。新河鎮上的人，大半都是這麼辦。挨在這兒終究是沒用的。家財什物反正什麼都保不牢了。」

「放狗屁！」

王伯伯又和兒子們鬧了起來。他覺得兒子們全變壞了，都像吃了迷魂湯似的全沒有些兒準定。他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們那樣胡鬧。他要他們盡全力來幫他保家。連媳婦，孫兒們都不許走。要死，大家得死在一道。

可是，兒子們終究不能安心地聽信王伯伯的教言，帶着媳婦和孫兒們跑出

去了。同附近，同新河鎮的一羣年青人混在一道。

王伯伯氣得要哭起來了。不過，他又覺得有幾分安了心。這些不孝的東西走開也好。因爲不走也仍舊是沒有辦法的，挨在這兒說不定都要遭危險。他自己雖然痛恨那班人，不甘心兒子們跟那班人一道。但是，王伯伯痛孫兒，假如能夠好好地保住着他的兩個孫兒無恙，他也是非常安心的。反正，兒子們的心都死了。

『走嗎？畜生！你們要自家小心些啊！』

這是他最後的吩咐。老遠地望着兒孫們的背影，心兒就像刀割一般。跨進門來，連忙將頭門關上。他獨自兒死心塌地的坐在堂屋中，在安排着怎樣的來保守自家的門庭牲畜。

他重新的決定着：他無論如何不能走，炮子兒多少總有些眼睛的。並且，他家中還有觀世音菩薩和蓋天古佛爺爺……

三

下午，新河鎮上已經很少有人們往來了，炊烟也沒有從人們的屋頂上冒出來。世界整個兒靜板板地，像快將沉下去一樣。

天色烏黑，也不像要下雨。氣候熱悶得使人發昏，小新河裏的水呆呆地，連一點兒綉紋似的波浪都沒有了。

王伯伯苦悶的非常難過，他勉強打開着頭門走了出來，傷心地步着小路兒向河邊悄悄地移動。他的眼睛向四方張望着，他滿想能探聽出一點兒什麼好的消息出來。

四面全沒個人影兒了。

祇有攔渡亭那兒還有一些嘈雜的聲音：他走將過去：

十來個兵。二三十個伙子。

王伯伯站得老遠老遠地，瞅着他們。

一個兵，先捧着一盆白水灰在擺渡亭基石上，寫着四個方桌兒樣大的字：

「四百米達」！

然後二三十個伙子一齊動起手來，將一座小小的渡船亭子撤倒。王伯伯心

裏非常惋惜：

「爲什麼一定要撤倒牠呢？費了多少力量才造成這麼一個小亭子，不料今朝……」

突然地，有一個兵士向王伯伯吆喝起來了：

「什麼東西站在那裏？滾開！」

王伯伯連忙走開來，再由原路退回去。在他的慘痛心情中，立刻波動着無數層懊喪的圈浪：

「黃黃的穀子不能收回來，擺渡亭子撤去了，兒孫們不知去向！……」
信步又退回了家門。猛然地，他看見自家堂屋中站住着四個兵和一個劉保

甲。

他不敢進去。可是劉保甲向他招呼了：

「來呀！王國六。」

「劉爺，有什麼事情吩咐呀？」

「這幾位老總爺是奉了命令來的。說你這個屋子阻礙了對河電網裏面的射線，開火時會給敵人當作掩護的。限你在兩個鐘頭之內將牠撤下來。趕快！撤！」

「撤！」

王伯伯像給迅雷擊了一下，渾身麻木下來。心肝兒痛得像挖去了似的，半晌還不能回話。

「趕快動手呀！」一個老總爺補上了一句。

王伯伯可清醒過來了，心兒一酸，雙腿連忙跪了下去：

「老總爺爺呀！請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吧！我就祇有這麼一個小屋子了，撒，撒，撒不得啦。」

「放屁！誰管你的！」

「劉爺爺呀！」

「更不關我的事。」

王伯伯一面叩着響頭，一面從懷中拿出自家藏了三四年的那一個小紙包兒來，塞到劉保甲的手裏。

「劉爺爺呀！請你老人家幫幫忙吧！陪陪老總爺們去喝杯水酒，我這個小屋子實在撒不得啦。」

劉保甲順手解開來一看，十多層紙頭包着四塊銀洋。

「哈哈，誰要你的錢，這是上面的命令呀。」

他將四元錢交給了那四個兵士。

「老總爺爺呀！」

「你還有嗎？統統拿出來，我們給你設法說句方便話。」

「唔，有的！」

王伯伯的心兒一喜，連忙跑進去將神龕裏收藏着的十餘元錢也拿了出來，恭恭敬敬地放在老總們的手上：

「統統在這兒。千萬求爺爺們說句方便話。」

「那麼，你這幾隻雞兒我也替你拿去吧！」

「好的！好的！」

王伯伯感激到連眼淚都要流出來了。再蹲下去叩了三五個響頭，跪着送到大門外面。眼巴巴地望着他們匆匆地走進了另一個人家。

心兒似乎比較安靜了一點。雖然損失了一二十元和幾隻老雞可還並不算大。屋子總算還保留在這兒。反正等到事情平靜下來，還可以圖其他的發展。

重新關起門兒來跪着求菩薩。

天色更加陰暗了，光景是快要天黑了吧。外面的人聲又頻頻地騰沸起來。龐雜地，漸漸像山崩土裂一樣。

王伯伯的心又給拉緊了。可是，他不敢出來，他知道，一定是那話見到了，他怕瞎眼睛的炮子兒穿中了他的心窩。

木魚更加下死勁地敲着。然而，他還沒有聽見炮子兒響。小窗孔裏無緣無故地鑽進了一些紅光來，他舉着懷疑的眼光望着。

突然地——

「碰！碰！」

「開門呀！裏面有人沒有？」

王伯伯嚇的發戰，他不敢答應。隨即又：

「碰！碰！」

「操你媽媽！人都走光了嗎？放火！」

「放火！」

王伯伯的靈魂兒飛上了半天空中。他爬起來拚命的叫着：

「有人呀！我出來了。」

開開門——

一大堆老總爺湧了進來，每一個的手中都拿着一枝巨大的火把。有一個便

順手

給王伯伯一個耳光：

「你媽勒個巴子！躲着尋死呀！」

王伯伯可全沒有靈魂了。

『搜搜看！小心有匪徒。』

『大概是沒有的。』

『那麼，燒！』

老總爺都湧了出來，將火把在屋子的週圍點着。

『老總爺爺呀！』王伯伯突然地記起來了。他跑上去，一把抱住了一個高個子的兵：『剛剛我已經拿出了二十塊錢，你們都答應了不撤我的屋子啦！你，你，……』

『老豬！』高個兒兵順手一掌！——『你發瘋了啦！』

王伯伯老遠老遠地倒着。呆着眼珠子兒瞧着自家的屋子冒烟。

『天！……』

他可沒有叫得出來。

四面鎮上的火光照澈了天地。老遠地：

拍拍拍拍！……轟！……格格格格！……

四

王伯伯漸漸地蘇甦過來了。他展開眼睛一看，他的前面正閃爍着千萬團火花，那個高個兒兵也正在那裏點火燒着他的屋子。他大聲的喊道：

『你們這些狠心的東西呀！老子總有一天要你們的命的！……老子一定和你們拚……你們吃人不吐骨了啦！……二十塊錢啦！……放火啊！……啊啊！』

！老總爺爺救救命啊！……』

聲音又漸漸地低下去了。



「伯伯！」

「唔！」

「伯伯！」

「……」

「他又睡着了呢。你出去吧，暫時不要來驚他。」

一個穿着舊白衣的老人，對着一個臨時的看護婦說。

「是的。」那個看護婦答應了一聲：「我仍舊到那邊去招呼受傷的人去嗎？」

「唔！」

這個小禪房中，立刻又清靜下來了。王伯伯，他是好好的躺在那兒，沒有作聲。

遠遠地，鎗聲仍舊還很班密。可是並不會驚嚇着這兒的病人，因為隔離遠，不靜着心兒還聽不出來呢。

一小時之後，穿舊白衣的老人和那臨時的看護婦又走進到這小禪房中來了。老人替王伯伯看了一回脈，點了一點頭兒，似乎說：病已經輕鬆了許多了。

王伯伯再次的甦醒。

「天啊！……」

他微微的叫着。看護婦也細聲地呼叫他：

「老伯伯呀！」

「唔！……」

「醒來喇！」

「唔！我，我，我死了吧？……」

「沒有呢！這是大佛寺啦。伯伯，你覺得好些嗎？」

「唔！你，誰呀？我怎麼來的呢？我的房子呀！……」

「我們今早在前線上抬你回來的。老伯伯，安心一些吧！你驚的很啊！」
「唔！」

看護婦又輕輕地替他覆上一條被單。然後，才走到旁的病人的房間。

一天過去，王伯伯自家漸漸地感到清醒些了。他知道，他還並沒有死去，他是被人家營救到這古廟裏來的。這老人和那看護婦都能特別細心的替他調治，溫和的慰問他，給他滋養。

三天，王伯伯很快的便恢復了原狀。但是，他還是不能回想。他那些黃黃的穀子，他那費了幾十年精力所造成的一所小小的瓦房。畜牲，家具，二十塊錢，火！……一想，他就要瘋狂。

「……我，我，我幾十年的精力！……」

他真的不能想啊！老人和看護婦也常常關照他：

「老伯伯，你才腹原啦！你是什麼都不能想的。靜心些吧！閑着，到大殿上去玩玩，那兒弟兄們多着哩。」

他誠虔的聽信了老人的吩咐，他把心事兒橫下來。

拐着，一簸一簸地，兩個腿兒都酸軟。他掙到了大殿的門邊。

裏面的弟兄們，大家都知道這廟裏有一個從前線上救回來的老頭兒。

「老伯伯，到這兒來玩玩吧。」一個快眼的士兵說。接着，又有人：

「到這兒來，老伯伯！」

「老伯伯！」

親熱的呼聲，撩亂了王伯伯的視聽。他望着：大殿上橫橫直直地擺着無數隻小竹床，床上全是人？有的包着頭，有的裹着腿，有的用白布條將手兒吊着。他順次的看過去，那些人的臉上全沒有一點兒痛苦的表情；全是喜歡地親熱地在瞞他，要他進去。

他本能地踏進了殿門。

他想開口說話，可是，他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樣的話兒。他的嘴巴戰了一下，內心裏不覺得迸出了一個熱烈的呼聲來：

「弟兄們，好哇！」

「好！老伯伯，你好呀！」

「……」

他沒有答。他的頭本能地點了下來。他的心兒像給無數熱情包圍了似的，頻頻地跳着。他實在是塞得說不出話來了。淚珠兒，熱燙熱燙地滾將下來。

「坐坐，老伯伯！你老人家怎麼到這兒來的呀？」

「我，我，唉！媽媽！」

「怎麼？伯伯，你老人家不要傷心啊！」

「你們，你們，唉！弟兄們，你們不知道啦！……」他盡量的抽噎着，全

殿裏的空氣立時緊張起來。他斷斷續續地告訴了他們這一次的事件：『……我不能走啦！……我的屋子，……我給了他們二十塊錢！……雞，……後來，他媽的，放火啦！……我，……啊！弟兄們啊！我，我真的不能再活啦！……』

聽着，全殿的弟兄們都立時變了一個模樣兒了。臉子都顯得非常可怕，都隨着王伯伯的話兒逐步的緊張下來，他們都像要爬起來，都像要再跑到前線去和敵人拚命，替王伯伯復仇。可是，他們一轉眼看見王伯伯更加傷心的在抽咽，他們便一齊都和緩下來了。他們都用着溫和而又激盪的話兒來給王伯伯寬慰：

『你老人家不要再傷心喲！老伯伯，那班東西全不是人呀！比豺狼比虎豹還要貪殘呢。你老人家儘管放心，我們正在那兒要他們的命！我們的弟兄們都在那裏給你老人家復仇。老伯伯啊！安些心吧！反正，這個世界有了他們就沒有我們，我們一天不將他們打下來，我們便一天不想在人間過活，你老人家放心

吧！將來的世界一定是我們的啊！……」

「唔！……」

王伯伯深深地感動着。他今朝才明白過來。

他放心了。他知道兒孫們並沒有合壞人一夥兒。

王伯伯每天都要到弟兄們這兒來玩，弟兄們也都能將他當做自己的親爺爺看待。他安心極了。雖然，他還有可能紀念的田園，值得憑吊的被焚燒的屋子。然而，現在他還不能夠回去；因為那班密的槍聲還可以聽得出來。

拍拍拍！……格格格格格！……

他祇能耐心的和弟兄們廝混着。

是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雨聲剛剛停住着，前綫的鎗聲又突然的加急起來。機關鎗聲，夾着新奇的大炮聲，像巨雷一樣——

轟！轟！……

傷着的弟兄們都爬起來了，關心着前線。他們猜疑着：在雨後，忽然會有這許多連珠似的大炮聲音，多少是總有些蹊蹺的。電網裏面的人們決沒有這麼多，這麼大的炮彈，自家這邊弟兄們更加沒有。這一定是……

轟！轟！轟！……

他們沒有一個人能猜得着。每個人的心兒都吊起來了。這大炮。這大炮……
……猛然地！……

有一個騎馬的弟兄，從前面敲門進來了。他大聲叫道：

「受傷的弟兄們，你們都趕快收拾。英日帝國主義的兵艦都趕着參加進來了！我們今晚怕要退，退，……退回瀏陽！」

「入你的媽呀！……」

每一個受傷的弟兄都不顧苦痛的爬將起來。咬緊着牙齒，恨恨地都想將帝國主義者的兵艦抓來摔個粉碎！

可是，他媽的！大家都不能彈動。

炮聲又繼續地轟了千百下。二三百個人伏跑了進來，兩個兩個的將弟兄們的竹床抬起了。

王伯伯夾在他們中間轆轤地打轉。

「老伯伯！現在敵人請了外國人的兵船大炮來打我們了！我們不幸敗了下來，我們就要走啦！你老人家同不同我們去呢？」

「……」

王伯伯沒有回答。他實在是有些捨不下他的那些田園，和那燒焚得不知道成了一個什麼樣兒的屋子。他站着。他的心兒不能決定下來。

停停一會。弟兄們終於開口了：

「那麼你老人家不去也得。不過，我們可不能留着久陪你老人家，再會吧！老伯伯！再會！再會！……」

外面差不多天亮了。王伯伯望着百十個弟兄們的竹床和那個仁慈的老人的背影，他撲撲地不覺得吊下了兩行眼淚來。

他又連忙的趕了幾步。可是，地上非常濕滑。走一步幾乎要跌一交，等他用力的站定了脚跟之後，巴巴地已經趕不及了。

他想：

「也罷！我反正不能放心我的田園和屋子，不如回到家中看看再說吧！」

五

禁錮了三天，經過無數次的盤問和拷打，王伯伯才被認為「並非亂黨」，從一個叫做什麼部的「行轅」中趕將出來。

他一步一拖地，牙齒兒咬得鐵緊。他忍着痛，手裏牢牢捻着那張叫做「良

民證」的紙頭。

路上還遺落着一些不曾埋沒的屍首，和無涯的血跡，王伯伯也沒有工夫去多看，就急速的奔回來。

屋子呢。

他矚：全部都塌了，烟黃的祇剩了一堆瓦礫。他又連忙跑到田中去一看：穀子也全數倒翻下來，大半都浸在水裏，上面還長出着一些些黃綠色的嫩芽。

「什麼都完了啦！……」

他叫着。他再用手兒捧上了一些來看，沒一顆穀子沒有長芽的。他又急的要發瘋了。他還有什麼辦法呢？挨着不和兒子們一道去，又留着不和那班弟兄那們一塊兒走，都是爲的不能丟下這些黃黃的穀子和那所小的瓦房。現在，什麼都完了啦！他吃着驚恐和錮禁，他受着拷打，結果他還是什麼都落了空，他怎麼不該發瘋呢？

他蹲着：傷心地瞧着焚餘的瓦礫和田中的穀芽。他真的再想放聲痛哭一陣，可是，他不能哭呀！僅僅乾號了幾聲，因為他的眼淚已經哭乾了。

再爬起來看着：遠遠地，新河鎮上已經沒有了半家人家。他有心地走到撤了的擺渡亭那邊去望一望。四個「四百米達」的灰白的字兒仍舊還在那裏。

曠將過去：

是河。是洋鬼子的兵船

再曠過去：

天哪！那個橫拖着像一條蛇的東西，不就是叫做什麼「電網」的嗎？王伯伯轉着憤怒的眼光瞧着他，他想跑過去用個什麼東西將牠搗碎！真的呀！假使這回沒有這個叫做什麼「電網」的撈什子東西，他全家決不會弄成這個樣子。那班弟兄們也會平平安安的進了城，同上一回一樣。那多麼好啊！現在，他媽的一切都完了啦。一切都毀在這個鬼東西的身上，他再回頭來瞧瞧洋鬼子的兵船

，他的心裏又記起了那晚上的大炮，他恨得說不出話來了！

他連忙跳下碼頭來，他想到河中去和這鬼東西拚命。可是，渡船兒不知道被人家拖到那裏去了。

無意識地，他又折回上來。

「今晚上到哪兒去落脚呢」

一下子，他想到了這麼一個問題，因為天氣已經漸漸地黑將下來了。他再回頭向新河鎮上一望，那兒好像還有人們蠕動似的。

他走過去。那兒的人們也在走將過來。

「哎呀！蔡三爹。你還在這兒嗎？」王伯伯喜的怪叫起來。

「王國爹，你也回來了呀？」

蔡師公也很驚喜的，他們立時親近着。還有張三爹，李五伯伯，……

「你躲在哪兒呀！」蔡師公說。

「說不得啊！媽媽的，這回真是，……唉！三爹，你呢？」

「也危險啦！一氣兒真說不了。我現在還住在張三哥那兒。」

「那麼張三爹呢？」

「我們可幸虧天保佑，打仗時還在水排上，還在湘潭。」

「現在呢？你的排停在哪兒？」

「剛剛才流到猴子石口。」

「他們打得利害嗎？」張三爹問。

「那才真正傷心啊！……」

散亂的談着，每個人都懷抱着一種說不出來的悲哀，漸漸地走，漸漸地談，他們不知不覺的談到穀芽子上面去了。

「那怎麼辦呢！三爹，通通長了芽啦！」

「是呀！我也是爲這個來的。張哥排上的客人想要。割下來熬酒。」

「穀芽酒好呀！那麼，我的這些也給他買去吧！」

王伯伯聽到有人肯出錢買發了芽的穀子，他立時歡喜起來，他和蔡師公懇切的商量着。他決計將自家田中的穀芽統統賣了，祇要多少能有幾個錢兒好撈

。蔡師公點頭答應着。他們一同回到木排上。又和排客們商量了一回，結果排客們都答應了。一元錢一畝的田，由排客們自家去割。

王伯伯的心中覺得寬鬆了一些。夜晚他和蔡師公互相交談着各自逃難的情形。

「多勇啊！那班人。」蔡師公說：「他們簡直不要命啦！我躲在那山坡邊聽着。那邊沒有河，他們便一層一層爬過來對電網衝啦！機關槍格格格格地！他們衝死的多啊！都釘在電網上……後來，又用篙子跳，跳，跳！……」

蔡師公吞了一口氣。接着說：

「後來，我又到銀盆山這邊來了。那班人請我，是請呀！他們真客氣！請我替他們抬傷兵送到紅蓮寺，我抬了幾十個，後來，他們請我吃飯，後來，又給我一些錢……後來打得更利害！後來又用牛衝！……後來又落雨，響大砲！……後來他們退了。……後來我被抓到一個叫做什麼部！……後來要打我的屁股！後來又給我一張什麼「良民証」，後來放了，後來，……真是凶啊！後來，狗季子他們幾個年輕的還關在那裏！……」

「那麼你領了「良民証」回來，就到了他們這木排上嗎？」

「還早呢；我還到了姑姑兒廟，那裏都是團防局裏的人。天哪！他們抓得多哩。聽說有幾百，統統是那班人。而且都是女的，小孩子也有。……他媽的！後來，我才到這木排上，後來，又到鎮上來，後來，我見了你了。……你躲在哪兒呀？」

蔡師公說了一大串，有時候還手舞足蹈的做着一些模樣兒。王伯伯聽得癡

了。

「喂！你躲在哪兒呀？」

「我嗎？唔我是……唉！二十塊錢啦！……火啦！……關了三天啦！……他媽的！唉！……」

王伯伯也簡單的告訴了蔡師公一些大概。他們又互相的太息了一回，才疲倦地躺在木排上的小棚子旁邊睡去了。

第二天的早晨。王伯伯再三的和排客們交涉，水穀芽居然還賣到了十來元錢，他喜極了。他帶着排客們到田中來交割。自家又去木排上花了六元七錢買來一個現成的小棚子。也是由排客們替他抬着，由小排船送到這新河鎮來的。棚子是架在離原來被焚毀的瓦屋地基足有十來丈遠。棚子門朝北。因為他想到：那塊燒掉了屋子的地基，真是十分不吉利，再將棚子架在原地方一定更加不吉利。棚子門呢？他不能再朝南呀！那兒，……那兒他一開門就會看見，那個

叫做什麼鬼名兒電，電，電，……

他真的不想再記起那個鬼東西的名字啊！

一切都安排好了。鍋兒，小火爐兒，小木板床，……蔡師公也跑來替他道過賀。

他又重新地安心下來。

他想着：

「假如媳婦兒孫們都還能回來，假如自家還能拚命的幹一下子，假如現在還趕忙種些蕎麥，假如明年的秋天能够豐收！……」

六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棚子裏的生活又將王伯伯拖回到無涯的幻想中。他自燒向煮的過着。他懸望着兒媳們還能回來，他佈置着冬天來如何收蕎麥。……他打聽到那班弟兄們退得非常遠了。今後也再沒有什麼亂子來擾他了。

他是如何的安心啊！

過着。沒事將門兒關起來。一天，兩天，……

一個陰涼的下午，小棚子外有一點兒「窸窣」的敲門聲。

「這一定又是蔡師公。」

王伯伯的心裏想。他輕悄地打開小門兒準備嚇蔡師公一跳。

「王國爹好呀」

王伯伯一看：——

劉保甲！

他的心兒便立刻慌張起來。這個傢伙一來，王伯伯就明白：必無什麼好事

情商量。本能地，他也回了一句：

「好呀！」

「你這回真正吃虧不小啦！」

「唉！……！」

「現在鎮上已經來了一班賑災的老爺，他們叫你去說給他們聽；你一共損失了多大一個數目兒。他們可以給你一些賑災錢。」

「賑災錢？」

王伯伯的心兒又是一怔。這個名兒目好像聽得非常純熟似的。他慢些兒記着：有一年天乾，又有一年漲大水，好像都會鬧過那麼些玩意兒。有一年他還請過那些委員老爺們吃過一碗麵，他也向那些委員老爺們叩過頭。結果：名字造上冊子了，手印兒也打了；而「賑災錢」始終沒有看見老爺們發下來。現在，又要來叫他去打手印，上冊子，他可不甘心了。然而，他還是非常低聲的對

劉保甲爺說：

「劉爺，請你對老爺們去說一聲。我這兒不要賑災錢。我現在還生毛病，不能夠出去。」

「那不行呀！老爺們等着哩！要不然，他們就派兵來抓！」

王伯伯的心裏一驚：

「那麼我同你去一回吧！不過，「賑災錢」我是沒有福氣消受的。」

劉保甲斜睨了他一眼，

「那麼，走呀！」

王伯伯的腳重了三十三斤。他一步一拖着，

看着：那兒還站了很多很多的人。蔡師公，王定七，楊六老棺，……

「你叫什麼名字？」

「王國六。」

「幾十歲呢？」

「今年五十五。」

「住在哪兒？」

「前面！」

「匪徒們燒了你多少房子？」

「……」

「怎麼？說呀！」

「他，他，他們沒有燒，燒我的房子呀！」

「那麼，你的房子是什麼人燒的呢？」

「……」

「說呀！」

王伯伯的嘴巴戰了一下：

「是官，官，官兵呀！」

「混賬！」老爺們跳將起來：「你這個老東西糊說八道！你，你，你發瘋！」

王伯伯嚇的兩個腿子打戰。老爺們立刻回轉頭來，向另外一個寫字的先生說：

「老李！你記着：王國六，瓦屋三間，全數燒燬。損失約二百元上下！……」

隨即便回轉頭來！

王國六！你自家去寫個名兒。」

「我，爺爺！不會寫字的。」

「打個手印。」

王伯伯很熟習的打了一個手印。

「還有，王國六，你家裏被匪徒殺死幾多人？」

「人，人，沒有。」

老爺們又回轉頭來：

「老李，你再記：王國六家，殺死三人；一子，一孫，一媳。」

「老爺，沒有呀！我的兒子，媳婦，孫兒都沒有死呀！」

「混賬！不許你說話！」

「老爺啊！……」

王伯伯再想分辯，可是，老遠地：——

「大大帝！大大帝！……」

大家都回過頭來一看：

一大隊團防兵押解着無數婦女和孩子們衝來了。在殘磚破瓦邊，一羣一羣的叫她們跪着。

大家都癡了！王伯伯驚心的一看：媳婦和兩個孫兒好像都跪在裏面似的。他發狂的怪叫起來：

「哎呀！……」

可是，機關鎗已經格格格地掃射了！

屍身一羣一羣的倒將下來。王伯伯不顧性命的衝過去，雙手拖住兩個血糊的小屍身打滾！

停停。

委員老爺們都從容的站起來，當中的一個眉頭一縐，便立刻吩咐那個攜着照相機的伙計，趕快將照相機架起

「拍呀！拍呀！多拍兩三張，明兒好呈報出去。」

那個寫字的李先生也站將起來了。他像有些不懂似的。他吃吃地問：

「這照拍下來有什麼用呀？……」

「傻子！」

委員老爺回頭來一笑，嘴巴向李先生弩了一下。李先生也就豁然明白過來。
委員老爺便吩咐着劉保甲說：

「你趕快去！叫兩個人伙來，將那個昏在死屍中的老頭兒抬起，送回他自家的茅棚子裏去。」

七

不知道什麼時候，王伯伯蘇醒過來了，他也不知道怎麼會回到這棚子裏來的。他記着，……他哇的一聲叫將起來，口裏的鮮血直滴。

又昏昏沉沉地過了一些時候，他才真正的清醒了。

「這是一個什麼世界呀！……」

他可沒有再喊天。他想着：他還有什麼希望呢？穀子，房子，畜牲，家具，而且還有：——人！

他覺得他已經全沒有一點兒希望了，連菩薩也都不肯保他了。尤其疼心的是那被野獸吞噬去的兩個孫兒。

一切都完了！

他勉強地爬起了，解下自家床角上的一根麻繩來，挽個圈圈，拴在棚子的頂上。

他把一條襠小子踏住脚，又將自家的頭頸骨模了兩模，他想鑽進那個圈子中間去。

「鑽呀！」

他已經把頭兒伸過去了。可是，突然地，他又連忙將牠縮回來。他想：

「這真是不值得啊！他媽的，我今年五十五歲了，還能做枉死鬼嗎？我還有兩個兒子呀，我不能死！我是不能死的！」

他立刻跳下了小橈的。將心兒定了一定。他完全明白過來了。

「是的，我不能死。我還有兩個那樣大的孩兒，我還有一羣親熱的兄弟！

……」

於是，第二天。王伯伯背起一個小小的包袱，離開了他的茅棚子，放開着大步，朝着有太陽的那邊走去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上午十一時，脫稿於上海。

夜
哨
綫

一

隊伍停駐在這接近敵人區的小市鎮上，已經三天了，明天，聽說又要開上前線去。

趙得勝的心裏非常難過，滿臉急得通紅的。兩隻眼睛眯着，嘴巴癢得有點像剛剛出水的鮎魚；涎沫均勻的從兩邊嘴巴上流下來，一綫一綫的掉落在地上。他好容易找着了劉上士，央告着替他代寫了一張請長假的紙條兒，準備再找班長，轉遞到值星官和連長那兒去。

大約是快要開差了的原故呢，晚飯後班長和副班長都不知道跑到哪裏去了，趙得勝急得在草地上亂竄亂呼。

『你找誰呀？小憨子。』

趙得勝回頭一望：三班楊班長正跟着在他的後面裝鬼臉兒。趙得勝很吃力的笑了一下：

「我，我尋不到我們的班長，他，他，……」

「那邊不是海老三同王大砲嗎？你這蠢東西！」

楊班長用手朝西面的破牆邊指了一指。趙得勝笑也來不及笑的朝那邊飛跑了過去。

他瞧着：班長同副班長正在那牆角下說得蠻起勁的。

「什麼事情呀？小憨子！」

王班長的聲音老有那麼大，像戲台上的花臉一樣。

「我，我，……」趙得勝的心裏有點不好意思了。

「你又要請長假嗎？」

「我，我，報告班長！……我，……」

「你真是一個蠢東西呀！」

班長像欲發脾氣般的站起來了，趙得勝連忙嚇得退下幾步，他有點怕班長，他知道，班長是一位有名的大砲啊。

「我，我的媽媽，說不定這兩天又……」

「那有什麼辦法呢？那有什麼辦法呢？你！你！蠢東西！我昨天還對你說過那麼多！……」

「我祇要求你老人家給我遞遞這個條子！」

「豬！豬！豬！……」

班長一手奪過來那張紙條子，生氣的像要跑過去打他幾下！趙得勝嚇得險些兒哭起來了。

副班長李海三連忙爬起來，他一把拖住着王大砲：

「你，老王！你的大砲又來了！」

王班長禁不住一笑，他回頭來揪住着李海三：「你看，老李，這種東西能有什麼用場，你還沒有打下來他就差不多要哭了。」

「我，我原祇要求班長給我轉上這條子去！我，我的娘！……」

「你還要說！你！你！」

「來，小趙！」李海三越了一步上去，他親切的握住着趙得勝的手：「你不要怕他，他是大砲呀。你祇說：你曉不曉得明天就要出發了？」

「報告副班長，我：我曉得！」

「那麼誰還准你的長假呢？」

「我，我今天早上，還看見胡文彬走了。……」

胡文彬是連長的親戚呀！李海三趕忙回說了一句。接着：「告訴你，崽子！你請長假連長是不會准你的。你不是已經請過三四次了嗎？這個時候，誰還能管你的媽死媽活呢？況且，明天就要開差啦。班長昨天不是還對你說過許

多嗎？你請准假回去了也不見得會有辦法。還是等等吧！憨子，總會有你……

」

「我，我不管那些。班長，我要回去。不准假，我，我得開小差！……」

「開小差？抓回來槍斃！」大砲班長又叫起來了。

「開小差也不容易呀！」李海三也接着說：「四圍都有人，你能够跑得脫身嗎？」

「我，我，我不管……」

「爲什麼定要這樣的笨拙呢？」

李海三又再三的勸慰了他一番。並且還轉灣抹角的說了好一些不能夠請准長假又不可以開小差的道理給他聽，趙得勝才眼淚婆娑的拿着紙條兒走開了。

。王大砲坐了下來。他氣得臉色通紅的：

「這種人也要跑出來當兵，真正氣死我啊！」

「氣死你？不見得吧！」李海三笑了一笑。又：「你以為這種人不應該出來當兵，爲什麼你自己就應該出來當兵呢？」

「我原是沒有辦法呀！要是當年農民協會不坍台的話，嚇！……」王大砲老忘不了他過去是鄉農民協會的委員長，說時還把大拇指兒高高的翹起來。

「農民協會？好牛皮！你現在爲什麼不到農民協會去呢？……你沒有辦法，他就有辦法？他就願意出來當兵嗎？」

李海三一句一句的逼上去。王大砲可逼得沉默了。他把他那兩隻龐大的眼珠子向四圍打量了一回，然後又將那片快要沉斃了下去的太陽光牢牢的釘住。

「真的呢？」他想：「趙得勝原是不會想過要出來當兵的啦！……他雖然不會幹過農民協會，但據他自己說，他從前也還是一個規規矩矩的農民呢！……譬如說：像我自己這樣的人吧！……」

他沒有閒心再往下想了。他突然的把視線變了一回，昂着頭，將牙門咬得

翻緊。然後又用手很鄭重的在李海三的肩上拍了一下：

「老李！你說的，如果上火線時，是不是一定會遇着那班人呢？」

「上火線？你老這樣性急做什麼啊！」

李海三又對他笑了一笑，他的臉兒窘得更紅了。他想起他在特務連裏當了四年老爺兵，從沒有打過一次仗，不由的又朝李海三望了一下。雖然他的話兒是給李海三窘住了，但他總覺得他的心裏，還有一件什麼東西哽着，他須得吐出來，他須向李海三問個明白。李海三是當過十多年兵的老軍戶，而且還被那班人俘虜過去過兩回。見識比他自己高得多，所以李海三的一切都和他說得來，自從他由旅部特務連調到這三團一營三連來當班長以後。漸漸的，他倆都好像是走上了那麼一條路道。他還常常扭住着李海三，問李海三，要李海三說給他一些動聽的故事。特別是關於上火線的和被俘虜了過去的情況。

「你老這樣性急做什麼啊？」

每次，當王大砲追問得很利害時，李海三總要拿這麼一句話來反問他。因為李海三知道：他的過於性急的心情，不給稍為壓制一下，難免要鬧出異外的亂子的。

現在，他又被李海三這麼一問，窘得臉兒通紅，說不出一句話了。半晌，他才忸忸怩怩的申辯着：

「並不是我着急呢！你看：趙得勝那個小憨子那樣可憐的，早些過去了多好啊！」

「急又有什麼用處呢？」李海三從容的站了起來。停停，他又說：「我們回去吧！好好的再去勸勸他，免得他急出來異外的亂子，那才糟糕啊！」

「好的！……」

當他們回到了兵舍中去找尋趙得勝的時候，太陽差不多已經歿入到水平線下了。

一一

第二天，連長吩咐着弟兄們：都須各自準備得好好的，祇等上面的命令一下來，馬上就得出發上前線。

弟兄們都在兵舍中等待着：吃過了早飯，又吃過了午飯，出發的命令還沒有看見傳下來；王大砲他有些兒忍不住了：

「我臊他的祖宗！難道不出發了嗎？」

「是呀！這時候還沒有命令下來。」又有一個附和着。

急什麼啊！李海三接着：「不出發不好嗎？臊你們的哥哥，你們都那麼歡喜搗砲灰的！」

「不是那麼說的啊！李副班長。」第六班的一個兵士。「要是真不出發了

那才好呢。這樣要走不走的，多難熬啊！出又不許你出去，老要你守在這臭燻燻的兵舍裏。」

「急又有什麼辦法呢？依你的。」

大家又都七七八八的爭論了一番，出發不出發誰也沒有方法能肯定。王大砲急的滿兵舍亂跳起來。趙得勝他老是愁眉皺眼的不說一句話。

看看的，又是吃晚飯的時候了，弟兄們都白白地給關在兵舍裏一個整日。

「我臊他的八百代祖宗！硬將老子們坐禁閉，老子，老子，要依老子在特務連的牌氣！……」

一直到臨睡的時候，王大砲他還像有些不服氣似的。

第三天，……第四天，……仍舊沒有看見傳下來出發的命令，天氣已經漸漸地熱得令人難熬了。兵舍裏一股一股的臭氣蒸發出來，弟兄們盡都感受着一陣陣惡心和頭痛。汗也滲滲的流下來，衣服都像給浸濕在水裏。

『我臊他的八百代祖宗！我臊他的八百代祖宗！我臊他的八百代祖宗！老子……』

要不是李海三壓制他一下，王大砲簡直就想在這兵舍裏造起反來。

其他的弟兄們也都是一樣，面部都掛上了異常憤怒的表情。雖然連長和排長都來告訴過他們了：『祇等上面一有不必出發了的命令下來時，就可以放你們走出兵舍。』但他們都仍舊還是那麼憤憤不平的。

趙得勝聽見連長說或者還有可以不出發的希望，他的心中立刻就活動了許多，他又將那張請長假的紙條從乾糧袋裏拿出來了，他準備再求班長給他遞上去。

『班，班長！假如真的不再出發的話，我，我要求你老人家……』
『你又來了！你又來了！你！……你！』

趙得勝一嚇，又連忙戰戰兢兢的把那隻拿紙條兒的手縮了回來。帶着可憐

的，驚惶失措的目光，朝右面的李海三望了一眼。

『不出發？小憨子！那有那樣好的事情啊！』李海三微笑的安慰了他一句。

忽然，在第五天的一個大清早。大約是旅司令部已經打聽到敵人都去遠了的原故吧！傳了一個立即出發的命令下來：『着全旅動員，迅速的向敵方搜索進展！』

又大約是因為怕的中敵人的「誘兵計」，所以將全旅人分做三路向敵方逼近包圍。第一第二兩團擔任左右翼，一齊很急速的出動。第三團和旅部從中路緩緩的追上來，務使敵人無法用計，統統都落入到這包圍裏面，殺得他媽媽的一個也不留！

一切都配備好了，出發時，太陽也已經漸漸的出了山。

在隊伍的行動中：趙得勝的心裏，他比死了爹媽還要難過。烏七八糟的，

他真想就在這隊伍裏嚎啕大哭起來。他不時眯着眼睛瞅王班長：王班長簡直像有上天堂般那樣的快活，他的心裏更加痛苦得說不出話來了。她明白：人家誰都沒有他趙得勝的出身苦，人家誰都是快樂的。祇有他，他的父親，他的牛，……他拋下了老娘和妻子，他跑出來當兵的唯一目的是要替父親報仇雪恨，作個把大小的官兒回去吐氣揚眉的。現在，不料弄了兩三年了，他還是祇能够當一個小兵，他的心裏這才完全的明白着當兵原並不是他的路兒啊！不但不能做官報仇，甚至於有時候會連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他真是大悔不該出來當兵的！所以，他越看見人家快樂和不住的叫他做小戇子時，他的心中就越加感到痛苦。他原來並不是什麼小戇子啦。

連長不准他的假，班長又叫他不要開小差，媽病着寫信來叫他回去，……他的一顆七上八下的心兒，越加弄得四分五裂了。

隊伍前進一步，趙得勝的心兒就要疼痛一回；那許多弟兄們的脚步兒，都

像是踏在他趙得勝一個人的心上。他差不多些兒要倒暈下來了。

王班長他們仍舊還是那麼快活的和弟兄們談談笑笑。

天，沒有一絲兒雲。熱度看看地隨着太陽升高了。灰塵一陣一陣的跟着弟兄們的脚步揚起來，黃霧般的，像翻騰着一條拉長的烟幕陣。

曠野裏漸漸地荒涼起來了，老遠老遠的還看不到一個行人的踪跡。偶然有一兩隻喪家的貓犬，從稻田荒塚裏鑽了出來，隨即便驚惶失措的向沒有人踪的地方飛跑着。

越走越熱，太陽一步一步的像火一樣懸掛在天空，熊熊地燎燼着大地。汗從每一個弟兄們的頭上法下來，流下來，……豆大一顆的掉在地上。

地上也熱熱的發了燙，腳心踏在上面要不趕快的提起來，就有些刺辣辣的難熬。飛塵也越來越厚了，粘住着人們的有汗的臉膛，使你窒息得不得不張開口來舒氣。

『我臊他的八百代祖宗，熱死人啊！』

背上背的簡直是一盆火。無論是軍毯，彈帶，乾糧袋，水壺……都像變做了一大堆燒紅了的柴炭，而且越馱越重了。王大砲的渾身汗得像落湯鷄似的，他的口裏不住的哇啦哇啦的亂叫着。他罵罵天，又罵罵地，青煙一陣一陣的從他的內心裏燻出來，他恨不得把整個水壺都吞到他的肚裏去。

『老王，你還急着要出發嗎？開心呀！』李海三朝他笑着說。王大砲便一聲不響的跑上去將李海三的水壺也搶着喝光了。

隊伍又迅速的轉過了好幾個村莊。路上，荒涼得差不多同原始時代一樣。沒有人，沒有任何生物。老百姓的屋子裏全空的，有好一些已經完全倒塌下來了；要不然就祇有一團烏黑的痕跡。這，大約是老百姓們在臨行的時候下着很大的決心的表示呢。沒有了絲毫的東西懸掛在他們的心坎裏，走起路來是多麼的暢快啊！

「你看！他們寧肯這樣下決心的掃數跟着別人一同走，到不願留在這兒長住着。這就完全是爲了那麼些個原因啊！」李海三時常很鄭重的，偷偷地指着沿路所見到的各種情形，一樣一樣的告訴給王大砲聽。

到正午：太陽簡直燒得弟兄們無法可施了，有好些都被暈倒下來。口中吐出許多雪樣的唾沫，一直到面顏灰白；完全停歇了他們的呼吸爲止。

「天哪！」

好容易才有命令下來：教停住在一個比較陰涼的小山底下吃午飯。

三

下午：天上畢竟浮起了幾片白雲，曠野不時還有些微微的南風吹動，天氣好像是比較陰涼得多了。

弟兄們都透回了幾口悶氣，重新放開着大步，奔逐着這無止境的征程。

曠野裏簡直越走越荒涼得不成世界啊！漸漸地，連一座不大十分完整的蘆葦屋子都看不到了。祇有路畔的樹樑上，還可以見到許多用白灰寫上的驚心動魄的字句。

「臊他的爹爹，說得那樣有勁啊！」

弟兄們又都自由的談笑着，有些看到那些白灰字句兒，像不相信似的罵。

「也說不定呢」。又有帶懷疑的口臉的人。

王大砲同李海三都沉默着。好像是在冥想那字句中的味兒似的。越得勝老是哭喪臉的不說一句話。

隊伍又迅速的前進了十來個村灣。

遠遠的有一座小山聳立！

在前面：尖兵連的速度忽然會加快起來，像是發現了目標似的。於是。後

面的隊伍也跟着急速了。

傳令兵往來來的奔馳着，喘息不停的。光景是遇着了敵人吧，弟兄們的心頭都緊了一下！

王大砲興高彩烈的朝李海三問：

『老李！是不是遇着了敵人啦？』

老李沒有答他。

走，快，突然的，在離那小山不到一千米達距離的時候：！！

……！

尖兵連中響了一槍。弟兄們的心中，立時感受着一層巨大的壓迫。特別是趙得勝，這一下槍聲幾乎把他的靈魂都駭到半天雲中去了，他勉強的鎮靜着，定神的朝前面望了一眼。

砰！砰砰！噠吼！……

尖兵連和第一連已經向左右配備着散開了。目標好像就是在前面那座小山上。但是，前面的槍聲都是那樣亂而遲緩的，並不像是遇見了敵人呀！目標，那座小山上也沒有見有敵人的回擊。

隨即，營長又命令着第三連也跟着散開上來。

大家都懷着鬼胎呢，糊裏糊塗的。散開後，却將槍膛牢牢的握住，有的預先就把保險機撥開了，靜聽官長們的命令下來。

「槍口朝天！」官長們像開玩笑似的叫着！

「怎麼？……」弟兄們大半都墜入到霧裏雲中了。「這是一回什麼事呀！我臊他的媽媽！」

大家又都小心的注視着前面。輕輕的將槍膛擎起。各自照命令放射着凌亂朝天槍。向那座小山像包圍似的，頻頻的逼近去！

砰砰！噠吼！卜卜卜！……

漸漸離小山不到二百米達了，號兵竟又莫明其妙的吹起衝鋒號來：

帝大丹，帝大丹！帝……

『殺！』

弟兄們莫明其妙的跟着喊『殺！』一股勁三四連人都到了小山的底下：

山上並沒有一個敵人。

大家越弄越莫明其妙了。營長騎着一匹黑馬從後面趕了上來，白郎林手槍擎得高高的，像督戰的神氣。

於是，弟兄們又都趕着衝到了小山的頂上。

『到底是一回什麼事呀？媽的！』大家都定神的朝小山底下一望！那下面

天哪！那是一些什麼東西呢？一片狂闊的海，——人的海！都給擠在這山下的一條谷子口裏。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一大羣，一大羣！……有的還

牽着牛，拉着羊，有的肩着破碎不堪的行囊，鍋灶，……哭娘呼爺的在竄亂跑，一面舉着倉皇駭急的目光，不住的朝小山上面的打望着。

「是老百姓嗎？這樣多呀！」大家都奇怪起來。

接着又是一個衝鋒，三四連人都衝到了小山的下面。

老百姓們像翻騰着大海中的波浪，不顧性命的向谷子的外面奔逃。孩子，婦人，老年的，大半都給倒翻在地下，哭聲靡雜的，紛紛亂亂的，震驚了天地

。「圍上去！圍上去呀！統統給搜查一遍，這些人裏面一定還匿藏着有「匪黨！」」

營長的命令，由連長排長們復誦下來。弟兄們祇得遵着將老百姓們團團圍住了。老百姓們越發像殺豬般的號叫着。

「這是一回什麼事呀？我臊他的八百代祖宗！……」王大砲的渾身像掉在水窖裏，他險些兒叫罵了出來。



『搜查！搜查！』

班長們都對弟兄們吩咐着。王大砲他可痴住了。李海三朝着他做着許多手勢兒他全沒看見。

老百姓都一齊悽切的，哀告的哭嚷起來。

『這，這，老總爺！這裏面沒有什麼東西呀！』

拍！——

『解開，我臊你的媽媽！』不肯解開的臉上吃了一個巴掌。

『老總，爺，這，這是我的性命呀！做，做好事！』

拍！——！做好事的一個耳光。

『噢！我的大姐兒呀！』

『的我媽呀！』

營長的勤務兵，在人叢中拖着兩個年青的女人飛跑着。

「老總爺呀！牛，牛，你老人家有什麼用處呢？，修，修，修修好啊……」

」

重

「放手！老豬！」

拍！碰！通！……

人家的哭聲和哀告聲，自己的巴掌聲和槍托聲，混亂的湊成了一曲淒涼悲痛的音樂。

王大砲的眼睛瞪得有牯牛那麼大，他吩咐自己全班的弟兄們一動也不許動的站着。他的心火一陣陣蓬勃上來了，他可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場面，他跳起三四尺高的朝官兵們大叫大罵着：

「槍！強盜，我臊你們的八百代祖宗！」

李海三的心中一急：——「完了！這性急的草苞！」他想用手來將王大砲的嘴巴捫住：可是被王大砲一交摔倒了！他再翻身立起來時，王大砲已經單身

舉槍向連營長們撲了過去！

『你們這些強盜！我臊你們的——』

卜通！砰！——

第三排的梁排長趕上來攔前一脚，將王大砲滑到在地下，王大砲的一槍便打在泥土上。

『報告營長！』梁排長一脚踏着王大砲的背心：『他，他惑亂軍心，反抗命令！』

『他叫什麼名字？』營長發戰的叫。

『三連一班班長王志斌！』

『綁起來！』

李海三已經急得沒有主張了。他舉起槍來大聲呼叫着：

『弟兄們，老百姓們！我們都沒有活命了！我們的班長已經被——』

碎！

李副班長的右手同槍身突然地向下面垂落着，連長的小曲尺還在冒烟。

「綁起來！」

趙得勝和其他的弟兄們都忘魂失魄了，他們望望自己被綁着的兩個班長，又望望滿山滿谷的老百姓，他們可不知道怎樣着才是路兒。

隨即，連排長們又舉起槍來，復誦着營長的命令：

「將亂民們統統驅逐到谷子的外面去，誰敢反抗命令，惑亂軍心的：——格殺勿論！」

弟兄們都相對着瞪瞪眼。無可奈何的祇得橫下心來將老百姓們亂驅亂趕。

「我家大姐兒呀！」

「牛啦！我的命啦！」

「媽呀！……！」

婦人，老頭子和孩子們大半都不肯走動，哭鬧喧天的，賴在地下打着磨旋兒。他們寧肯吃着老總爺的巴掌和槍托，甯肯永遠倒在這谷子裏不爬起來，他們死也不肯放棄他們的女兒，牲畜，媽媽，……他們糾纏着老總們的腿子和牲畜的轡繩，拚死拚活的掙扎着。……

「趙得勝！你跑去將那個老頭子的牯牛奪下來呀！」排長看見趙得勝的面前還有一個牽牛的老頭兒在跑。

趙得勝一嚇，他慌慌忙忙的祇好硬着心腸趕上去，將那個老頭兒的牛轡繩奪下來，那個老頭兒便卜通一聲的朝他跪了下去：

「老總爺爺呀！這一條瘦牛，放，放了我吧！……」

「牽來呀！趙得勝！」

排長還在趙得勝的後面呼叫着，趙得勝沒魂靈的輕輕的將那條牛轡繩一緊，那個老頭兒的頭就像搗葱似的磕將下來。

「老總爺爺啊！修修好呀！」

趙得勝急得沒有辦法了，他將槍托舉了起來，看着那個老頭兒，準備想對他猛擊一下！——可是，忽然，他的眼睛一黑，——兩隻手像觸了電般的垂下來，鎗險些兒掉在地下。

他的眼淚暴雨般的流落着，地上跪着的那個老頭兒，連忙趁這機會牽着牛爬起來就跑。

砰！——

「什麼事情？趙得勝。」

排長一面放着槍將那個牽牛的老頭兒打倒了，一面跑上來追問趙得勝。

「報告排長，」趙得勝一急：「我，我的眼睛給中一抓沙！」

「沒用的東西，滾！趕快將這條牛牽到道邊大夥兒中間去！」

接着，四面又響了好幾下槍聲，不肯放手自己的女兒牲畜的，統統給打翻

在地下。其餘的便像潮水似的向谷子外面飛跑着：

『媽呀！……天啦！……大姐兒呀！……』

趙得勝牽着牛兒一面走一面回頭來望望那個躺在血泊中的老頭子，他的心房像給亂刀砍了千百下。他再朝兩邊張望着：那逃難的老百姓，……那被綁着的班長們，……他的渾身就像炸了似的，靈魂兒給飛到海角天涯去了。

山谷中立時肅得乾乾淨淨。百姓們的哭聲也離的遠了，營長才得意像打了勝仗似的傳下命令去：

『着第一連守住這山北的一條谷子口。二三連押解著俘虜們隨營部退駐到山南去。』

四

左右翼不利的消息很快的傳進了弟兄們的耳鼓裏。軍心立刻便感惶惶的不安。

「什麼事情呀？」

「大約是左右兩方都打了敗仗吧！」

「輕聲些啊！王老五。剛才傳令兵告訴我：第一團還全部給俘虜了去哩！」

「

糟啦！」

在安營的時候，弟兄們都把消息兒輕聲細語的到處傳遞。好些的心房，都給聽得頻頻的跳動。

「也俘虜了些那邊人嗎？」

「不多，聽說祇有二十幾，另外還有十來個自己的逃兵。」

「這是怎麼弄的啦！」

之後：便有第二團的一排人，押解着三四十個俘虜逃兵到這邊兒來了，營長吩咐着都給關在那些牛羊叛兵一道。因為離旅團部都太遠了，恐怕夜晚中途出亂子。

關牛羊和叛兵的是一座破舊的廟宇，離小山約莫有五六百米達。雙方將逃兵俘虜都交接清楚之後，太陽還正在銜山。

夜；是烏黑無光的。星星都給拖飾在黑雲裏面，……弟兄們發出了疲倦的鼾聲。

這時，在離破廟前二百米達的步哨線上，趙得勝他正持着槍兒在那裏垂頭喪氣的站立着。他的五臟中，像不知道有一件什麼東西給人家咬去了一塊，那樣創痛的使他渾身都感到悽惶，戰慄！……漸漸地，全部都失掉了主持！他把一切的事件，統統收集了到他自己的印象裏而來，像翻騰着的車輪似的，不住的在他的腦際裏旋轉：

「三年來當兵的苦況，每次的作戰，行軍，……豪直的王班長，親暱的李海三，長假，老百姓，牽牛的老頭兒，父親，母親，妻子，欺人仗勢的民團！……」

什麼事情都齊集着，都像有一道流電通過在他自己的上下全身，酸痛得木雞似的，使他一動都不能動了。他再忍心的把白天的事件逐一的回想着，他的身心戰動得快快要暈倒了下來：

「那麼些個老百姓啊！還有，七八個年輕的女子，班長，牽牛的老頭兒，官長們的曲尺——碎！……」

天哪！趙得勝他怎麼不心慌呢？尤其是那一個牽牛的老頭兒。那一束花白鬍子，那一陣搗葱似的叩頭的哀告！……他，他祇要一回到想到，他就得發瘋啊！

「是的！是的！」他意識着：「我現在是做了強盜了啦！同，同民團，同自己的仇人……天啊！」

父親臨終時候的慘狀，又突然地顯現在他的前面了：

「伢子啊！你，你應當記着！爹，爹的命苦啦！你，你，你應當爭，爭些氣！……」

民團的鞭撻，老闆的惡聲，父親的搗葱似的響頭，牛的咆哮！……啊啊！

「我的爹呀！」

他突然的放聲的大叫了一句，眼淚像串珠似的滾將下來，他懊喪得想將自己的身心完全毀滅掉。他已經壓根兒明白過來了。三四年來，自家不但沒有替父親報過仇，而且還一天不如一天的走上了強盜的路道了，同民團，四老闆們的凶惡長工們一樣！……今天，山谷中的那一個老頭子，那一條牛，碎！……天哪！

「怎麼辦法？……我，我！……」

「媽病，媽寫信來叫我回去。班長，班長不許我開小差！……」

他忽然的又想到了班長了：綁着，王志斌還是亂叫亂罵，李海三的右手血淋淋的穿了一個大窟窿，他的心中又是一陣驚悸！

「我真不能再在這兒久停了啊！明，明天，說不定我也得同他們一樣。綁着，停停一定得押到後方去殺頭啦！」

他瞧瞧兩百米達外的那座古廟。

「怎麼辦呢？我，我還是開小差比較穩當些吧！……」

他像得到了很大決定似的。他望望四面全是黑漆般的沒有一個人，他的胆像壯了許多了。他輕輕將槍身放下，又將子彈帶兒解下來，乾糧袋，水壺，……緊緊的都放在一道。

「就是這樣走吧！」

他輕身的舉着步子準備向黑暗的世界裏奔逃。剛剛還祇走得三五步，猛的又有一件事情像炸藥似的轟進了他的心房。他又連忙退回上來了。

「逃？也逃不得啦！四面全有兵營，這樣長遠的曠野裏，一下不小心給捉了回來，嚇！也，也得和第二團押回來的那些逃兵一樣，明兒，也，也一定槍斃啦！……」

他一渾身冷汗！況且，他知道，縱逃了回去，也不見得會有辦法的。他又將槍械背握起來，痴痴的站住了。他可老想不出來一條良好的路道。驚慌，慘痛，焦灼，……各種感慨的因子，一齊都麤集在他的破碎的心中！……

他抬頭望望天，天上的烏雲重層的飛着，星星給掩藏得乾乾淨淨了。他望望四圍，四圍漆得那樣怕人的，使他不敢多望。

「怎麼辦啦？」

他將眼睛牢牢的閉着，他想靜心的能想出一個好的辦法來。

曠野中像快要沉沒了一樣。

「我，鳴，鳴，鳴！……大姐兒呀！……鳴……」

「嗚嗚！媽啦……」

微風將一陣悽切的嗚咽聲送進到他的耳鼓中來，他的心中又驚疑了一下！

「怎麼的？」

他再靜着心兒聽過去：那聲音輕輕的，悲悲切切的隨着微風兒吹過來，像柔絲似的將他的全身都縛住了。漸漸地，使地窒息得透不過來氣。

他狠心地用手將兩隻耳朵覆住，準備不再往下聽。可是，莫明其妙的，他的眼睛也忽然會作起怪來了。無論是張開或閉着，他總會看見他的面前躺臥着無數具渾身血跡的死屍：裏面有他的父親，老百姓，婦人，孩子，牽牛的老頭兒，王李班長，俘虜，逃兵，……他驚慌得手忙腳亂，他猛的一下跳了起來

「這，這是什麼世界呀！」

他叫着。他這才像完全真正的明白過來了，往日王李班長所對他說的那許

多話兒句句都像是真的了。句句都像確切的事實了。非那麼着那麼着決沒有辦法啊！這世界全是吃人的！他這才完全真正的明白着。

他像獲得寶貝似的，渾身都輕快。可是：——

「怎樣辦呢？」

他緊緊的捏着手中的槍。他意識了他原祇有一個人呀。怎麼辦呢？他再抬頭望望那座古廟，他連自己都不覺得要笑了起來。

「難怪人家都叫我做小憨子啦！我爲什麼真有這樣笨呢？」

他於是輕輕的向那座古廟兒跑了過來，他中途計劃了一個對付那些衛兵們的辦法。

「口令？」

「安！」

「你跑來做什麼呀？趙得勝。」

「你們一共祇有四個人嗎？……趕快去，連長在我的步哨線上有要緊的話兒叫你們。」

「查哨？他爲什麼不到這兒來呢？」

「你們一去就明白的。這兒他叫你們暫交給我替你們代守一下！」

四個都半信半疑的跑了過去。趙得勝看見他們去遠了，喜的連忙鑽進古廟

中來：

「王班長！」

「誰呀？」

「是我，趙得勝！」

「你來了嗎？」

「是！不要做聲呀！」

噤！

他一刀將王大砲綁手的繩兒割斷了。着接又：噠！噠！……

李海三便輕輕的問了趙得勝一聲：

「怎麼的？外面的衛兵呢？」

「不要響！他們給我騙去了馬上就要來的。你們都必須輕聲的跟在我的後面，準備着：祇等他們一回來，你們就一齊撲上去！……」

「好的！」

大家都在黑暗中等待着。遠遠的有四個人跑來了。

「口令？」

「安！」那邊跑近來接着說：「趙得勝，連長不見啦！」

「連長到這兒來了。」

四個連忙跑攏了，不提防黑暗中的人猛撲了出來，將四個人的頸子都又住着！

「願死願活？」

「王班長，我們都願，願，……」四個繳了槍的服從了。

「好！」李海三說：「大家都把槍拿好！小趙，還是你走頭，分程去撲那兩個槍前哨。」

「唔！……」

叛兵，俘虜，幾十個人，都輕悄的蠕動着。像狗兒似的，伏在地下，慢慢地，隨着動搖了的夜哨線向着那座大營的「槍前哨」撲來。

夜色：深沉的，嚴肅的，像靜待着一個火山的爆裂！

一九三三年除夕前五日，在上海。



楊七公公過年

一

稻草堆了一滿船，大人，小孩子，簡直沒有地方可以站腳。

楊七公公從艘尾伸出了一顆頭來，雪白的鬚鬚，頭髮；失掉了光芒的，陷進去了的眼珠子；癩了的嘴唇襯着朝天的下顎。要偶然不經心的看去，却很像一個倒豎在秧田裏，拿着嚇小雀子的粉白假人頭。

他眯着眼珠子向四圍打望着：不像尋什麼東西，也不像看風景。嘴巴裏，念的不知道是什麼話兒，剛好可以給他自已聽得明白。隨即，便用乾枯了的手指，將雪白的鬚鬚抓了兩抓，低下了頭來，像蠻不耐煩的說：

「爲什麼還不回來呢？」

「大約快來了吧！」

回話的，是七公公的媳婦，兒子福生的老婆。是一個忠實而又耐得勤勞的，善良的農婦。她一邊說話，一邊正是煮沸着玉蜀黍漿，準備給公公和孩子們做午飯。

「入他媽媽的！這傢伙，說不定又去搗鬼去了啊！不回來，一定是捨不得離開這塊！……老子……老子……。」

一想起兒子的不聽話來，七公公總常欲生氣，不管兒子平日是怎樣的孝順他，他總覺得，兒子有許多地方，的確是太那個，那個了一點的。不大肯守本份。懵懂起來，就什麼話都不聽了，一味亂闖，亂幹。不聽老人家的話，那是到底都不週全的喲！譬如說：這就拿一次不繳租的事情來講吧！……

「到底不週全啊。……」

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心思像亂麻似的老扯不清，去了一件又來一件。有很多，他本是可以不必要管的，可是，他很不放心那冒失的兒子，似乎非自己

出來擋一下硬兒就什麼都得弄壞似的。因此，楊七公公就常常在煩惱的圈子裏面鑽進鑽出。兒子的不安本份，是最使他傷心的一件事情啊！

孫子們在狹小的中艙裏面。哇啦哇啦叫着要東西吃。福生嫂急忙將玉蜀黍漿盛起來，分了兩小碗給孩子，一大碗給了公公。

喝，楊七公公又反覆的把這話兒念了一回：

『不聽老人家的話，到底都不週全啊！……』

遠遠的，福生從一條迂曲的小路上，一直向這邊河岸走來。脚步是沉重的，像表現着一種內心的彈力，他的皮膚上，似乎敷上了一層黃黑色的釉油。眼睛是有着極敏銳的光輝，襯在一副中年人的莊重的臉膛上，格外的顯得他是有着比任何農民都要倔強的性格。

幾個月來的事業，像滿抱着一片烟霞似的，使福生的希望完全落了空。田下的收成，一冬的糧食，憑空的要送給別人家裏，得不到報酬，也沒有一聲多

謝！

「爲什麼要這樣呢？越好的年成，越加要我們餓肚子！」

因此，福生在從自己要生活的一點上頭，和很多人想出了一些比較倔強的辦法：「要吃飯，就顧不了什麼老闆和佃家的！……」可是，這事情剛剛還沒有開始，就遭到了七公公的反對，一直像連珠砲似的放出了一大堆：

「命哪！命哪！……種田人啊！安份啊！……」

福生却沒有聽信他的吩咐，便不顧一切的同着許多人照自己的意思做了起來。結果：父子們傷了感情，事情爲了少數人的不齊心，艱苦的延長到兩三個月的時間，終於失敗了。而且，還失去了好幾個有力量的年青角色！

「入他媽媽的！不聽老子的話！……不聽老子的話！……我老早就說了的！……」

七公公就常拿這件事情來對兒子賣老資格。

現在呢？什麼都完了，滿腔的希望變成一片煙霞，立時消滅得乾乾淨淨。福生深深的痛恨那些到了要緊關頭而不肯齊心的膽小鬼，真是太可惡的。沒有一點辦法，眼巴巴的望着老闆把自己所收成下的東西，統統搶個乾淨。剩下來一些什麼呢？滿自荒蕪的田野；不能夠吃也不能夠穿的稻草和麥莖。……

「怎麼辦呢，今年？」大家都楞着，思不出絲毫辦法來。

「到上海去吧！我老早就這麼對你們說過的。入他媽媽的，不聽我的話！……」

七公公的主義老是要到上海去，上海給他的印象的確是太好了啊！那一年遇了水災，過後又是一年大旱，都是到上海去過冬的。同鄉六根爺爺就聽說在上海發了大財了。上海有着各式各樣的謀生方法，比方說：就是討銅板吧，他憑這幾根雪白的頭髮，一天三兩千是可以隱拿的！……

福生沒有什麼不同的主意：反正鄉間已經不能再生活了。不過，這一次事

情的沒有望果，的確是使他感到傷心的。加以，上海是否能夠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也還沒有把握。他有些兒猶疑了；不，不是猶疑，他是想還在這失敗了的局面中，用個什麼方法兒，能夠重新掀起一層希望的波浪，這波浪，是可以捲回大家所損失的那些東西，而且還能夠替大家把吃人的人們捲個乾乾淨淨！

……

因此，他一面取下那四五年前破板兒小船來，釘釘好。上了一点石灰油，浸在小河裏。然後再把一年中辛辛苦苦的結果：——百十捆稻草都歸納起來，統統堆到小船上面。一到大地去，總該可以賣得他幾文錢的吧，——他想到。另一方面呢，仍舊不能甘心大家這次的失敗；他暗中還到處奔跑，到處尋人，他無論如何都想能夠再來一次，不管失敗或者能夠得到多少成功。可是，大家都不能齊心了，不肯跟他再來了，他感到異樣的悲哀和失望！……

沿着小路跑回河邊來，這是他最後的一次去找人，想方法活動。一直到沒

有一個人理會他了，他纔明白：事情是再也沒有轉機了的。

「完了喲！」當他帶着氣憤的目光和沈重的脚步，跑回到自己的船邊的時候，他差不多已經氣昏了。楊七公公，老拿着那難堪的眼色瞧着他。意思好像在說：

「你不聽我的話！到底如何呀？」

停了一會，他纔真的開了口：

「你打算怎麼辦呢，明天？」

「明天開船！」

福生斬釘截鐵的這樣回答了。

從水道上離開這破碎的家鄉的，不止楊七公公他們一夥。每到冬初秋盡的時候，就有千萬只船船船，像水鴨似的，載着全家大小向江南各地奔來，尋找他們一個冬天的生活，這，差不多已經成爲慣例了。

現在呢，時候已是隆冬，要走的，大半都走了。剩下來，僅僅祇是楊七公公他們這破碎了巨大的希望的一羣。帶着失望的悲哀，有的仍舊還架着那水鴨似的船船船，有的就重新弄了幾塊破舊的板子，釘成一個小船兒模樣。去喇！到那無盡寶藏的江南去喇！

一共本來是三十多個，快要到達吳淞口的時候，已經祇剩下五六個比較堅牢的了。有的是沿着長江，在鎮江，江陰等處停住着，找着了另外的可以（？）過冬的工作。有的是流在半途被大江拋棄了，破了船，壞了行船的工具，到陸上去飄流去了。

福生的船，雖然也經過幾次危險，總算還沒有完全損壞，勉強的將他們一

家五口渡到了這大都市的門前。七公公的老邁而又年青的心，便像春花似的開放了：

「好嘍！入他媽媽的，四五年來不曾到上海！」

五六條船拚命的搖着，像太陽那樣大的希望，照耀在他們的面前。黃金幣，上海！遍地的黃金，窮人們的歸宿啊！……

突然的：在吳松鎮口的左面：

「靠攏來！哪裏去的草船？……」

「到上將去的！」大家都瞧見了：那邊掛着一面水巡隊檢查處的旗幟。於是，便都輕輕的海船靠了攏來。

「媽的！又是江北豬糞！」

「帶了什麼好東西到上海去？……」

「逃難！沒有什麼東西嘍，先生！」大家回答着。

每一個船上都給搜查了一陣，毫無所獲的費了檢查先生們好些時間。於是，先生們便都氣憤了：

「打算怎麼辦呢？你們！……」五六只船都給扣下來了。

錢是沒有的。東拚西湊，把每個船上的殘餘玉蜀黍統統搜刮下來，算是渡過了這第一層的關隘。

「唉！窮人啣！……」

祇嘆了一聲氣，便什麼都沒有講了。每一個人都把希望擺在前頭，拚命的向着那「遍地黃金」的地方搖去。

「你們到什麼地方去呢？」七公公在白渡橋的岔口前向大家詢問。

「浦東！」

「我們到曹家渡。」

「我到南市，高昌廟。你們呢？七公公。」

「我們麼？日暉港啊！」

「日暉港，」這個地方是特別與楊七公公有緣的。以前，每一次到上海來，他都是在那兒討生活。那裏他還有好一些老留在上海過活着的同鄉。徐家匯的樂善好施的老爺們。打浦橋的油條，大餅！……

穿過好些外國大洋船，一直轉到日暉港的口上，又給水巡隊的先生搜查了。一回。玉蜀黍已經沒有了，祇好拿了十多捆稻草下來，哀告着先生們，算是暫時的當做過關的手續費，

天色差不多近夜了，也再沒有什麼關口了，楊七公公便開始計畫着：

「就停在這橋邊吧，讓我上去：小五子，六根爺爺，祇要找到他們一個，便可以有辦法的，他們是老上海了嚟！」

楊七公公上岸去了。福生夫婦都極端疲倦的躺了下來，等候着公公的回信。

深夜，七公公皺着眉頭跑回船來：

「入媽媽的，一個也沒有看見！」

「明天再說吧，爹爹。」福生對七公公安慰着。

第二天，七公公一老早就爬了起來。叫福生把船搖到打浦橋下，他頭也不回的就跑上了岸去。福生吩咐老婆看住孩子們，自己也跟着上去了。

「早上，他們一定是在什麼茶棚子裏的。」七公公想。祇有三四年沒有到過上海，上海簡直就變了個模樣。房子，馬路，……真是大地方喲！

每一個露天小茶棚子裏都給他探望過，沒有！「是的，他們都發了財了喲！七公公的心兒跳了起來：『發了財的人怎麼會坐小茶棚子呢？』」

又繼續的看了好一些茶棚子，當然是沒有的。忽然，在一個用破船當做屋子的裏面：——

「六根爺爺！你好呀？」

「誰呀！啊，楊七公公，你好呀！……幾時來這塊的。」

「今天呀！……」

六根爺爺的面容憔悴得很利害，看不出是發了大財的人。穿的衣服破得像八卦，像秋天的雲片。說話時，還現出非常駭異的樣子：

「你們爲什麼也跑到上海來呢？」

「鄉下沒有飯吃了呀！」楊七公公感覺得非常不安，照光景看來，六根爺爺怕也這還沒有發什麼大財的。七公公的希望，便像肥皂泡似的，看看就欲消滅了。

「我們還正準備回去呢！」六根爺爺說：「聽說鄉下今年的收成比什麼年都好呀！」

「好！」楊七公公像有一個鋸子在鋸他的喉嚨：「入他媽媽的！越好越沒得吃！」

『上海就有得吃嗎？……』

七公公沒有做聲了。他可不知怎樣着纔是好的。同兒子鬧着要到上海來的是他；勸同鄉們都到上海來，說上海平地可以拾到金子的也是他。現在呢？連老資格的六根爺爺也要說回鄉下去，那真不知道是一回什麼事情啊！

『上海不好了嗎？……我，兒子，一家人都已經跑來了呀？……怎麼辦呢？』

六根爺爺沉默了一會：

『那麼，你們的船在那塊呢？』

『在橋下。』

『我同你去看看。』

七公公把六根爺爺引到了橋下，老遠地，便看見了兒子同一個像警察模樣的人在那塊吵架。

「我們又沒有犯法！……」

「不行的！豬糞！」拍！——兒子吃了一個耳光。

六根爺爺急忙拖着七公公跑過去。他一看，就知道是那麼一回事情。六根爺爺連忙陪笑的說：

「對不住，先生！他是初來的，不懂此地的規矩！……」

「不行的？這是上面的命令。六月以前就出過告示：這兒的河要填，不能停泊任何船隻。……」

「這塊不是有很多船嗎？」福生不服的瞪着眼睛。

「不許你說話！」六根爺爺壓制着福生。接着便陪着笑臉的對那位警察先生說：「他們初來，不懂規矩，先生！……不過，先生！一時候！怕，怕，……囉！祇要讓他們把這些草賣了！嘻！先生，算我的，算我的！嘻！……」

警察先生把六根爺爺瞧了一眼，知道他是一個老人：

「依你！幾時呢？」

「十天之內！先生。」

「好的！你自家有數目就拉到。不過，十天，十天……就不能怪我的了！」

「不怪先生！嘻嘻……」

福坐和七公公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老向六根爺爺楞着。

六根爺爺：

「唉！總之，你們不該來！不該來！……」

接着，便講了一些上海不比往年，不容易生活的大概情形給七公公聽。並且替他們計劃着：既然都來了，就沒有辦法的，應當拚命的想方法活！活……

臨了，他要福生和七公公不必過於着急。明天，他再來和他們作一個大的

，怎樣去生活的商量。……

楊七公公的希望仍舊沒有完全死滅。他想着：上海這大的一個地方，是決不致於沒有辦法的。」

三

聽信了六根爺爺的吩咐，把稻草統統從船上搬下來，堆到那離港邊十來丈遠的一塊空坪上。小船是不能浸在水裏過冬的，並且還有好些地方壞了，漏水了。一家人，既沒錢租房子住，又不能夠馬上找到生活，小船是無論如何不能拋棄的啊！

好在沿港的很多同鄉人都是這樣：船破了，就將牠拖上岸邊，暫時的當做屋子住着，祇要是潮水浸不上來，總還可以避一避風雪的。福生便在這許多沿港的

屋子中間，尋了一塊剛剛能够插進自家的小船的空隙地，費了很大的力氣，把小船拖上了岸來。

怎樣的過生活呢？一家人！

六根爺爺也皺着眉頭，表示非常爲難的樣子。的確的，六根爺爺是六七年的老上海了，他僅僅祇是一個人，尙且難於維持生活，何況一家拖着大小五六口，而且又是初到上海的呢？因此七公公就更外的着急，他像小孩子向大人要糖果吃似的朝着六根爺爺差一點兒哭了起來：

「難道就一點兒辦法也沒有了嗎？」

六根爺爺昂着頭，像想什麼似的沒有理會他。福生用稻草在補綴船篷頂上的漏洞處。孩子們，四喜子和小玲兒，躺在中艙裏，滾着破被條耍獅子兒玩，媳婦埋着頭，在那裏計算着今天晚上的糧食呢！……

七公公像失了魂，走進了雲裏霧裏似的，心裏簡直沒有了一點把握了。他想

不到他經年渴慕着的滿地黃金的上海，竟會這樣的難於生活。夢兒全破碎了。要是年輕，他還可以幫着兒子想方法賺錢，或者是出賣他自己的氣力；現往是老了，一切都力不從心了，眼巴巴地祇能依靠着兒子來養活他。況且，這一次到上海來，又是他自己出的主意。……

大家都沉默着。福生補好了頂上的漏洞處，也走進來了，他瞧了瞧六根爺爺，又把爹望了一望，焦急的，一聲不響的坐了下來。

停了一會，六根爺爺才開口說：

「福生！光急也是沒得用的啊，明早我替你找找小五子看看，要是他能够替你找到一担菜蘿的話，我再帶你去設法除幾斤小菜來賣賣，也是好的。……七公公你也不必着急，祇要福生賣小菜能够賺到一點錢，你也好去學着販販香瓜子。……大嫂子沒事過橋去尋着巡捕老爺，學生子，補補衣襪，一天幾十個銅板也是好撈的！……」

「那麼謝謝六根爺爺！」七公公說，「明天就請你老帶福生去找小五子看！」

福生仍舊沒有作聲。他把六根爺爺送走之後，便橫身倒在中艙裏，瞪着眼珠子！望着篷子頂上那個剛剛補好漏洞處出神：「爹爹太老了！孩子們太小了！吃的，穿的……自己又找不到地方出賣氣力！……」

一會兒，七公公又夾着嘆了一聲氣：

要是明朝找不到小五子，借不到菜蘿乖乖！不得了啊！……」

福生的力氣大，挑得多，而且又跑得快，他每天賣小菜，竟能賣到三四千錢，除去血本，足足有一千錢好落，七公公便樂起來了。

他自己又用稻草編好了一個小籃兒。他告訴着福生，祇要能够替他積上三百四百文錢，他可以獨自兒去販賣香瓜子，賺些錢兒來幫幫家用，祇要天氣不下雪，他的身體總還可以支持的。

福生沒有什麼異議。四五天之後，七公公便做起香瓜子生意了。福生嫂原來也是非常能幹的，每天招呼過丈夫和公公出去之後，便獨自兒把船頭船的用篷子罩起來，帶着四喜子，小玲兒，跑過浦橋的北面，找着了些安南巡捕老爺，窮學生子，便替他們補補鞋襪，或者是破舊的衣裳。……

這樣的，一家的五口生活，便非常輕便的維持下來了，七公公是如何的安了心啊！

每天早晨，當太陽還沒有露面的時候，七公公就跟着兒子爬了起來，提着滿蓋的香瓜子，歡天喜地的，向着人烟比較稠密的馬路跑去。

「誰說的上海沒有生路呢？」他驕傲的想，「一個人，祇要安本份，無論跑到什麼地方都是有辦法的啊。這就是天，天哪」

七公公的勇氣，便一天比一天大將起來。他再也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餓死人的地方了。他每天從大的馬路穿到小的弄堂，又由小的弄堂穿到大的馬路。祇要

可以避着巡捕的眼睛的地方，他便快樂的，高聲的叫着（賣香瓜子！）裝着鬼臉兒逗引着孩子似的歡笑，永遠的像一尊和藹的神祇似的。一直到瓜子賣完，夕陽西下，寒風削痛了他的脣骨。才像一匹老牛似的拖着兩條疲倦的腿子，帶給幾顆給孩子們吃的橘子糖，跑將回來。同兒媳孫子們吃着粗糙的晚飯以後，一睡，便什麼都不去想牠了。

天氣畢竟是加上了幾重寒氣，聽說是快要到洋鬼子過年的日子了。小菜和香瓜子的生意都漸漸的緊張起來。福生和七公公也更加的小心着，小心那些貪婪的像毒蛇一般的，巡捕和警察們的凶惡的眼睛。

「早些回啊！福生。」

「早些回啊！爹！」

互相的關照着。這一天，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沉重的壓力，緊緊的壓迫着父子們的心。在橋邊，兒子福生又特別的站着，多瞧了那老邁的爹爹的背影一

眼一直看到那個拐過了一個灣，不再着見了，他才放開着大步，朝高昌朝鐵路邊的菜園跑去。

也許是因爲過於就心了吧，七公公剛剛才轉過一個灣，心兒便跳起來了。手中的草籃子輕輕的抖戰着，香瓜子統統斜傾在一邊。他用着倉卒的眼光，向馬路的四圍不住的打望着：可沒有看見什麼，大半的店門，都還緊緊的關閉着，沒有開開呢。

自家把心兒鎮靜了一下。於是，便開始向大小的弄堂裏穿鑽起來。口裏喊着：

「香瓜子啊！」

最初的主顧，照例是上學去的孩子們。用着白嫩的小手夾着一個銅元輕輕的向草籃中一放，便在七公公的一個鬼臉兒之下，捧着百十粒香瓜子兒笑嘻嘻的走開了。接着便是討歷的，爭多爭少，囉囉囁囁的娘姨和老太婆們！……

工廠的汽笛告訴着人們已經到了午餐的時候。七公公便悄悄的從弄堂裏鑽出來，急忙穿過了一條大的馬路，準備着回家去吃午飯，可是，猛不提防在馬路的三岔口邊，突然的發出一聲：

「跑來！賣香瓜子的老頭子！」

七公公一看：一個荷着鎗的安南巡捕，迎面的向他走了過來，他嚇得掉轉頭來就跑。

「那裏去？豬糞！」

安南巡捕連忙趕了上來，用三隻指頭把七公公的衣領子輕輕的抓住向後面一拖！……

「豬糞！儂的香瓜子阿是弗賣？娘個造戾！娘個造戾！」

「賣，賣的！……」七公公的腿子不住的發抖。

於是，那個安南巡捕便毫不客氣的抓去了一大把香瓜子。接着，又跑攏

了四五个：

「來呀！吃香瓜子呀！」

一會兒香瓜子去了一大半！七公公挨在地下跪着不肯爬起來。口裏便盡量的哀求着：

「老爺！錢！……做做好事啊！……」

「錢？豬糞！」安南巡捕用力的一脚，恰好踢在七公公的草籃子上。

籃子飛起一丈多高！香瓜子，銅板：……接着又是一陣掃地的旋風！

「天哪！」七公公傷心的大哭着。他爬起來到處找尋着他的草籃子！草籃子祇剩了一個邊兒：香瓜子？香瓜子倒下來全給大風吹散了；銅板？銅板滿馬路滾的不知去向！

七公公像發瘋了似的。他瞧着那幾個兇惡的安南巡捕的背影，他恨不得也跑上去踢他幾脚，出出氣！要不是他們荷着有一枝槍的話。

還有什麼辦法呢？祇好痛苦的拾起馬路上的零碎的銅板，提着半個草籃兒，走一步咬一下牙門的罵幾句；像一匹帶了重傷的野狗似的，踉蹌地走回到自己的船屋子裏來；七公公心兒，差不多快要痛得裂開了。

兒子還沒有回來，他一面吃飯一面流淚的向媳婦訴述着他這一次被劫的經過。媳婦垂頭嘆着氣，說着一些寬慰的話兒，小玲兒和四喜子便圍着他親熱的呼叫起來；可是，這一回，公公的懷中，再也沒有橘子糖拿出來了。

午飯過後，太陽眼看又偏了西了，福生還沒有看見回來，七公公可真有點兒急了：

「爲什麼還不回來呢？入他媽媽的！」

媳婦又帶着兩個孫兒走過橋去尋活去了。七公公獨自兒坐在船屋子裏，焦急地等待着兒子回來訴述着他心中的苦痛。用着氣憤的羨慕的眼光，凝視着對面的高大的洋房和汽車的飛駛；仰望着天上慘白的浮雲，低嘆着自家六七十年

來的悲傷的命運！……

「入他媽媽的，還不回來！……」

非常不耐煩的低聲的罵了一句。忽然，老遠的有一個警察向這裏跑來了。

七公公吃了一驚！

「你的兒子呢？」

七公公定神的一看，馬上就認識了：這是上一次打兒子的耳光，要碼頭費的那個人。他連忙陪笑的說：

「先生！早上出去的，還沒有回來。」

「你們爲什麼把船架在此地呢？上一回我不是對你們說過了嗎？媽媽個入辰的！……」

「是！是！先生，……」

「馬上撒開！」警察順手用棒棍一擊，拍的一聲！船篷子上立刻穿了一個

碗大的窟窿！『還有，那個坪上的一堆草，也得趕快弄去！……上面有過命令的，這是叫做，「妨害衛生，有得（碍！）觀瞻（瞻！）」……』

『是！是！……』七公公說不出一句話來。

『你去告訴你的兒子吧！要是明朝還沒撤去，哼！……媽媽個入戾的！……』

……

警察先生耀武揚威的走了上去，回頭還丟下一個兇惡的狡猾的眼光來！

七公公的心兒亂得一塌糊塗了，像卡着有一件什麼東西急待吐出來一樣。他不知道爲什麼兒子還不回來，天色巴巴地快要黑下來了。

媳婦孫子們都回來了，馬路上早已經燃上了路燈。胡亂的弄吃了一點東西之後，公媳們便都把心兒吊了起來，靜靜的等候着兒子，丈夫的消息。

『天哪！保佑保佑我的兒子吧！把再不能像我今天早晨一樣呀！……』

一夜的光陰，在嚴厲的恐怖中渡過。

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兒子福生才赤手空拳，氣憤得咬牙切齒的跑回來，一屁股坐在船頭上，半響還說不出來一句話。

「怎，怎麼回事呀？」七公公戰戰兢兢的問。

「入，入他媽媽的！……」福生忍氣的說：「沒得照會，昨天晚上在公安局關了一夜！……」

「菜蘿呢？錢呢？……」

「……」福生的眼睛瞪得酒杯那麼大，搖搖頭，沒有作聲。

「天哪！我們都活不成了哪！……」

一家人都焦急着。晚上，那個討碼頭錢的警察又跑了來，福生氣憤的祇和他鬥了幾句嘴，便又吃了他幾個耳光。結果：錢沒有給逼出一文來，警察先生也知道沒有了辦法，才怒惱的跑到那塊空坪上，輕輕的擦着一根火柴，把福生的草堆子燃燒了。

等福生知道了急忙趕上去撲救的時候，已經遲了，祇剩得一堆火灰了。

七公公便更加傷心的哭叫起來：

「天哪！同強盜一樣哪！我們活不成了哪！……」

四

兒子沒有本錢再賣小菜了，自家的香瓜子賣不成了；僅僅祇有媳婦過橋去補補破衣破襪，一家人的生活，便立刻感到艱難起來了。

福生整天的躲在船艙裏面發脾氣，他像着了瘋似的，一天到晚，罵罵這個，又罵罵那個，從故鄉的滅絕了天良的田主起，一直罵到打他耳光，關禁他，放火燒他的草堆子的喪天良的警察爲止。罵得不耐煩了就把眼睛睜得酒杯那樣大，仰臥在船頭上。牢牢地釘住那慘白的天空，像在深深地想着一樁什麼事件

一樣。有時候，還緊緊的捏住他那粗大的拳頭，向空中亂擊亂舞；或者是尋着犯了過錯的孩子們毆打一頓！……這樣，一天，兩天……他那一顆中年人的創痛的心兒，便更加迅速的變化得令人不可捉摸了。

七公公焦急得時時刻刻想哭。尤其是看不慣福生的那種失神失態的樣子，真正是使他心煩，連一點兒忍耐力也沒有。他幾回都想開口責罵福生幾句，可是，一想到這傢伙平日拚死拚活的爲生活掙扎的神氣，心兒便不知不覺的軟了下來。

「多可憐啊！他，他，……天老爺爲什麼沒有眼睛呢？」

習慣的，一想到天老爺有眼睛。七公公的心兒數馬上壯了許多。無論怎麼樣，他想，好人是絕對不會餓死的。一到了要緊關頭就會有貴人來扶助。譬如說：就拿這次到上海來的事情來講吧，一到岸，沒有辦法，就找到了六根爺爺

1.....

於是，七公公便比較的安心些了。他從從容容的跑到茶棚子裏去找六根爺，六根爺表示沒有辦法，他不急；又跑去找小五子，小五子對他搖了搖頭，他不急！不到要緊關頭，是決沒有貴人肯來扶助的，他想。

天氣一天比一天寒冷起來，除了整天的吃不到飽飯以外，每個人身上的破衣破服，都已經着實的感覺到單薄起來了。這，特別是七公公和那個稚幼的孩子，孩子們冷起來便往破被裏面鑽，特別是小玲兒，他差不多連小小的腦袋兒都蓋了起來。七公公終天的坐在船艙中發抖，骨子裏像有一把冰冷的小刀子在那裏一陣陣的刮削他的筋肉。媳婦的生意，雖然比平常好了許多了，但是，天冷，手僵，一天拚命也做不了多少錢，生活，仍舊是毫無辦法喲！

「貴人爲什麼還不來呢？現在是時候了呀！」於是，七公公又漸漸的開始着起急來，他又跑去找六根爺爺，又跑去找小五子，公公六根爺爺和小五子仍舊沒有替他想到辦法。

孩子們：最初是鬧着，叫着，要吃；隨後，便躺在艙板上抱着乾噁了的肚皮哇啦哇啦的哭起來。福生仍舊是一樣的倔強，發脾氣，尋着過錯兒打孩子。福生嫂拚命地趕着做着生活！……

『天啊！難道真的要餓死我們嗎？』七公公實在挨不下去了，身上，肚皮，……終於，他下了一個很大的決心：明天，要是仍舊想不出什麼辦法來，他就決定帶着兩個孫子，跑到熱鬧的馬路邊去討銅板去。

單爲了冬防的緊急，窮人的行動，便一天甚似一天的被拘束起來；尤其是沿日暉港一直到徐家匯一帶的貧民窟，一到夜晚十時左右，就差不多不准行人往來了。

老北風一連刮了三個整日，就在這刮北風的，第三天的下午；天上忽然佈滿了灰黑色的寒雲，像一塊碩大無比的鍋鐵。當那寒雲一層層的不住的加厚的時候，差不多把整個貧民窟的人們的心兒，都吊起來了。

「天哪！大風大雪，這兒實在來不得哪！」

入夜：暴風像吹着唢哨似的加緊的狂叫着！隨即，便是傾盆的大雨狹着巨大的雪花。

「天哪！……」人們都發出了苦痛不甚的哀叫。

突然：——一陣巨大的旋渦風，把一大半數平民窟的草棚和船屋子的篷蓋，統統都刮得無影無蹤了！船屋子裏面的人們，便都毫無抵抗的在暴雨和雪花中顛撲！

「不得了呀！福生快來呀！」七公公拚命的扭住着一片被暴風揭斷了的船篷子，在大雨和泥濘中滾着，打着磨旋。福生連忙跑過來將他扶住了！……

三四片船篷子都飛起來了，雨雪統統撲進了艙中！孩子，福生嫂，一個個都像落湯鷄似的，簡直沒有地方可以站得住脚；漸漸的都倒將下來了，滿身盡沾着泥濘，腿子不住的發抖，牙門磕得可的呌！

福生又連忙跑過來將他們扶起。拚命的把四五片吹斷了的篷子塞在船艙中。用一根棕繩紮好。然後，扶着父親，老婆，背着小玲兒和四喜子，跑到了馬路上來。

兩個小東西的臉色都變成了死灰，七公公已經凍得不能開口了。福生急急的想把他們護過橋去，送到一個什麼弄堂裏去暫時的躲一躲。可是，剛剛才跑到橋口上，就看見了一羣同樣的被難的人們，擠在大風雨中，和警察巡捕在那裏爭論着：

「爲什麼不許我們到租界上去躲一躲雨呢？」

「豬羶！不許過去！上面有命令的！……」

「爲什麼呢？」

「戒嚴！不知道？媽媽個入戾的！……」

大家都熬不住了，便想趁着警察巡捕們猛不防備的時候，一齊衝過橋去。

可是這邊還沒有跑上幾步，那邊老早已經把槍口兒對準了：

『你們那一個敢來？媽媽個入戾的！怕不怕死？……』

互相支持了一個鐘頭左右，天色已經發白了，才算是解了嚴，准許了行人們通過。一時被暴風雨打得無處安身的人們，便像潮水似的向租界上湧來了！

福生尋了一個比較乾淨的弄堂，把一家人安放着。

七公公和兩個孫兒都生病了。特別是七公公病得厲害，頭痛，發燒，不省人事！……

福生急得沒有辦法。這一回，他的那顆中年人的心兒，是更加的創痛了。幾個月來。從故鄉一直到此地，無論是一件很大的或是很小的事實，都使他看得十分明白了：窮人，是怎麼才能够得到生存的啊！

在弄堂過了兩天，他又重新的跑到港邊把屋子收拾了一下，勉強的，將病着的七公公和兩孩子，從租界弄堂裏搬回來。福生嫂，因為要在家看護七公公

和孩子們，活計，便不能再去了。

福生仍舊還是整天的在外面奔跑着。家中已經沒有一個能夠幫他賺錢的人了，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再努力的去掙扎一下，馬上便有很大的危險的。特別是父親和孩子的病。

祇要是有一綫孔隙可鑽，福生就是毫不畏難的去鑽過了。好容易的才由同鄉六根爺爺，小五子，以及最近新認識的周阿根，王長發四五個人的幫助，才算是在附近斜土路的一個織綢廠裏，找到了一名做裝運工作的小工，一天到晚，大約有三四角錢好撈到。

七公公的病是漸漸的有了轉機了。孩子們，一個重一個輕，重約小的一個，四喜子，是毫無留戀的走了，另外投胎去了！大的輕的一個，小玲兒，也就同七公公一樣，慢慢的好了起來。

福生嫂傷心的，捶胸頓足的哭着，號着，樣子像要把死去的四喜子哭轉來

似的。福生可沒有那樣的傷心，他祇是淡淡的落了幾點眼淚，便什麼也沒有了。他還不時的勸着他的老婆：

「算了吧！哭有什麼用呢？孩子走了，是他的福氣！勉強留着他在這裏，也是吃苦的！……」

漸漸的，福生嫂也就不再傷心了。

天氣一連晴了好些日子，七公公的病，也差不多快要復原了。少了一個四喜子吃飯，生活畢竟是比較容易的維持了下來。

七公公的精神，雖然再沒有從前那樣好了。但是，他仍舊是一個非常安本份的人；就算每天還是不能吃飽飯，他可並沒有絲毫的怨尤啊。

「窮人，有吃就得了！祇要天老爺有眼睛，爲什麼一定要胡思妄想呢？」
然而：「上海畢竟是黃金之地，無論怎樣都是有辦法的！」七公公是更進一步把心兒安下來了。

天氣又有了雪意，戒嚴也戒得更緊了。可是。七公公已經有了準備，他把上身的破棉襖用繩子縱橫的綑得繃緊；沒有事情，他也決不輕易的跑到馬路上去。他祇是安心的準備着；度過了這一個冷酷的冬天，度過了這一個年關，便好仍舊回到他的故鄉江北去。

五

漸漸地，離陰歷年關祇差半個月了。

租界上的搶劫案件，一天比一天增加着，無論是在白天，或是夜晚。因此。整個滬南和閘北的貧民窟，都被更加嚴厲的監視起來。

「這一定又是江北豬鬃幹的，娘個造戾的……」

探捕們在捉不到正凶，無法邀賞的時候，便常常把憤怒如罪名一齊推卸到

江北豬欄的身上。

七公公的船屋子前後，就不時有警察和包探們光顧。七公公，他是死死的守在自家的屋子裏老不出來。兒子福生下工回來了，也是一樣的，沒有事情，七公公就絕對不讓他跑到任何地方去。世道不好，人心險惡！要是糊裏糊塗給錯抓去了。排伸冤的人都會沒有啊。好在福生不要七公公操心，每天除了吃飯的時間以外，簡直忙得連睡一忽兒的功夫都沒有。

在一個黑暗無光的午夜：

突然地，就在七公公的船屋子的附近，砰砰！拍拍！的響了好幾十下槍聲。接着就是一陣人聲的鼎沸！唾罵聲，夾着木根聲和巴掌聲，把七公公的靈魂兒都嚇得無影無蹤了。福生幾回都要跑上岸去打聽消息，可給七公公一把拖住下來：

『去不！得的雜種！……』

人聲一直鬧到天亮，才清靜下來。第二天一大早，七公公和福生都跑上去打聽了一遍，才知道那搶聲是響着捉強盜的。

「誰是強盜呢……」

沒有人能够回答這句話。

後來又跑到一個茶棚子裏，過細打聽：才知道這一夜一共捉去了十三四個人，連老上海的小五子，王長發，……都在裏面，捉去的誰也不承認他自家是強盜！

七公公嚇得兩個腿子發戰：

「小，小五子！他也是強盜嗎？乖乖！……」

福生把拳頭捏得鐵緊，瞪着兩只血紅的眼睛，向着一些吃茶的同鄉說：

「有什麼辦法呢？祇要你是窮人，到處都可以把你捉去當強盜！媽媽個入

局的！……」

七公公瞧着福生的神氣，嚇得連忙睜了他一口：

「還不上工去？入你媽媽的！捉去了，關你什麼事。老爺會冤枉他們嗎？」

……」福生沒有理會他，仍舊在那裏揮拳舞掌的亂說亂罵：

「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就抓！媽媽個入戾的，他們自己才是真正的強盜呢！」

……」七公公更加着急了，他恨不得跑上去打福生幾個耳光。一直到工廠裏快要放第二次汽笛了，福生才一步一步快慢的跑了過去。七公公，他跟在後面望着這東西的背影兒，非常不放心的罵了一句：

「這雜種！入他媽媽的！到底都不安本份啊！」

離過年祇剩差十天功夫了。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福生，他的老牌氣又發作了。

每天晚上下工回的時候，這傢伙，一到屋就哇啦哇啦的罵個不休：「工錢太少哪！……工作太多哪！……廠主們太沒心肝哪！……」七公公氣得幾乎哭

起來了。他幾回向福生爭論着：

「罵誰啊？雜種！入你媽媽的，安些吩吧！上海，上海，比不得我們江北呀！……要是，要是，入你媽媽的！」

可是，福生半句也沒有聽他的。

他仍舊在依照自己的性情做着，而且，還一天比一天凶了：

「加工錢啊！媽媽個入辰的……」

「過年發雙薪啊！……」

「陰歷年應當和陽歷年一樣啊！……放十天假啊！……米貼啊！……」

鬧得烟霧籠天的。雖然，全廠中，不祇是福生一個；可是，楊七公公的心兒吊起來了。他非常的明白：自家的兒子，一向都是不大安本份的，無論是在鄉間或是在上海！……因此，他就格外的着急。他今年七十多歲了，雖然，他對於自家這一條痛苦的，殘餘的，比猪狗還不如的生命，沒有什麼多大的留戀

了；可是，他還有一個媳婦，一個孫子。祇要是留着他一天活着不死，他就要一天對兒子管束着，他無論如何，不能眼巴巴地瞧着兒子將媳婦和孫子害死啊！

在福生呢？他認為現在，他對一切的事物，是更加的明白了，是更加有把握了。他明白人家，他更了解自己。而且，他知道：父親是無論怎樣都是說不清的。在這樣的吃人不吐骨子的年頭，自己不倔強起來，又有什麼辦法呢？

因此，父子們的衝突，便一天一天的尖銳起來。亂子呢，也更加鬧得大了。整個工廠四百多工人都罷了工，一齊鬧着，要求着：放假！發雙薪！發米貼！……福生是糾察隊長，他整日整夜的奔着，跑着，忙個不停。

七公公嚇得不知道如何處置才好！他拚命的拖着着福生的衣袖，流着眼淚的向着福生說了許多好話：

「使不得的！你，你不要害我們！你，你做做好事！……」

福生祇對七公公輕輕的安慰了幾句：「不要緊的，爸爸！你放心吧！又沒

有犯法，爲了大家都要吃飯！……」就走了。

七公公更加弄得不能放心了。無可奈何的，他祇好跪喊着天，求菩薩！

罷工接着延續了三四天功夫，沒有得到結果。一直到第五天的早上，突然地，廠方請來了一大批的探警，將罷工委員會包圍起來。按着名單，主席，委員，隊長，……一個也不少的都提到了一座黑色的香港車裏面，駛向熱鬧的市場中去了。

消息很迅速的傳入了七公公的耳朵裏。他，驚惶駭急的：

「我曉得哪！……」僅僅祇說了這麼一句，便猛的一聲暈倒下來了。

福生嫂嚇得渾身發戰，眼淚雨一般的滾下來。小玲兒，也莫明其妙的，跟着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公公呀……」

天上又下了一陣輕微的雨雪。夜晚福生嫂拚命的把篷子用草繩兒紮住了。

雖然，不時還有雨點兒漏進來，可總比沒有加篷子的時候好得多了。

她向黑暗中望了一望渾身熱得人事不省的公公，又摸了一摸懷內的瘦弱的孩子；丈夫的消息，外面的雨點和雪花，永遠不可治療的內心的創痛！……她的眼淚兒流出來了。

她不埋怨丈夫，她知道丈夫並沒有犯法；她也不埋怨公公，公公是太老了，太可憐了！這樣的，她應當埋怨誰呢？命嗎？她可想不清楚。她想放聲的大哭一陣，可是，她她又怕驚動了這一對，老的，小的，她祇好忍痛的嘆着氣，把眼淚水儘管向肚皮裏吞，吞！……

痛苦的度過了兩天七公公是更不中用了。丈夫，仍舊還沒有消息。福生嫂哭哭啼啼的跑去把六根爺爺請了來，要求六根爺爺代替她看護一下公公，自己便帶着餓廩了肚皮的孩子，沿路一面討着銅板，一面向工廠中跑去。

「還在公安局啊！嫂子。」工友們告訴她。

於是，福生嫂又拖着小玲兒，尋到了公安局。公安局的警察先生略略的問了一問來由，便懇切的告訴她了：

這個人，沒有啊！

「到底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福生嫂哭哭啼啼的跑回來，向六根爺爺問。六根爺爺祇輕聲的說了這麼半句

「該沒有！……」

福生嫂便嚎啕大哭起來。

六

過年了。

祇隔一條港。那邊：孩子們，穿得花花綠綠，放着爆竹，高高的舉着紅綠燈

籠兒；口裏咬嚼着花生，糖菓；滿臉笑嘻嘻的呼叫着。唱着各樣的歌兒！……大人們：汽車，高大的洋房子。留聲機傳佈出來的爵士音樂，豐盛的筵席，盡情的歡笑聲！……

祇隔一條港。這邊：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福生嫂，坐在七公公的旁邊，盡量的抽咽着，小玲兒餓的呆着眼珠子倒在她的懷裏不能作聲。她伸手到七公公的頭上去探了一探，微微的還有一點兒熱意。該不是迴光返照吧，福生嫂可不能決定。

老遠的，六根爺爺帶了一個人跑過來了。福生嫂一看，認得是小五子，便連忙把眼淚揩了一揩，抱着孩子迎了上去：

「小五伯伯！恭喜你，幾時回來的？」

「今天早上。你公公好了些嗎？」

福生嫂嘆了一聲氣，小五子便沒有再問了。走進來，七公公還正在微微的

抽著氣哩。

「七公公！七公公」小五子輕輕的叫着。

「唔！」回答的聲音比蚊子的還要細。這，模糊的在七公公的腦子裏，好像還有有一點兒知道：這是什麼人的聲音，可是，張不開口，睜不開眼睛。接着，耳朵裏便像響雷似的叫了起來，眼前像有千萬條金蛇在閃動！……

你，伯伯！見沒有見到我們福生呢？」福生嫂問。

「唔……」小五子沉吟了一會，接着：「見到的……。」

「他呢？」福生嫂搶上一句。

「判了啊！，十，十，十年徒刑哪！」

「我的天哪！」福生嫂便隨身倒了下來。六根爺爺連忙搶上去扶着。小玲兒也跟着嗚嗚的叫起來了！

「福生嫂！福生嫂！……。」

那一面。小五子回頭一看：——幾乎嚇得跳將起來！七公公他已經瞪着眼睛，咬着牙門，把拳頭捏得鐵緊了！

「怎麼一回事呀！」小五子輕輕伸手去一探，便連忙收了回來！「七公公升天了啊！……！」

福生嫂也蘇醒過來了，她哭着，叫着，捶胸頓足的。

六根爺爺和小五子也陪着落了一陣淚。特別是小五子，他憤慨得舉起他的拳頭在六根爺爺的面前揚了幾揚！像有一句什麼驚天動地的話兒要說出來一樣！……

可是，等了老半天，他才：

「噫！六根爺爺！我說，這個年頭，窮人，要不自己，自己，噫！噫！……」祇說了一半，小五子已經漲紅了臉，再也噁不出來了。

接着，老遠地：歡呼聲，爆竹聲，孩子們的喧鬧聲，夾着對過洋房子裏面

的爵士音樂聲，一陣陣的，向這貧民窟這兒傳過來了。

『恭喜啊！恭喜過年啊！』在另一個破爛不堪的船屋子裏，有誰這麼硬着那冷得發噁了的嗓子，高聲的叫着！笑着！……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脫稿於上海。



鄉 導

忍住痛，劉嬌媽拚性命的想從這破廟宇裏爬出來，牙門咬得綑綑緊。腿上的鮮血直流，整塊整塊的沾在褲子邊上，像紫黑色的膏糊，將創口牢牢的吸住了。

他爬上了一步，疼痛得像有一枝利箭射在她的心中。她的兩隻手心全撐在地上，將受傷的一隻腿子高高擡起，一簸一顛的，匍匐着支持到了廟宇的門邊，她再也忍痛不住了，就橫身斜倒在那大門邊的階級上。

他的口裏哼出着極微細極微細的聲音。她用兩隻手心將胸前覆住；勉強睜開着昏的眼睛，瞥瞥那深夜的天空。

星星，烟燦着，使她矇不清楚，夜是深的，深的……

「大約還祇是三更時候吧！」她這麼想。

真像做夢一般啊！迎面吹來一陣寒風，使劉嬌媽打了一個冷噤。腦筋似乎清白了一點，腿子上的創傷，到反更加疼痛起來。

「救苦救難的觀世音娘娘喇！……」

她忽然會叫了這麼一句。本來，自從三個兒子被殺死以後，劉嬌媽就壓根兒沒有再相信過那個什麼觀世音娘娘。現在，她又莫名其妙的叫將起來了。像人們在危難中呼叫媽媽一樣。她想：也許世界上除了菩薩娘娘之外，恐怕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夠知道她的苦痛的心情呢。她又那麼習慣的祈求起來：

「觀世音菩薩娘娘喇！我敬奉你老人家四十多年了，這回總該給我保祐保祐些兒吧。我的兒子，我的性命呀！……我祇要報了這血海樣的冤仇！……菩薩！我，我，……」

隨即兒子們便一個一個的橫躺在她的前面：

大的一個：七刀，腦袋兒不知道落到那裏去了。肚子上還被鑿了一個大大的窟窿，腸子根根都拖在地上。小的呢？一個三刀；一個手脚四肢全被斫斷了。滿地都是赤紅的鮮血。三枝寫着「斬決匪軍偵探×××一名」的紙標，橫侵在那深紅深紅的血泊裏。

天哪！

劉嬌媽儘量的將牙門切了一切，痛碎得同破屑一樣的那頁心肝，差不多要從他的口中跳出來了。她又拚命的從那階級上爬將起來。坐着嘆了一口深沉的惡氣。她拿手背揉揉她的老眼。淚珠又重新的淌下兩三行。

她再回頭向黑暗的周圍張望了一會

「該不會不來了吧！」

突然的，她意識到她今晚上的事件上來了。她便忍痛的將兒子們一個一個的從腦際裏拋開，用心的來考慮着目前的大事。她想：也許是要到天明時才能

達到這兒呢，那班人是決不會不來的。昨夜弟兄們都對她說過，那班人的確已經到了土地祠了，至遲天明時一定要進攻到這裏。因此，她才拒絕了弟兄們的好意，堅決的不和他們一同退走，雖然弟兄們都能待奉她同自己的親娘一般。她親切的告訴着弟兄們，她可以獨自一個人守在這兒，她自有對付那班東西的方法。她老了，她已經是五十多歲了的人呀，她還有什麼好怕的呢？爲着兒子，爲着……怎樣的幹着她都是心甘意願的。她早已經把一切的東西都置之度外了。她傷壞着自家的腿子，她忍住着痛，她就祇怕那班人不肯再到這兒來。

是五更時候呢。劉嬌媽等着：天上的星星都沉了。

「該不會不來了吧？」

她重覆的擔着這麼個心思。她就祇怕那班人不肯再來了，致使她所計算着的，都將成爲不可施行的泡幻，她的苦頭那才是白吃了啊！她再次的將身驅膽

將下來時，老遠的已經有了一聲：——

拍！

可是那聲音非常微細，劉媽媽好像還沒有十分聽得出來。隨即又是：——

拍！拍！拍！……

接連的響了兩三聲，她才有些聽到了。

「來了嗎？」

她儘量的想將兩隻耳朵張開。聲音似乎更加在斑密：

拍！拍拍拍！噼噼噼！……

「真的來了啊！」

她意識着。她的心中突然的緊張起來了！有點兒慌亂，又有一點兒驚喜。

「好，好，好哇！……」

她的肚皮裏叫着。身子微微的發顫了。顫，她可並不是害怕那班人來，莫

明其妙的，她祇覺得自家這顆老邁創碎的心中，還正藏着許多說不出的酸楚。

又極當心的聽過去，鎗聲已是更加斑密而又清楚些了。大約是那班人知道這裏的弟兄們都退了而故意示威的吧！連接着，手提機關槍和迫擊砲都一齊加急起來。

劉嬌媽的心中更加緊急了。眼淚雜在那砲火聲中一行一行的流落，險些兒她就要放聲大哭起來！她雖然不怕，她可總覺得自家這樣遭遇得太奇離了，究竟不知道是前生作了些什麼孽啊！五六十歲了的人呀，還能遭受得這般的災難嗎；兒子，自家……前生的罪孽啊！……

劉嬌媽不能不設法子抑止自家的酸痛。她的身驅要稍爲顫動一下子，腿子就痛得發昏。鎗聲仍舊是那麼斑密的，而且愈來愈近了。她鼓着勇氣，祇要想到自家被慘殺的那三個孩子，她便什麼痛苦的事情都能忘記下來。

流彈從她的身邊飛過去，她抱着傷痛的一個腿子滾到堦級的下面來了。

鎗聲會突然的停了一停。天空中快要發光了。接着是：——
帝大丹！帝大丹！

——殺！

一陣衝鋒的喊殺聲直向這兒撲來。劉孀媽更加現得慌急。

喊聲一近，四面山谷中的回聲就像天崩地裂一樣。她慌急呢，她祇好牢牢的將自家眼睛閉上。

飛過那最後的幾下零亂的槍聲。於是四面的人們都圍近來了。劉孀媽更加不敢睜開她的眼睛。她儘量的把心兒橫了一橫，半口氣也不吐的將身子團團的縮成一塊。

「你們來吧！反正我這條老命兒再也活不成功了！」

臨時的法庭雖不甚堂皇，殺氣卻仍然十足，八個佩着盒子砲的兵丁，分站
在兩邊，當中擺着是那一張地藏王菩薩座前的神案。三個團長，和那個親身俘
獲劉嬌媽的連長，也都一齊被召集了擺來，準備做一次大規模的審訊。

旅長打從地藏王菩薩的後面鑽出來了，兩邊一聲：「立正！」他又大步的
踏到了神案面前，眯着眼睛向八個兵丁掃視了一下，仁丹鬍子翹了兩三翹，然
後才在那中間的一條櫬子上坐下了。

「稍息！」

三個團長坐在旅長的右邊。書記官靠近旅長的左手。

「來！」旅長的鬍子顫了一顫：「把那個老太婆帶上堂來！」

「有！」

劉嬌媽便被三個惡狠狠的兵士拖上了公堂，她的腦筋已經昏昏沉沉了。她
拚命的睜大着眼睛。他看：四面全是那一些吃人不吐骨子的魔王呀。上面筆直

坐着的五個，都像張着血盆那樣大的要吃人的口，兩邊站立的，活像是一羣馬面牛頭。這，天哪！不都是在黃金洞時一回掃殺了三百多弟兄的嗎？不都是殺害了自家兒子的仇人嗎？是的，那班人都是他們一夥兒。他們這都是一些魔鬼魔鬼啊！劉嫵媽的眼睛裏差不多要冒出血來了。她真想撲將上去，將他們一個一個都抓下來咬他們幾口，將他們的心肝全挖出來給孩子們報仇。可是，現在呢？她不能，她不能呀！他祇能眼巴巴的望着他們投着憤怒的火燄，而且，她還要……

劉嫵媽下死勁的將牙門咬着，怒火一團團的吞向自家的肚子裏去燃燒。她流着眼淚，在嚴厲的盤問之下，她終於忍心的將舌頭扭轉了過來。

「大老爺呀！我，我姓黃，我的娘家姓廖！……」

「你怎麼到這兒來的呢？」

「那年，平江到了土匪，我們一家人都弄得無處容身，全數都逃到湘陰城

中去了。大約是上個月呢，不知是那一位大老爺的大兵到了這兒，到處張貼着告示，說匪徒已經殺清了，要百姓通通回到平江來。我，我便帶着三三個孩子回來了，在這破廟裏的旁邊搭了一個小棚子過活。哪曉得，天哪！那位大老爺的大兵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在幾天後的一個黑夜裏偷偷的退了，我們全沒有知道，等到匪徒包圍攔來了時才驚醒，大老爺呀！我們。我們，……嗚！嗚！……」

劉嬌媽放聲大哭了。那樣傷心啊！

「後來你們就都做了土匪嗎？」

「嗚！嗚！——……」

「你說呀！」

可憐，可憐，大老爺呀！後來，後來，我的三個兒子，全全給他們捉了去，殺，殺，殺！嗚！……」

「殺了嗎？」旅長連忙喫了一驚，「那麼，你呢？」

「嗚！嗚！——……」

「你，你說，你說出來！」

旅長的仁丹鬍子越翹越高了。

「我，我，老爺呀！我當時昏死了過去。後來，我醒了，我和他們拚命呀！……我還有兩個孫兒在湘陰，我當時沒有甘心死。我要告訴我的孫兒，將來替他的老子報仇，報仇呀！……我便給他們關在這廟裏補衣裳！嗚！嗚！——……」

「後來呢？」一個胖子團長問。

「後來，老爺呀！我含着眼淚兒替他們做了半個月，幾回都沒有法子逃出來。一直，一直到昨晚，他們的中間忽然會慌亂起來了，像要逃走似的，我有些猜到了，我想趁這機會兒逃脫。……不料，不料，老爺呀！他們好像都看出

我來了似的，他們要我同他們一道退去，他們說我的衣裳補得還好。不由分說的，他們先用一把火將我的茅棚子燒光。他們要我和他們一同退到廖山嘴！……」

「廖山嘴！」旅長吃了一驚！他初次到這裏，他還不知道哪兒是「廖山嘴」呢。

「你去了嗎？」他又問。

「我，我不肯和他們一道去，老爺呀！他們便惡狠狠的打了幾下耳光，用槍桿子在我的腿子上猛擊了一下。我完全昏倒下來了。等，……等我醒來時，已經沒有看見他們的踪影了，我的腿子上全是血跡！……後來，……」

於是那個俘獲劉嬌媽的連長，便也走上來了，他報告了他捕獲劉嬌媽的時候的情形。同老太婆親口說的一樣，是躺在廟門外的那個石級下面。

旅長點了一點頭，又回頭對劉嬌媽說：

黃媽媽，土匪們說的是要你同他們退到廬山嘴嗎？」

「是的！……大老爺呀！但願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將我送回，送回到湘陰去。我那兒還有兩個孫子，我永生永世不忘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你老人家祿位高陞！……嗚！嗚！……」

碰！……他連忙爬在地上叩了兩三個響頭！

「好的。你這老太婆也太可憐了。老爺一定派人送你回到湘陰去。」旅長說着。擡頭又吩咐了站班的一聲：「去！將楊參謀請來，叫他把軍用地圖帶來看看。」

「囉！」

「大老爺呀！你老人家做做好事，送我回到湘陰去吧！……」

「唔！」

楊參謀捧着一捲地圖走出來了。

「報告旅長，要查地圖嗎？」

「是的，請你來查一查廖山嘴在哪裏？」

楊參謀將地圖捧上了神案。四五個人分途查起來。

黃金洞，劉集鎮，三槐橋，栗子嶺，……

「沒有呀，旅長！這個地方。」楊參謀報告。

「沒有，平江四鄉都沒有！」

三個團長都回覆着。連旅長自己也沒有查出來。

「那麼，黃媽媽你知道廖山嘴嗎？」

「一個小谷子，在東邊，五十多里路。……那裏是我的娘家，大老爺呀！

那裏很久很久以前就沒有人住了。……」

四五個人又在東面查了十餘遍，仍舊沒有查着。

「你能够引導我們去嗎？黃媽媽。」

『我，我，大老爺呀……我，我，我不……』

『不要緊的。』旅長輕聲的安慰着：『你祇管帶我們去吧！追着了土匪你也有功呀！而且，又替你的兒子報了仇，將來送你回湘陰時，還可以給你些養老費！……』

『我，我不能走，走呀！……大老爺，做做好事吧！……』

我這裏有轎子，黃媽媽，你不要怕，追着了就可以給你的兒子報仇。』

『我，我實在，……』

『來！』旅長朝着下面的兵士：『將這黃媽媽扶下去，好好的看護她，給她吃一餐好的菜飯！……』

據偵探的報告，匪徒們確是從東方退去的，但不知道退去有多少距離了，旅是：團長，和旅司令部的參謀們，都鄭重的商量了一陣。都以為是應該追擊的。黃媽媽說的並不是假話，那樣忠實的一個老年婦人，而且還被匪徒門擊壞了腿子呢。

追，一定追！

下午。全旅人一共分爲五隊，以最鋒利的手提機關鎗連當作了尖兵，第一團分爲第二第三兩隊作前衛，第二團爲第四隊。第三團及旅部特務營，砲兵營，爲第五隊。每隊距離三里五里，或十餘里，一步一步的向匪區逼近攏來。

劉媽媽坐在一頂光身的轎子上，兩個極其健壯的脚伕將她擡起來，帶領着幾個偵探尖兵，跑在最前面。她的心跳着。咚咚的，不知道是一股什麼味兒。她可早已將性命置之度外了，他誠虔在祈求她這一次事件的成就，菩薩，神明

她回頭向後面來望了一下：人們像一條長蛇似的，老遠老遠的跟着她。她告訴着驕夫門，順着一條非常熟練的小路兒前進。

野外沒有半個人影兒了，連山禽走獸都逃避得無影無踪。樹林中更加顯得非常沉靜。沒有風，樹葉運動都不一動，垂頭喪氣的懸在那裏像揣疑着他們自家的命運一般。

當她——劉嬾媽——引導着尖兵們渡過了一個山谷子口的時候，她的心裏總要不安定好幾分鐘。飽飽的。不是慌忙，也不是驚悸，不是欣喜，又不是悲哀！那麼說不出來的一個怪味兒啊！眼淚會常常因此而更多的流着。一個一個的山口兒過渡了，劉嬾媽的心中，就慢慢着充實起來。

天色異常的陰暗。尖兵搜索前進到四十里以外的時候，看看的已經是接近黃昏了。四面全是山邱，一層一層的阻住了眼前的視線。看過去，好像是前面已經沒路途了；等到你又轉過了一個山谷口時，才可以發現到那邊也還有一片空曠

的田原，那邊也還有山邱阻住！……

靜靜地前進着。離劉集鎮祇差兩三個谷子口了。劉嬌媽的那顆懸掛在半天空中的心兒，也就慢慢的放將了下來。她想：

「這回總該不會再出岔子了吧！好容易的將他們引到了這裏。……」
於是，她自家一陣心酸，腦筋中便立刻浮上了孩子們的印象。

「孩子們呀！」她默祝着：「但願你們的陰靈不散，幫助你們的弟兄們給你們復仇，復仇，我，我！……你們等着吧！我，媽媽也快要跟着你們來了啊！……」

眼淚一把一把的流下來。

「祇差一個山崗就可以看見，廖山嘴的村街了。」劉嬌媽連忙將眼淚拭了拭，她告訴了尖兵。

「谷子那邊就是廖山嘴嗎？」

「是的！」

尖兵們分途爬到山尖上。用瞭望鏡向四圍張望了一回。突然的，有一個尖兵叫將起來了：「不錯！那邊有一線村街，一線村街，還有紅的旗幟呢？」

「旗幟？」又一個趕將上來：「不錯呀！一面，二面，三面，……王得勝，你趕快下去報告連長！……」

於是，第一隊首先停止下來，散開着。接着，第二隊前衛也趕來散開了。用左右包圍的形勢，配備着向那個豎着紅旗幟的目標衝來。

「黃媽媽，你去吧！這兒用不着你了，你趕快退到後方去吧！」

尖兵連長連忙將劉嫻媽揮退了。自家便帶領着手提機關槍的兵士，準備從正面衝鋒。

翻過着最後一條谷子口，前面的村街和旗幟都祇剩了一些模糊的輪廓。三路手提機關槍和步馬槍都怪叫起來：

拍！拍！拍！拍！……噼噼噼噼！……格格格格！……

衝過了半里多路，後面第三隊的援軍也差不多趕到了。可是，奇怪！那對面的村街裏竟沒有一點兒回聲。

「出了岔子嗎？」

連長立刻命令着手提機關鎗停止射擊。很清晰的，他辨得出來祇有左右兩翼的鎗響。

「糟糕呀！許是中了敵人的鬼計！」

他叫着。他想等後面指揮的命令來了之後再進攻。等着，左右兩翼的鎗聲停止了。四圍沒有一些兒聲息。

「怎麼的？」

大家都吃了一驚！

「也許是他們都藏在那村街的後面吧？」有人這麼說。

「我們再衝他一陣，祇要前後左右不失聯絡，是不要緊的。反正已經衝到這谷子裏來了。」

後面指揮的也是這末說。於是大隊又靜聲地向前推進起來。天色已經黑得看不清人影子了。

劉集鎮！

沒有一個敵人。幾枝旗幟是插着虛張聲勢的，村街上連鬼都沒有。從破碎的一些小店的招牌上，用手電筒照着還可以認得出來。清清楚楚的這兒是「劉集鎮。」

「劉集鎮？怎麼？這兒不是叫廖山嘴嗎？」

「鬼！」

大家都一齊轟動起來。第二隊第三隊都到齊了，足足有一團多人擠在這谷子裏。其餘的還離開有十來里路。

天色烏黑得同漆一樣。

「糟糕！……」胖子團長的心裏焦急着：「這回是上了敵人的當了。那個鬼老太婆一定沒有個好來歷。明明是劉集鎮，她偏假意說成一個『廖山嘴！……』」

退呢？還是在這兒紮駐呢？突然的：——

拍！——

對面山上一聲。胖子團長一嚇！——「怎麼？」

接着：四圍都響將起來了：

拍！拍！拍！……

噼！噼！噼！……達孔！……

轟！轟！轟！……

「散開！……散開！……」官長們叫着。班長們傳誦着。

每一個鎗口上都有一團火花冒出來！流彈像彗星拖着尾巴。

四

旅長氣得渾身發戰。一直挨到第二天的下午，第一團陸續歸隊的還不到一連人，他的鬍子差不多要翹上天空了。

他命人將劉嬌媽摔在他的面前，他舉起皮鞭子來亂叫亂跳着。

他完全失掉他的人性了：

「呀呀！你說，你說。你這龜婆！你幹嗎要哄騙咱們？你幹嗎將劉集鎮說成一個廖山嘴？你說，你說，……我臊你媽媽！……」

拍拍！……

皮鞭子沒頭沒腦的打在劉嬌媽的身上，劉嬌媽已經沒有一點兒知覺了。

「你說不說？我臊你媽媽！……」

拍！拍！……

「拿冷水來！我臊你媽媽！……」

劉嬌媽的渾身一戰，一股冷氣直透到她的腦中，她突然的清醒了一點。她的眼前閃爍着無數條金蛇，牠的耳朵邊像雷鳴地震一樣。

「你說不說？我臊你媽媽！你幹麼哄騙咱們？你幹麼做匪徒們的好細，你是不是和匪徒們聯絡一起的！……」

劉嬌媽將血紅的眼睛張了一下，她不做聲。她的知覺漸漸地恢復過來了。她想滾將上去，用她的最後的一口力量來咬他們幾下。可是，她的身子疼痛得連半步都不能移開。她祇能嘶聲的大罵着：

「你要我告訴你們嗎？你們這些喫人不吐骨子的強盜呀！我祇恨這回沒有全將你們一個個都弄殺！我，我恨不得咬下你們這些狗強盜的肉來！我的兒子

不都是你們殺死的嗎？黃金洞的弟兄們不都是你們殺死的嗎？房子不都是你們燒掉的嗎？你們來一次殺一次人，你們到一處放一處火！我恨不得活剝你們的肉，我情願擊斷自家的腿子！我，我，……」

她拚命的滾了一個翻身，想抱住一個人咬他幾口！……

「呀！」旅長突然的怪叫着：「我臊你的媽媽！我臊你的媽媽！你原來是匪軍的偵探！……我臊你的媽媽！……」他順手擎着白郎林手鎗對準劉嬌媽的胸前狠命的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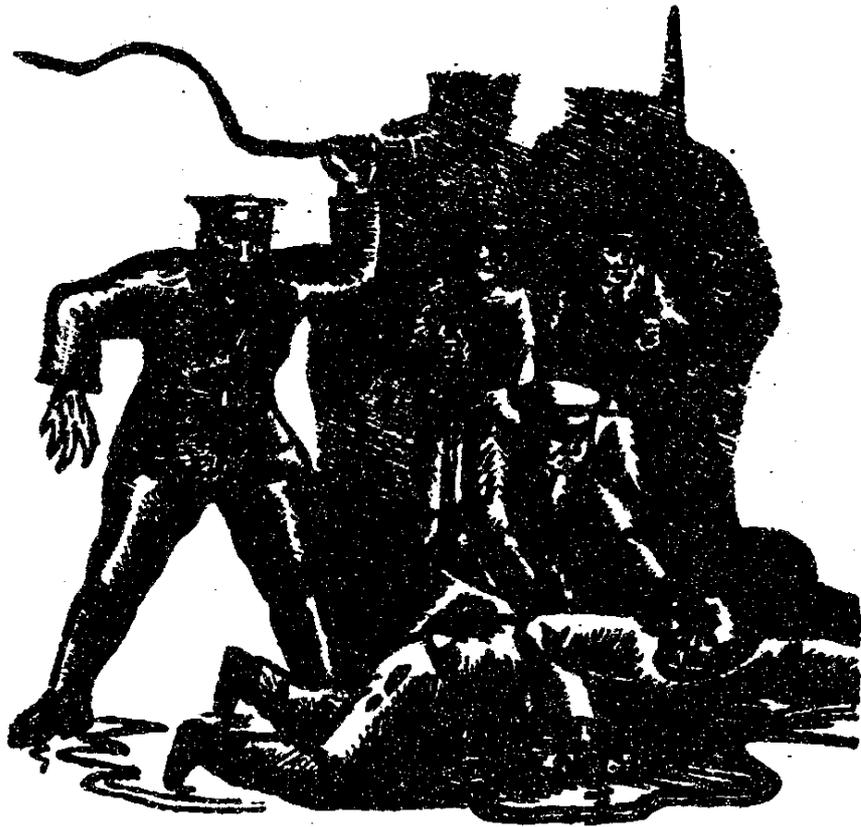
拍！……

劉嬌媽滾着，身子像凌了空，渾身的知覺在一剎那間全消滅了。

她微笑着。

老遠的一個傳令兵拿着兩張報告跑來：——

「報告旅長！第一團王團長昨晚的確已被匪軍俘去！現在第二第三兩團都



支持不下了，請旅長趕快下退卻命令！」

「退！」旅長的腳子像浸在水裏：「我臊她的媽媽！這一次，這一次，……我臊她的媽媽！……！」

一九三三年九月廿九日，深夜在上海。

學校・三三二

後記

自己的東西是永遠不會滿意的，所以校完後，除慚愧和加勉之外，一無話說。感謝魯迅先生抽空爲我作序。

感謝新波先生日夜爲我趕刻木刻，使我的這些不成器的東西，增加無限光彩。

感謝丁，杜諸先生，及社中的好友。或爲我奔走印刷，或爲我校對，或爲我發行與推銷。

葉紫，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在上海。

後記·三二三

本社已出書目：

短篇
豐

收
(再版)

葉紫著

長篇
八月的鄉村

(再版)

田軍著

中篇
生死場

蕭紅著

奴隸社

奴隸叢書之一

豐收

一九三六年三月再版
實價大洋九角

不准翻印

著者 葉紫

出版者 奴隸社

發行者 容光書局
上海四馬路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坊

52:

449021